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雪莱政治论文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雪莱政治论文选

杨熙龄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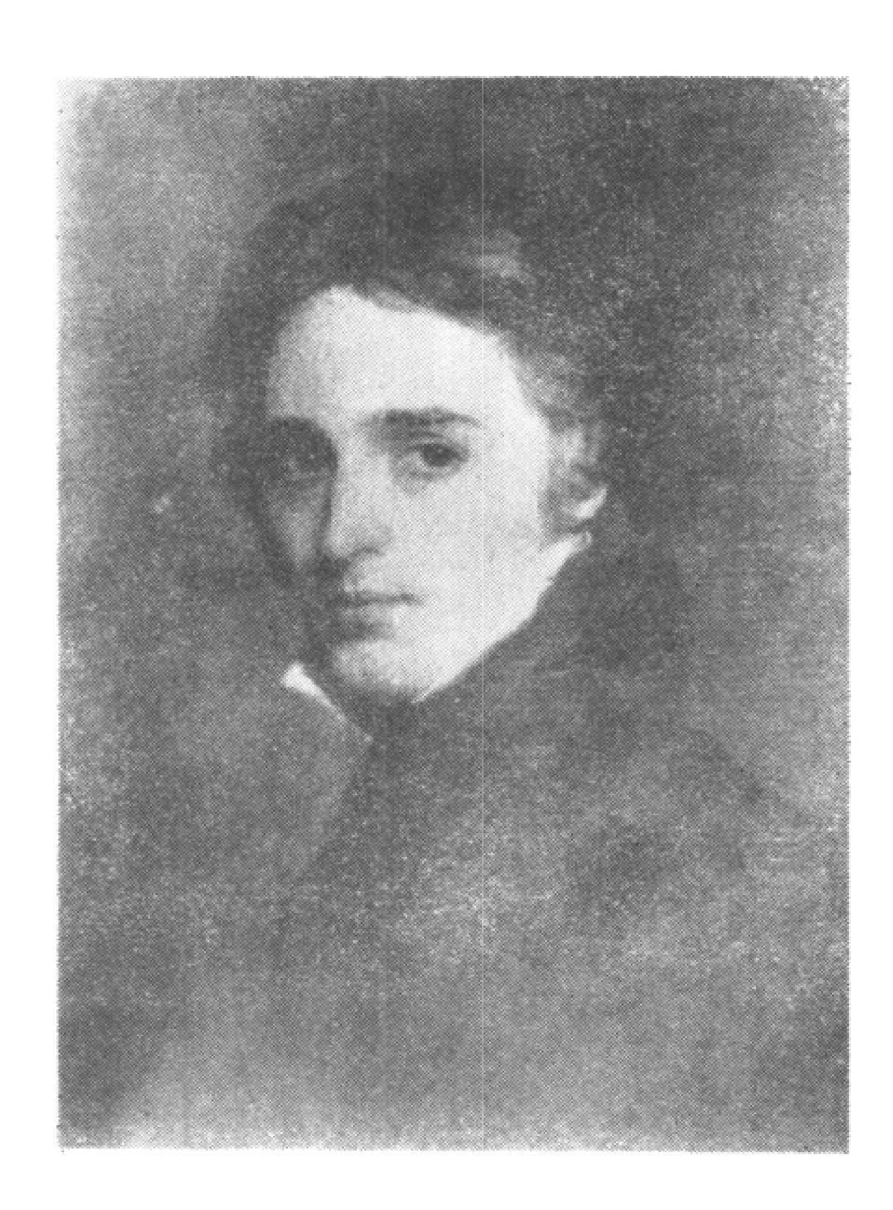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雪莱政治论文选

杨熙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294

1981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132千
印数19,200册　　印张6 1/4 插页5
（60克纸本）定价：0.85元



Percy Bysshe Shelley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译 者 序

音乐，当袅袅的余音消灭时，
　还在记忆之中震荡——
花香，当芬芳的紫罗兰凋谢时，
　还在心魂之中珍藏。

玫瑰花，待到她死去了，
　用落红为她的所爱铺成锦床；
对你的思念也如此，待你逝去了，
　爱情就枕着思念进入梦乡。

英国的有些评论家曾经把雪莱说成一个不解世事的小“天使”，只会吟唱这一类爱情诗。这就限制了广大读者对雪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雪莱，其实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他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和“天才的预言家”。[1] 雪莱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写过大量的政治和哲学论文。雪莱岂是一个仅仅写点爱情和花

① 马克思说：雪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61 页。恩格斯说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 卷，528 页。

鸟小诗的人！

佩西·比希·雪莱以1792年8月4日生于英国色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尔德·普莱斯。当时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正在激烈的斗争中向前进展。雪莱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世代贵族，他的父亲提摩太·雪莱曾任议员，是旧制度、旧思想的坚决维护者。

从这种门第中怎么会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毕生忘我地为劳苦大众奋斗的诗人呢？

恩格斯一般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那时即使发生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①

雪莱少年时期在英国有名的贵族子弟培养所"伊顿学校"住了多年；他的反抗恶势力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是在伊顿形成的。

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向英国统治者证明了："自由主义"一旦传染到统治阶级内部，会有多大的"危险"。1809年英皇乔治三世任命基特博士为伊顿的校长。这个基特的信条之一是："鞭打制"是造成"完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孩子们！不许胡思乱想！否则，我要用鞭子抽你们，直到不再胡思乱想为止！"

"说谎是敬畏师长的一种表示。"

这些就是校长的名言。学校提倡读死书，轻视和鄙视科学。学生中盛行所谓"学仆"制度，低年级的学生必须成为高年级学生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7页。

的奴仆，不但得为“学长”们铺床叠被，稍不服从，还少不了挨打。多数小孩子在大孩子的淫威下，只好做奴仆。

雪莱一进伊顿立即严词拒绝服从“学仆制度”，他不听“学长”的话。结果，他被宣布为“不轨分子”、“疯雪莱”，他不象拜伦那样会拳击和游泳，他象一个弱女子，但当同学们围攻他时，他尖叫，乱抓乱踢地抵抗，或者象野兔似地从包围中逃出，狂奔到泰晤士河畔，在草地上躺下，看他的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书。这些法国作家是多么受到雪莱的老师们的仇恨啊！但有一部英语著作把所有这些法国前辈的思想概括起来了，那就是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他当时最爱读这部书。

葛德文把一切都说得很简单。人类如果按他所说的去做，每人每天只要劳动半小时(后来他改为二小时)，依靠机械化之助，劳动轻而生活富裕。自由恋爱代替旧的婚姻制度。哲学将驱散宗教迷信的恐怖。但是葛德文认为，由于人类自己的“偏见”，人们还不能察觉这些真理。他主张先让人们接受这种教育。他不赞成暴力行动。

雪莱曾在后来的诗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眼中滴下泪珠，自言自语地起誓：我发誓要成为公正、智慧而自由，……我发誓永不自私，永不屈服于权威，即使我的办法是沉默。……他们野蛮无礼，我要文雅而有礼。他们弱肉强食，我要同情弱者。

雪莱于 1810 年 10 月入牛津大学。这儿似乎比伊顿自由一些。他终日沉醉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满屋子堆放着他的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同时仍读法国百科全书派卢梭、伏尔泰等人及英国洛克、休谟的哲学、政治著作。雪莱不仅在哲学、政治学等方面有丰富

的知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按当时水平来说，也是惊人的。据金—海尔(King-Hele)考证，雪莱著作中所用的某些天文学数据，竟同我们二十世纪的相差不远。

该年寒假前，雪莱的父亲接到印刷商的一封信，说他的少爷要印一部《圣·伊尔文，或名"罗西克洛辛"》的小说稿，其中有些"不妥"之语，颇为"危险"。雪莱之父大怒，即通知出版商，拒绝付印刷费。雪莱放假回到家里，不但受到父母的冷遇，而且失去了他初恋的情人：他的表妹哈丽叶·格罗芙，因为雪莱的"怀疑论"和"无神论"而同他绝交了。雪莱怕妹妹看到自己自杀后的惨状而伤痛，才抛弃了自杀的念头。这是他的无神论第一次使他遭到家庭(即社会的缩影)的迫害。

假满返校，雪莱更勇敢地反抗了。他在别处印成了一种小册子《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不但公开出售，而且挑战似地寄给每位主教一册，请他们反驳。不过，作者的名字，他署了一个假名。

牛津当局立即请雪莱去问话。要他承认这书是他所著。雪莱根据英国法律回答：你们无权强迫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有权拒绝，国家不是规定"出版自由"的么！

但他立刻被开除。他的同窗好友霍格表示不平，也马上被开除。

《论无神论的必然性》是一篇强有力的唯物主义著作。其论点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必须有三方面的证据，即感觉经验、理性和圣书上的"见证"。但一条也不能成立。牛顿因无法解释宇宙的原动力而假设了上帝的存在。但这不是弄得更不能自圆其说了吗？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因此无神论是必然的。Q. E. D.！(数学上

用的拉丁文缩写：证毕！）

雪莱这篇论文是在猛烈攻击当时的政治，因为在当时宗教是政治的某种化身。雪莱被开除后，生活无着，其父乘机软硬兼施，企图使他就范。雪莱在原则上始终不肯让步。在亲友调停之下，其父给了他每年二百镑的生活费。

此后第一件事，就是雪莱偕他新婚之妻哈丽叶·威斯布鲁克和别的几个人，一起去爱尔兰都柏林从事第一次政治实践，他发表了《告爱尔兰人民书》(1812)、《关于成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同时刊行)二文告。

那时，雪莱已成了葛德文的弟子，已经同葛德文会过面。但是，他的《告爱尔兰人民书》中有几个特点，要比葛德文的观点更进步。

英爱联合问题、爱尔兰天主教徒解放问题，是当时英国政治上最重大的问题。雪莱在宗教问题上，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力斥英国新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迫，反对借口宗教问题，而用政治手段来压迫爱尔兰人民。另一方面，雪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不强迫任何人与他一样成为无神论者，这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求爱尔兰人民注意一个比宗教歧视更严重的问题，即贫富不均的现象，他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憧憬。他和葛德文一样，竭力反对使用暴力，但他又写诗颂扬了爱尔兰起义英雄艾麦特(Emmet)的殉难。不过，他在文告中也用了“人家打你的左颊，连右颊也让他打”之类的语言。可见基督教的流毒也传染到这位无神论者身上了。他又说，目前大家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为了子孙后代，新的社会，我们是不能亲见的

了。英国资产阶级传记家们对雪莱的这些话，也不得不赞扬说："这决不是什么政治投机家之言"。诚然，雪莱纯粹是在为他的政治原则而奔走宣传。后来，葛德文评雪莱的《文告》说，"你虽然力劝不要采取暴力行动，但实际上你是在鼓动一次革命。"至于另一文告《关于成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主张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活动，这又是葛德文一贯反对的。还有同时写作的《人权宣言》一文，是雪莱受了托玛斯·潘恩的影响所写的，政见更加进步，虽然还没有脱出葛德文的窠臼。雪莱派人去散发《宣言》，散发者即遭到逮捕。雪莱自己则由于离爱尔兰较早而幸免，其实警方也早已在侦察这位"雪莱先生"的行动了，此事现在还存有档案。

雪莱在"成立慈善家协会"的这篇倡议中，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加以抨击。这在马克思出生以前多年就见诸一位二十岁的诗人笔下，实在无愧于马克思给予他的崇高称号了。

雪莱从爱尔兰之行回来之后，就动手写他的早年政治长诗《玛布女皇》。马克思曾经说过，雪莱的《玛布女皇》一书曾经成为英国"宪章运动"派群众人手一册的《圣经》。① 当然，那时雪莱早已不在人世了。

"玛布女皇"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女巫或女仙，她把一个睡着了的姑娘安蒂的魂魄带到天外，指点给她看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人类过去的遗迹，不论是在石头、铜器或木头上，只见到人类斑斑的血痕。人类过去的历史是若干世纪人剥削人的历史。但一切都会"变"，"上升的运动"是不可免的。据有的评论家

① 见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530页，1953年纽约版。

说，这里边已有“历史主义的萌芽”。但«玛布女皇»还是反映了葛德文的见解。雪莱当然不能把无产阶级从人民群众中划分出来，他只能间接地反映无产者的利益。至于雪莱此诗中对当时文化有全盘否定的倾向，把原始人类共同生活作为范例，无疑也是受了葛德文的影响。但此诗结尾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又一次说明恩格斯为什么要称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

由于实践给他的教育，雪莱以后的著作中就较少出现什么“慈善”之类的概念。例如他的«驳自然神论»一文（1814 年）中，就表明他无论在哲学、政治和同敌人斗争的策略上都有极大的进步。

他在这篇对话体的著作中，采用一个正统的有神论者同一个自然神论者二人驳难的方式；但通过二人的辩论，双方的观点显然都站不住脚，而且每一方的发言中，都违反他们自己的本意，说了许多违反有神论的话。最后，双方谁也说不服谁，但读者却被说服了：只有无神论最科学，最符合真理。在这篇论文中，雪莱提出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吸引和排斥的法则，欲求和厌恶的法则，就足以解释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每一个现象。”

在这儿，不但再见不到“让人打右颊”之类的话，相反，他驳斥了基督教的“顺从”观点：

基督教教人顺从最无耻的专制，教人爱自己的敌人，并为敌人祈祷……这些正好符合僧侣、暴君的需要。很明显，如果世人全是基督徒，那么只要有十个强徒，就能奴役全世界了，因为世上都是不抵抗的奴隶。

雪莱同他的前妻因思想不合而分居，以后同葛德文之女玛丽·

葛德文结了婚。但他在思想上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岳父葛德文。葛德文非常强调个人自由，主张“自由放任主义”，但此时雪莱的诗作如《阿拉斯特》，却用诗的语言，说明离群的孤独诗人只能虚度悲惨的一生。

1816年，雪莱作《关于道德观念的思辨》(断片)，这是一篇政论，他揭露了利己主义，说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实用道德，他说，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希望积累财富供自己享受，而不顾别人死活。

1818年，雪莱发表长诗《伊斯兰的反叛》。雪莱在此诗序言中谈到法国大革命。他曾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表示同情法国大革命，但反对那种暴力；又指出在这种大革命的浪潮中，必然会有许多政治骗子混杂其间，使革命遭到破坏。在《伊斯兰的反叛》中，他对雅各宾的恐怖行动表示了和平主义的态度，但总的说来，他还是为人民作了辩护。他认为“革命所消灭了的巨大专制暴政，没有任何再起的可能。”

在写这部长诗的同时，他还写了《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和《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

雪莱说，一位无足轻重的夏洛蒂公主死于产褥，又算什么呢？英国人民的“自由”倒真是“死”了！当时的英国，经济崩溃，特务横行，镇压劳动人民，特别是在产业工人居住区，特务用卑劣手法使工人受骗，上他们的圈套，然后处以极刑，统治者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最初的工人运动。雪莱为几位被处死刑的工人鸣冤，

对于夏洛蒂公主之死，拜伦的看法就远没有雪莱正确。拜伦以极其沉痛的心情伤悼这位年青公主的夭亡，因为拜伦对她寄与

厚望，希望她登基之后能使英国的政局有所革新。（见拙译《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

英国正统社会也和对待拜伦一样，借口雪莱家庭的一些事故，对雪莱进行迫害，因雪莱前妻自杀，竟由英国大法官判决褫夺雪莱抚养自己子女的权利，判决所依据的罪证是他在《玛布女皇》中公开宣传了无神论。

雪莱和他的夫人、儿子于1818年3月12日离开英国去意大利，他从此一去不返。在意大利，雪莱依然对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运动非常注意和关怀。

1819年，急进派在英国北部和中部各地举行规模很大的集会，要求改革议会制度和取消谷物法。8月16日急进派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大会，有八万群众参加，听著名急进派亨利·亨特演讲。亨特一开讲，即被逮捕，骑兵冲入人群，十一人被杀，四百余人受伤，其中约有一百余名妇女。雪莱在意大利获悉此事后，忿怒到了极点，作《暴政的假面游行》一诗，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权：

> 起来吧，象雄狮初醒，
>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 快摇落你们身上枷锁，
> 象把睡时沾身的露珠摇落，
> 他们有几人？你们众多！

以后，"起来吧，象雄狮初醒"，成了所有英国革命者（直到目

前)最爱引用的诗句。

1819年，雪莱就英国的情况写了许多政治诗，如《写于卡斯尔累当权时期》、《给英国老百姓之歌》等等，也写了颂扬西班牙人民1819年10月起义的《颂歌》。有名的《西风歌》也作于是年，这也是一篇政治鼓动诗。

现以《给英国老百姓之歌》一诗为例，来分析雪莱当时的政治观点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以便读者在理解其政论时有所参考：

一

英国人，何苦为地主耕植，
他们把你们当牛马来驱使？
何苦辛勤地、细心地织造——
为你们的暴君织造锦袍？

三

英国的工蜂，你们为何打造刀剑，
冶铸出钢鞭，锻制出铁链，
让那无刺的雄蜂持以掠夺
你们被迫劳动的产物？

五

你们播种，别人收获；
你们创造财富，别人去掌握；
你们缝衣裳，却让别人穿，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挂腰间。

六

播种，——但不许暴君搜刮；
创造财富，——但不许骗子讹诈；
织布缝衣，——不给懒汉穿，
铸造武器，——保卫自己的安全。

七

还是钻进你们的地窖和破屋去，
把你们造的楼厦让别人安居，
何必挣脱你们自己铸的铁链？
看！你们炼的钢，对你们瞪着眼。

八

用你们的铁锹和犁锄，
挖好你们自己的坟墓；
用织机织好你们的尸衣，
等候美丽的英伦变成你们的墓地。

雪莱在此诗中要劳动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这与他早年的思想（例如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再三劝告工人们每天照样做工，绝不要用暴力反抗等等），是大不相同了，已经发生了质变。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敌对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最末二节，读者一看也

就明白，这是反话，是激励人民，也是哀人民之不争。但有一点似仍应算作缺点：这诗里边有某种程度的对人民的不够信任。在英国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家中，雪莱是最信任人民群众的一个，但他也有失望和着急的时候，象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的那样。也许这更主要地是反映了他的愤激情绪。在当时，即使有的作家的优点，也还没法同雪莱的这种“缺点”相比拟。

对于雪莱的千古绝唱《西风歌》也应抱分析的态度。他说西风是一切的“破坏者”，又是“保护者”，对社会的政治发展用隐喻作了辩证的抒写和咏叹。其中也有悲苦语，如：“我碰到人生的荆棘，鲜血直淌”等等，但是这也应一分为二，固然有点悲凉，但请问雪莱是为什么碰到荆棘的呢？怎么会“鲜血直淌”的呢？是为了革命。这一点在我的旧作《关于雪莱的抒情诗》一文中，曾经说到，但强调了它的消极方面，分析不够客观全面。因为诗人表示了他牺牲个人的决心：“把我当作你的琴，……纵使我的叶子凋落又有何妨？”

1819 年，雪莱也还不光是写上述这些政治诗，他也写了一篇约二万言的政论：《从哲学观点看英国议会改革问题》。可惜此文原稿未完，且英国载有此文断片的书只有二种，在英国也比较难得，在我国就更难找到了。好在英国的雪莱传记家之一金一海尔最近在他的著作中有较详细的介绍。《从哲学观点看英国议会改革问题》一文虽未写完，但标志了雪莱在哲学和政论方面的成就。雪莱在文中估计到如果这种改革会引起死硬分子的疯狂反对的话，那么他主张还是逐步地实现改革为好。后来，如同他所预料的，这种改革果然是点滴地实现的。他在该文中主张剥夺地主们一部分产业。他又根据 1811—1812 年，1816—1817 年两个时期英国的实

际情况，估计到1819年的英国已同一束干柴一般，只需财政危机的星星之火，就能燎原了。但他还是认为不一定要流血革命。所谓“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是在1832年，那时雪莱去世已十年。他的预测相当准确。

雪莱一向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产儿”。英国作家H.N.勃莱斯福德在他的名著《雪莱、葛德文和他们的友人》一书中十分生动地说：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是以一位牧师的说教开始，而以雪莱《希腊》诗剧末尾的颂歌作为结束的。

勃莱斯福德所说的牧师只是当时比较倾向自由民主的人士理查·普莱斯，他于1789年在沃尔德·鸠雷(Old Jewry)对一大群新教徒急进派听众布道，他的说教很温和，无非主张成年人应享有选举权，希望民主实现，战争停止，如此而已。想不到这位小小牧师的话，竟引起了大名鼎鼎的艾德门·柏克的忿恨。柏克就是那个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屡加痛斥的对统治者善于拍马谄媚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文人。于是柏克撰文驳斥小小的牧师。但是，柏克没想到当时已经世界闻名的革命家托玛斯·潘恩竟会站出来说话。潘恩为此写了不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他起草的)。英国首相庇特想禁止潘恩《人权宣言》的发行，但这如何能办到？于是英国国内革命社团，象“通讯协会”等等纷纷出现。而葛德文则在其后用他的哲学语言来表述了这一切的基本思想。雪莱幼年就是在这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到1822年(雪莱于这年夏天在意大利斯贝齐亚海湾覆舟而死)，法国大革命的雷声远远逝去，英国国内也正在进行自己的内部阶级斗争。雪莱最后的著作诗剧《希腊》于1822年初出版。他

在剧终用合唱队的歌声，描写了他对于人类美好未来的飘渺的幻想。这就是勃莱斯福德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尾声”，下面是这个合唱中的几节（全诗见拙译《希腊》，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

世界的伟大世纪重新开创，
　黄金时代终于又来到，
大地好象蛇脱去壳那样，
　换下了她破烂的棉袄。
天在笑，宗教和王国皆成过去，
仿佛一个破碎梦境的残余。

一个更晴朗的希腊，她的山岭，
　矗立在平静得多的海洋上；
一道新的比纽斯河在流奔，
　滔滔地涌向晨星闪烁的东方。
许多溪谷比那腾皮还要苍翠，
年青的基加拉第在更和煦的海上沉睡。

一艘更堂皇的“亚戈”在海上驶行，
　装载着新获得的珍宝；
另一个奥菲乌司又在歌吟，
　爱着，泣着，然后死掉；
一位新的攸力栖兹再一次
挂起归帆而向卡力普索告辞。

啊，莫再叙述特洛亚的故事，
　如果大地须成为死亡的记录！
也别让拉伊乌斯的忿怒压制
　自由的人们心头初生的欢乐。
虽然一个更狡猾的狮身妖女，
又提出底比斯所不解的死的谜语。

另一个雅典将要兴起，
　它将把它全盛的辉煌
留赠给更遥远的时期，
　就象落日把晚霞留在天上；
如果这样灿烂的东西不能常驻，
也将留下地能接受、天能给予的礼物。①

…………
…………

① 此诗因以希腊革命为主题，故其中多古希腊神话中的典故。“伟大世纪”(Annus mundanus)却是古罗马天文学上的用语，此处仅指人类的“黄金时代”而已。诗中以希腊的山河来比喻全世界，比纽斯河，腾皮谷等等均希腊地理名称，“亚戈”，船名，希腊神话中勇士哲孙等曾乘“亚戈”号船到海外觅取“金羊毛”，此处喻指人类将有更美好的成就。奥菲乌斯，希腊神话中的歌人，在他的琴声之前，猛兽都会跪伏；此处指人类诗歌和艺术前途不可限量。攸力栖兹，荷马长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从特洛亚战争后漂泊十年，途中遇女神卡力普索愿同他共居，答应使他长生不老，但攸力栖兹忠于自己的妻子，回到了家园。特洛亚的故事，指战争。拉伊乌斯是个暴君。狮身妖女是希腊故事中的怪物，凡人猜不中她的谜语即死。此处是说，人类即使进入了黄金时代，也还会有更多的学问要研究，更多的难题要解决。

这岂止是勃莱斯福德所说"法国大革命结尾的歌声"，这实际上是"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迎接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颂歌，是他的政治见解的美丽纯洁的结晶。那么，有些评论家和选家硬要把雪莱缩小成为一位吟唱爱情小诗的诗人，不是显得太浅陋了吗？但是，就以我们在篇首引用的那首真挚而幽婉的小诗而论，也只有象雪莱这样有着无私的抱负的伟大诗人才能写得出来。雪莱，他只在人间生活了短短的二十九年，他逝去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但他美好的政治理想已为更多的人所怀抱，他美妙诗篇的袅袅余音，他慷慨的政论的嘹亮号角声，将永远在人们的心魂之中震荡。

1978年夏于北京

SHELLEY'S POLITICAL WRITINGS

selected from

THE PROSE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edited by

Richard Herne Shepherd, 2 Vols.

London, 1912

根据伦敦恰图-温达斯出版社 1912 年版译出

目　录

附　录

论无神论的必然性

对真理的爱是促使作者写这篇短论的唯一动机。因此，如果有的读者发现作者在推理上有任何缺陷，或者能够提出作者的心灵永远发现不了的证据，作者恳切地请求他们以同样扼要、同样严格和同样坦率的方式，发表他们的论据以及反对意见。

由于〔有神论的〕证据不足，本文作者是：

一个无神论者。

严密地检验支持任何命题的证明是否有效，是获得真理的唯一可靠方法；关于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多说的。我们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无论怎样细致的研究，也决不会是过分的。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我们现在扼要地、无所偏袒地考察一下那些已经提出了的证明。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什么是信仰的本质。

当一个命题出现在心灵面前时，心灵就对构成这一命题的观念，产生同意或不同意的感觉。对于这些观念感到同意，就称为相信。有许多障碍往往阻止心灵产生这种直接的感觉；心灵就企图消除这类障碍，以便使这种感觉显得清晰。心灵为了对于构成命题的诸观念间的关系有完整的感觉，而对它们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是

主动的；但是心灵对于这些观念间的关系的感觉，却是被动的。由于把心灵的这种研究和感觉混淆起来的缘故，就使许多人错误地以为心灵在信仰上是主动的，认为信仰是一种意志的活动，其结论就成为：信仰可以受心灵的制约。他们由于坚执着这种错误的观点，就进一步使不信仰带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性质；但按不信仰的本质来说，是不可能带有罪恶性质的；它也同样不可能带有善的性质。

因此，信仰是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的力量，就同其他各种感情一样，恰好同激动的程度成正比。

激动的程度有三种。

感觉是心灵获得一切知识的源泉；因而感觉的证据使人产生最强烈的同意。

心灵的判断是建立在我们亲身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经验来自感觉的源泉；因此，根据经验的判断，在激动的程度上属于第二等。

他人的经验，传达到我们的经验中，那就属于程度最低的一种。

（可以制订一种在程度上逐步增加的标尺，其上可以标明各种命题经受感觉考查的不同能力，命题的这种能力，将能准确地表明它们应该得到的信仰的程度。）

因此，凡是有违理性的一切证明，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理性就建立在感觉的证据上。

每一种证明都可以被归入上述这三类中的一类；我们要考虑这三类的论据中，有哪一个论据足以说服我们相信上帝的

存在。

第一类，感觉上的证据。如果上帝能在我们面前现身，如果他能以他的存在来说服我们的感觉，这种启示就必然能造成信仰。如果神在哪些人面前出现过了，那么，这些人就可能具有对他的存在的最强烈的信念。但是神学家们的上帝是谁也看不见的。

第二类，理性。不能不认为，人们都知道：一切现存之物必然有其起源，或者亘古即有之；人们也知道，凡不是亘古即有的事物，都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当这种论点用到宇宙上去，就必须证明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除非清楚地阐明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宇宙是无始无终的。我们必须首先证明有一个设计，然后才能推论出有这么一个设计者。唯一使我们可以形成因果关系的思想，来自事物间的经常联系，从一事物推出另一事物的关系。在两个命题正好相反的情况下，心灵就相信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与其认为宇宙之外另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能够创造宇宙，还不如假定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存在为易解。如果心灵已被一种担负压得够沉重的时候，再去增加不能忍受的重量，这会是一种缓解吗？

另外一种论据是建立在人对其自身存在的知识上的，大致如下：一个人不仅知道他现在存在，而且也知道他最初并不存在；因此，必然有其原因。但是，我们的因果观念只能来源于客观事物的恒常的联结，以及由此及彼的推理；而且，我们在实验地进行推理时，只能从结果推论出恰好适合于此种结果的那些原因。但是确有某种工具产生原动力，可是我们不能证明这种原动力是这些工具所固有的；相反的假设也同样没法阐明；我们承认这种原动力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如果假设这种结果是由一个永恒的、无处不在

的、全能的存在所产生，也使原因变得同样模糊，而且使它更不好理解。

第三类，见证。见证决不能违反理性。上帝使人的感觉相信他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的见证，如果要人承认的话，除非我们的心灵认为这些见证人见到上帝的可能大于他们受骗的可能。我们的理性永不可能承认这样一些人的见证，他们不仅宣布他们是奇迹的目击者，并且也宣布上帝是非理性的；怎么说他们宣布上帝为非理性的呢？因为上帝指挥着，要人们相信他，谁相信他，他就给谁以最高的奖赏，谁不信他，就永世受罚。我们只能指挥有意识的行动；但信仰并非有意识的行动；心灵是被动的，或者说无意识地主动的；由此可见，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不如说，要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据不足。我们在上文已表明，从理性不能演绎出这种结论。只有那些被感觉的证据所说服的人们，才能相信其存在。

因此，很显然，从这三类信仰的源泉都得到证明，心灵不能相信有一个创造一切的上帝的存在。同样明显的是，信仰既然是一种心灵的感情，对于不信者，即无罪恶可言；只有那些不愿消除错误观点，始终从这种观点来看待任何论题的人，才是不可恕的。每一颗能思考的心灵，必然承认关于上帝的存在世上没有任何证明。

上帝只是一个假设，作为一个假设，因此需要证明。“有责证明”(onus probandi)，对有神论者们来说。艾萨克·牛顿爵士说：“我从来也不作假设，因为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都必须被称为‘假设’；凡是假设，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假设，物理学的假设，或带有神秘性质的假设，甚而至于力学上的假设——从哲学

上说来，统统都是不值一钱的。”① 牛顿的这一条有价值的法则，也适合于一切关于创造主的存在的证明。我们看到具有各种力量的各种物体，我们仅仅知道它们的效果；关于它们的本质和原因，我们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牛顿称这些为事物的现象；但是哲学的骄傲不愿意承认哲学自己对于这些事物的原因无知。从我们的感觉对象——这些现象，我们企图推出原因，这个原因我们称之为上帝，又无谓地赠给他各种否定的和矛盾的性质。从这个假设出发，我们发明了这个总的名称〔上帝〕，来掩饰我们对原因和本质的无知。被称为上帝的这个存在，根本不符合牛顿所开列的条件；上帝却带有哲学自大狂所织成的帷幕的一切特征，这片帷幕被哲学家们用来甚至让他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无知。他们从庸人们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中借取了纺织这片帷幕所需的纱线。诡辩家们为了同样目的，使用了种种的字眼：从逍遥学派的神秘性概念，以至于波义尔的“媒素”(effluvium)和赫歇耳(Herschel)的“克里尼底”(Crinities)或“星云”。上帝被说成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可理解的；他被放在无知的逻辑所能编造的每一个“predicate in non”(虚无的谓词)之中。甚至连他的崇拜者们也都承认，要形成任何关于他的观念是不可能的。他们学着一位法国诗人那样喊道：

“要说出他是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够。”②

培根爵士说，无神论给人们带来理性、哲学、自然崇拜、法律、

① 原引为拉丁："Hypotheses non fingo, quicquid enim ex phaenomenis non deducitur hypotheses vocanda est, et hypothesis vel metaphysicae, vel physicae, vel qualitatum occultarum, seu mechanicae, in philosophia locum non habent."

② 原引为法文："Pour dire ce qu'il est, il faut être luimême."

荣誉，以及能够引导人们走向道德的一切事物；但是迷信破坏这一切，并且把自身建立为一种暴君统治，压在人类的悟性之上。因此，无神论决不会破坏政治，而只会使人们的眼睛更亮，因为他们能看到在现世的界线之外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见培根道德论文。）

Q. E. D.（证毕）

告爱尔兰人民书

刊行说明

这个出版物的价格已尽可能地定得低；因为作者的意图是唤醒爱尔兰的贫苦人民，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有一个认识；作者打算向他们扼要地指出这种处境的祸害，并向他们提出改变这种处境的合理办法。本文论述了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以及取消英爱联合的问题（英爱联合是英格兰压迫不幸的爱尔兰的一个最有效的机器），作者认为只有依靠团结一致和坚强的决心才有可能消除这些灾难。本文也热诚地倡议建立以和平而坚定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各种协会，来体现最后必然会取得胜利的这种团结一致和坚强决心。

都柏林，一八一二年。

定价五辨士

同胞们！我不是爱尔兰人，但是我能够设身处地，为你们着想。我希望你们中间不会有人怀着成见或轻蔑来读这篇文告，因为这是一个英格兰人写的；我确实不相信你们中间会有这样的人。爱尔兰人民是一个勇敢的民族。他们的胸怀里有着自由的心灵，但是如果他们以为一个异乡人不可能有同样热烈的心灵，那却错了。爱尔兰人民是我们的兄弟和同胞，他们现在很不幸。我不明白，一个人是英格兰人、西班牙人、或者法兰西人，这对他本身的优

劣能发生什么作用。他出身在一个城市，而你们则出生在另外一个城市，但这决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不应该同情你们，为你们的福利着想，或者愿意给你们提出一些忠告，使你们或许能够更好地了解你们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争取这些利益而行动。有许多英格兰人在贬低爱尔兰人，他们以为辱骂爱尔兰的一切，他们的目的就能达到。但是他们之所以持有这种见解，并不是由于他们是英格兰人，而是由于他们企图获得金钱、称号和权力。这些人无论是属于什么国籍，都同样会干这种勾当；除非人类大大地改善了，才不会有这一类人。我希望，总有一天会实现这种改变。我把你们当作兄弟和同胞来说话。我说我怀疑不会有这样的爱尔兰人：如果英格兰今天象爱尔兰似地受到迫害，如果法兰西像目前爱尔兰似地受到迫害，如果任何一部分人类，只要他们的活动是有益于公共事业的，也和爱尔兰人民目前一样，自己的利益被剥夺；那么，不会有这样的爱尔兰人吧，他眼看着别人的这种不幸，却不愿意支助受难者，尽管他有力量支助；如果真有这样的爱尔兰人，那么我就要告诉他，他不是一个爱尔兰人，而是某种在宫廷里豢养大的畜牲，或者是懦怯的蠢人，对于一切地位比他高的人，他是民主主义者，对于一切地位比他低的人，他是贵族主义者。我想，真正的爱尔兰人不会不对这种性格感到羞耻，更不会有哪个真正的爱尔兰人具有这种性格。我知道有一些人，但是那不在你们中间，朋友们，那是在你们的敌人中间，他们一看这篇文告的题目，就会产生某种希望，也许这篇文告会鼓动暴力行为，从而损害自由的事业；他们巴望，那主张人人享受自由的一片热心，会一下子为了发泄怨气而变成辱骂，辱骂那些自由的敌人。这些自由之敌确是一些坏人，他们

应该受到善良人们的鄙视，但是不能让这些坏人煽动好人的怒火，以致有损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这些坏人一定会失望。我知道爱尔兰人的热烈感情有时会使他们自己沉不住气。我并不希望他们完全熄灭这种热情，我只希望他们节制一下这种光荣的热情，这样就会使那些压迫的头子们失望。他们的希望将落空；因为这个文告不会造成任何可以被歪曲的事，它只企图使你们产生一种克制的想法；而压迫者们则没有这种克制的想法。文告也企图使你们能对他们忍耐，虽然他们对你们却毫无忍耐之心。你们皈依的是罗马天主教，那是你们的祖先早就皈依的宗教。这是不是一种最好的宗教，我不在此处详论；凡是使人们为善的宗教都是善的；谁企图证明他自己崇拜神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那么对他自己来说这就是胜过其他方式的最好方式。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你们的宗教在古代是怎样的，现在它又是怎样。你们也许会说，我从一个新教徒的立场出发，是不会公正的；但是，我并不是新教徒，我也不是天主教徒，由于我不是这些宗教的皈依者，我就能更好地作出判断。一个新教徒是我的兄弟，一个天主教徒也是我的兄弟。我能为双方效劳而感到愉快；如果我的忠告能使不同信仰的人们变得更加聪明、善良和幸福，那么对我说来没有比这更大的喜悦了。

罗马天主教徒们曾经一度迫害过新教徒，而新教徒现在却在迫害罗马天主教徒。我们能认为二者都是坏的吗？不，你们不能为你们祖先的过失负责，正如新教徒不能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善良的而证明他们自己善良。我必须根据我所看到的状态来评论人们；爱尔兰天主教徒们现在遭到恶遇。我不愿意掩饰他们的不幸；他们会以为我在讽刺他们，如果我企图掩饰他们的不幸的话。爱

尔兰天主教徒们现在要求从人们得到无限的忍耐，同时他们也愿给别人以无限的忍耐。他们中间一部分有识见的人——我认为这是爱尔兰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认为天堂的大门向着信仰每一种宗教的人们敞开着，只要他们是善良的。新教徒们，也许心中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他们真想过的话，他们的行动却说明他们想的似乎是上帝喜欢他们甚于你们；他们把地上的统治权只交给他们自己一派的手里。虽然如此，我至今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人厚颜到那种程度：敢于说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者一个教友派教徒，或者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伊斯兰教徒，同时又是一个有道德之人，尽他所能地行善，但进入天国却要稍晚一些，由于他没有遵奉那三十九条信纲——如果新教徒中真有人敢于说出这样的话，那真是可笑之至，就象一个高不到六英尺的装腔作势的弄臣在指挥整个宇宙和谐的精神，瞧他以什么姿态来掌管宇宙间的大事吧！

新教徒们说，曾经有一个时期，罗马天主教徒烧死和杀死不同信仰的人们，而今天罗马天主教徒们的信条还一如当年。这些都是真的。你们的确和当年发生这些野蛮事件的时候一样地信奉上帝，但是难道你们目前就有任何理由来对别人采取野蛮手段？理由之薄弱就如同认为一个人的曾祖是一个犹太人，因偷羊而被绞死，而我是他的曾孙，由于也信同样的宗教，也必然犯同样的罪行。我们现在且来看看罗马天主教过去是怎样的吧。关于基督教最初时期的情况，基督教出现以后约三百年左右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得很多；两大教会，叫做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把人们的见解分成两大派。他们之间斗争了很长一段时期，白白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也流了大量的血。

这种情况，正如你们会说的，没有一点好处。但是，两派都认为自己这一边是在为上帝效力，上帝将会褒奖他们。如果他们的眼光能够稍放远一点，能够超出自己的鼻尖一英寸的话，他们也许就能认识到，斗争呀，杀人呀，诅咒人，仇恨人，实在是想要取宠于上帝的最坏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承认，上帝最喜欢爱和慈悲的事迹。但是，最后，这两大宗教终于完全分离，教皇们在意大利的罗马既象国王，又象主教似地统治着。宗教裁判建立起来了。在一年的时间里，有三万人，由于信仰和教皇以及教士们不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被烧死。在教皇的命令下，罗马天主教僧侣在法兰西犯下了极为野蛮的罪行。法兰西的顽固僧侣们，残酷无情地在一夜之间屠杀了八万新教徒；这是在教皇的命令下进行的，当时只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主教，有足够的道德观念，他拒绝干这样的事。那些时代，僧尼们在他的修道院里干的勾当是很可耻的。人们以为只要自己有钱让教士们替他们解罪，他们不妨去犯无论多么重大的罪行。事实上，在那些时代，教士们无耻地愚弄人民；他们把一切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欺骗人们，使人们以为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灵魂信托给自己，教士们狡猾地骗取人们的秘密，他们就比国王、王子、公爵、爵士或大臣们更有权力。这种权力又使教士们成为坏人；因为虽然正常的人们在他们的自然状态下是很善良的，但是现在，过去也一样，很少有人掌握了专制权力而其善良品质不遭破坏的。我现在已经明白地叙述了你们的宗教过去的状况。那么，爱尔兰人民，我的兄弟们，你们的朋友现在为你们执言，说你们和古代的那些与你们抱同样宗教信仰的人们不是一回事，你们会不会认为我是在说谎呢？我说宗教裁判制正是你们所憎恶的事物，我

说的是不是假话？如果我断言，每个爱尔兰人都珍视自由，他要保卫这个权利，如果这一点我说错了，那么他也决不会梦想可以用钱去贿赂教士，梦想靠了另一个同他一样有错的人空口说白话，就能至少影响那永恒的上帝作出的判断，我这样断言，我是否在说谎呢？我决不会成为一个说谎的人，如果我代表你们断言你们相信一个新教徒和你们一样地有资格进入天国，只要他同样地有道德，你们无论在何处总会把人们当作兄弟看待，而且宗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丝毫不会促使你们去破坏其他一切方面的最和谐的协调。啊！不，爱尔兰人民啊，我决不是一个说谎的人。我要求得你们的信任，并不是为了可以滥用这种信任，而是为了可以告知你们如何变得快乐、聪明而善良。如果你们不愿意给我以任何信任，我将会悲叹；但是我愿用我可能采取的一切体面、公正、开诚的办法，来获得你们的信任。有的人告诉你们说，别人都是异端，只有你们是对的；也有的人说，正义就包含在宗教见解里边，离开了宗教，任何道德观都是不良的。有人也会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把你们自己的秘密透露给某一部分人。朋友，你们如果信赖说这一类话的人，可要注意啊！我不怀疑这些人是企图救助你们脱离目前的不幸处境，但是他们却给你们准备好一个更坏的处境。这是教你们从油锅里跳下火焰中去。诚然，你们目前的压迫者那时就不能再压迫你们了，但是你们将受到另一个主子的鞭撻，而比目前的还要凶暴一千倍。搞阴谋诡计的人会出现，他们将阻止你们按你们自己的意志来思考——他们会把你们烧死，如果你们不照他们的方式去思考。总是有这样一些乘人之危的坏人。古代的那些僧侣和教士是非常坏的人。小心再别滥用你们的信任。你们对你们目前的处境并非看

不清楚：你们被凶狠地对待，你们遭到恶劣的待遇。我敢于预言，这种奴役将会告终。你们的敌人不敢再继续迫害你们了，爱尔兰的精神受到压抑，但并没有被粉碎，你们的敌人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希望你们的眼界放得更宽广——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儿女，以至你们儿女的儿女着想；你们要十分小心提防（这完全要靠你们自己），当一个暴君统治被摧毁时，不致出现另一个更恐怖、更凶恶的统治。你们要提防那些满面笑容的骗子，他们说的是“自由”，却会把你们骗入受奴役的境地。如若你们灵魂的安全要依赖别人的意志，还有比这更坏的奴隶处境吗？难道某一个人就比别人更受到上帝的宠幸？当然不会。人们受上帝的宠幸要看他们的善行，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名位和职务。在上帝眼中，一个穷汉的价值不下于一个教士，上帝给穷汉一个灵魂，就象上帝也给他自己一个灵魂一样。一个慈善的上帝所喜爱的那种对他的崇拜，必然是出诸单纯热烈心意的崇拜；这种崇拜要用善的行迹来表明其虔诚，而不是依靠仪式，或者忏悔、或者葬礼、或者行列、或者奇迹。因此，要提防你们自己被引上歧途。凡不是把你们引向慈善博爱的一切，你们都应该抱怀疑态度，并要知道“异端”这个字眼是某些自私自利的恶汉捏造出来，使世界陷于残破和不幸，以便满足他们卑微而狭隘的野心。切莫去问某人是异教徒、是教友派、是犹太人或者是不信宗教者；而应该问他是否有德，是否爱自由和真理，是否愿人类得到幸福与和平。一个人如果很信神而不爱这些，那他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伪君子，一个流氓、一个恶棍。应该鄙视和厌恶这种人，就象你们鄙视暴君和恶汉一样。爱尔兰啊！你大海中的碧玉，你的儿子都是慷慨而勇敢，你的女儿个个高贵、坦率而秀美，我期

望在你绿色的岸上看到自由的旗帜飘扬，那火焰似的旗帜，就象是一座灯塔，全世界人民将在这座灯塔上燃亮自由的火炬！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新教。它的起源叫做宗教改革。某些顽固的人进行了这种改革，他们互相烧死对方，这表明他们多么不懂得改革的精神。你们将会知道，这些人互相焚烧，他们普遍暴露了一种破坏的欲望，他们和罗马天主教头目们不分上下之处是不仅仇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仇恨那些根本不是他们的仇敌、也不是任何人的仇敌的人们。那么现在的新教徒所尊奉的教规是否同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的时候一样呢？他们发誓说还是那些教规。我们没有更好的证据。因此新教徒们自己的教规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应遭到同样的反对；他们有何脸面借口天主教徒在历史上曾一度有过野蛮行为，而反对他们的解放呢？我认为这是厚颜地排斥异己的一个标本，但愿这种行为不致于玷污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所谓理性的时代、思想普及的时代、标榜道德的时代，并且是具有确定原则的时代——啊！但愿它如此罢。我谈到天主教和新教这两种宗教，主要的是指出，如果一方面反对容忍另一方，就必然导致另一方也不允许对方存在，或者不如说，双方本没有任何理由不能相互容忍，每种宗教，每种思想，都没有理由受到排斥。但是我为什么要谈到容忍呢？这个词似乎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容忍，就有些功劳似的；如果说是功劳，他的功劳就在于不去干坏事，但这种功劳，他应与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干涉其他人的权利的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共享。能容忍究竟不能称作功劳；但是不能容忍他人，却是一种罪行。譬如说，我在家里安静地坐着，不去杀人，这不是功劳；但如果我去杀人，那就是犯罪。此外，一个全国性

的法令，决不能把一件本来不错的事变成错的；它不能改变道德和真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是没法改变的。英国议会里通过的法令剥夺了天主教徒参加那个议会的权利，实际上并不能剥夺天主教徒的权利。只是英国议会的法令用暴力阻止天主教徒行施这个权利罢了。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和唯一的有效办法。但是暴力决不是真理的标志：凡是承认只有道德和正义是行为的准则的人们，是永远不会采取暴力的。

我们只要细究一下，就能看到为了人们的宗教而迫害他们，是多么愚蠢。为什么我们要迫害他们呢？为的是使他们的信仰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野蛮或更愚蠢呢？因为虽然我们或许能强迫他们说他们的信仰同我们的一样，他们的心里却绝不可能产生这种事，那是不可能的；这种暴虐的手段只能使他们成为虚假的伪信者。因为什么是信仰呢？我们不能够爱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我们只能信仰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你不能用殴打或焚烧来改变一个人的见解，而只能用说服的办法使他相信你想的是对的，这只能依靠委婉的说理。人家的想法和你不同，你就叫他“异端”，这是很可笑的。他也可以叫你“异端”。“正统”这个词也是同样地被使用的；它的意思是“想得正”。任何人或任何部分的人违反正常情理，说“我们想的就是对，全世界再没有别的人的见解比得上我们”，再没有比这种人更狂妄虚夸的了。如果对全人类缺乏一视同仁的宽容和充分的善意，无论什么事都是错误的，理由就是因为缺乏这些东西。你们会记起来，耶稣·基督就是坚持这些原则的。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成为好人呢？并不是靠了他的宗教，如果不然的话，除了一种宗教之外，信任何其它宗

教的人们中间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可是我们发现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土和所有信仰中都产生过好人。道德和智慧，早在目前世上任何一种宗教产生以前，总是无例外地产生自由和幸福。我所能理解的宗教的唯一用处，就是使人变得更有智慧和更善良；宗教能如此就是一种好的宗教。现在，如果人们是善的，只是他们的想法和你们不同；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所能要求于他们的就是善；至于他们的思想与你们相同与否，根本不能成为采取那种使坦率的心灵感到可憎可恨的手段的理由；不，他们决不会同意采用这种手段。因为，正如我在上边已说过的，你们不能够根据你们的好恶去信仰或者不信某些事物，也许你们中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就会明白。我只要举一个最普通和最常见的例子。假如你有一个朋友，你愿意把他想得好；但他却犯了罪，事实向你证明他是一个坏人。对于你说来，想起他坏，是很痛苦的；你还是尽可能地要把他当成好人。但是，你已不能够想象他是个好人了，请注意不能够这三个字，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他是个好人，连你自己也不能心安理得。你不妨试一试，但你的努力将是徒劳的。这说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信仰是多么无能为力，或者不如说，一个人不能相信他认为不真实的事。我们现在要思考些什么呢？有些人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宗教，说只有这一种宗教是对的，任何人如果不信这种宗教，就应该剥夺其某些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本来是属于他的；可是如果他相信此种宗教，那么这些权利又可以归于他。建立这种宗教的人该是多大的蠢人和暴君呢。如果你不能阻止人家不相信，这倒不是你的错处。把人家的权利夺走，叫人家为异端，或者认为人家很坏，而同时你却不能不承认他并无什么

过错，这却是最严重的横暴行为和排斥一切。我想，从我们上边说过的这些道理来看，我们已经有理由来作出这样一些结论：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们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异端”和“正统”这些字眼是某个恶棍所创造的，这些字眼已经在世上产生了极大的害处；任何人只要其行为是符合道德的，谁也无权过问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哪个宗教的成员是最优秀的人，那个宗教就是最好；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应该对一切人慈善。因此，这并不是指你们的宗教曾经是怎样，或者新教曾经怎样，我们必须按大家的现状来看待大家。现在情况如何呢？你们的宗教并非容不得他人的；诚然，我的朋友们，我敢于为你们担保，你们的宗教现在不是容不得其它宗教的。你们只是希望按你们自己的方式走向天国，你们也不致阻挠其他也想走向天国的人，尽管你们的道路不一定是他们选择的道路。请相信我的意见，在上帝的眼中，心地的善良和生活的纯洁，价值远胜空虚的世俗仪式，远胜那些样样齐备、独独缺少慈善目的的活动。你们，或者新教徒们争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呢？争的是后者。有些人的成见的确很深，他们就是不愿意让你们为了灵魂的幸福和康乐而做一些无害于任何人的事。你们也没有去强迫他们参加这些仪式。爱尔兰人啊！与你们宗教的早期来比，目前人们的知识是增加了，人们已学会了思考，世界上的思想愈丰富，人们也就会得到更多的幸福和自由：人们现在已开始更多地想到现实的事，而少想那些空虚的仪式了。人们已从长夜里醒来，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长夜的黑暗。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有思想和学识的人不认为天主教关于涤罪的净界观念要比新教关于永劫的观念更接近真理些。你们能认为象伊斯兰教徒和印度

人，他们如果在此生做了好事，就不能在来世得到报偿？新教徒相信上述这类人都将万劫不复，至少新教徒是发誓相信这一点的。在这样一种有害而不仁慈的谎言面前，我看他们与其说是信仰者，还不如说是伪誓者。我倡议一视同仁的容忍，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消灭容忍和不容忍。凭一个法令来规定人们以一定方式来崇拜上帝，如果人们不按这个法令办呢？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上帝听不到这些人们的祈祷了。由一部分人发给上帝一张许可证，允许上帝接受他所创造的某一部分生灵的祈祷。我们还能想象得出任何比这更狂妄、更可笑的事吗？爱尔兰人民啊！我关心你们的事业；我之所以同情你们，为你们着想，并不是因为你们是爱尔兰人或罗马天主教徒；而是由于你们是人，你们是受难者。如果在爱尔兰岛上，现在居住的都是婆罗门，我也会以同样的心情来发出同样的文告。你们受苦难，不仅仅由于你们的宗教，而且也由于其他原因，我同样地愿意来谈谈消除这些原因的方法。英爱联合把新教徒的贵族从他们的本土上吸引出来，随着他们来的还有他们的戚友。他们的用度都取之于这个地方，而消耗在另一个地方；穷苦的人民受压迫最深重，地位高的人们把负担压到他们的双肩上。我期望对这些坏事(还有其它种种)进行改革，实不下于期望实现天主教徒的解放一事。

也许在这些问题上，你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进行这些事情的办法。我同意教友派在这方面的主张，他们反对暴力，让自己的事业完全地、单纯地依靠这种事业本身包含的真理。如果你们确信你们的事业符合真理，那就完全信赖这种真理；如果你们没有这种确信，那就放弃这个事业。在两种情况下，都不

需要采取暴力；通向自由与幸福的道路，是决不会违犯道德和正义的法则的。自由和幸福是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的；如果损毁一方，就等于损毁另一方。不论他人的行为如何恶劣，这决不能成为你们效法他们的借口；而只应该成为一种警告，使你们不应该采取如此低劣的方法。依靠你们事业本身的真理，爱尔兰人民，那么你们的事业就不会落空。我将衷心地期望你们争取幸福和自由的计划、以及全世界人民争取幸福和自由的计划不会毫无成果。被损害者方面采取暴力行为，倒是使这些计划遭到失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如果你们降低到使用与你们的敌人所使用的同样的武器，那么，在这一点上，你们就会使自己和敌人站到同样的水平上；而且你们必须相信，在这一方面，你们的敌人要比你们高明。如果你们求助于道德和正义的神圣原则，你们的敌人就会在这种神圣的原则面前垮台；真理的光芒将会照出他们的真面目，也会使宽容和改革的事业闪射出光辉；我不仅把我的观点向你们爱尔兰人民提出，也向所有国家和信仰各种宗教的一切人提出。我们要镇静、温和、多思、耐心；你们应知道，有效地促进改革事业的措施，无过于利用你们的闲暇，从事理性的活动或者培养你们的心灵。思考，议论和探讨吧；你们应该提出的唯一论题就是关于幸福和自由的论题。你们应成为自由和幸福的人，但首先应该成为智慧和善良的人。因为你们现在还不完全是智慧和善良的。你们是一个伟大、勇敢的民族，但你们还不都是智慧和善良的人。你们终究会变成这样的人，到那时，爱尔兰也将成为人间天堂。你们明白什么叫做乱民。那就是人们聚集起来，没有预见和思想，用暴力来反对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措施。像这样的集会除了造成祸害，是

什么也做不成的；喧嚣的行动必然会推迟这种时刻的到来：靠了思想和冷静的头脑，才能造成自由和幸福，也给那些一时的乱民带来自由和幸福。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们，经过对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考虑，聚集在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采取精神抗议的方法，而不是肉体抵抗的办法，那么这些人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不能让热烈的感情推使他们超出这个界线。他们应该考虑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所有同胞们的福利都有赖于他们的持重，他们应该象保卫自己的幸福一样保卫其他人的幸福。真正的改革家最反对以行施暴力为目标的组织。应该始终提防在这类事情底下隐藏着某个恶徒，他等待在混乱之中捞取好处。所有秘密的结社也都是坏的。难道你们是搞阴谋的人，你们的行动喜欢黑暗，而不喜欢光明？你们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说出你们的想法？你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开会？爱尔兰人民啊，你们是能够做到的！暗藏武器、秘密集会，以及计划用暴力办法使爱尔兰脱离英格兰，这些做法都是坏的。我意思并不是说它们的目的也是坏的；你们企图达到的目标可能十分有理，而你们的方法却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方法可能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不能为了善而行恶；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一般；仔细想一想，当你自己在墓中长眠时，你现在的行为将产生善果还是恶果。你们应该公正、坦白，那样你们的仇敌就会觉得你们非常可怕。如果你们使用了道德和正义所不许可的方法，你们的朋友就没法保护你们、同情你们的受难。没有别的事业能象你们的事业这样从本质上同自由连在一起。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的努力，无论带来希望或者失望，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你们要把种种埋藏在黑暗中的罪恶揭发出来，这些罪恶会使白

日脸红，也会使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若无事的暴君们脸红。暴力曾经在哪儿取得过胜利呢？那法国革命，尽管是抱着最好的意图来进行的，但它的结局却对人民不利，原因是使用了暴力。他们维护的事业是真理的事业，但是他们将真理弄成看起来象是谎言，因为他们所用的方法既适合他们自己的目的，也能适合骗子们的目的。大胆地、勇敢地说出你们的思想吧；爱尔兰人从来没有被人骂过懦夫，因此也不要使人想象爱尔兰人有成为懦夫的丝毫可能。让爱尔兰人说出他心中所思；说谎是人类最卑劣的行径，把谎言和密语留给廷臣和小贵族们去说吧。要坦白、诚挚、心地纯洁。让大家看到，爱尔兰的自由信徒敢于说出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用精神的力量，依靠真理和正义，而不依靠武器的力量来反抗压迫。那么，这种活动方式的结果，会不会是被控告犯毁谤罪，被监禁或者被杀害呢？也许不会。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类结果呢？那么对于一个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由而执言的爱尔兰人，能被危险吓倒吗？不，他将坚持不渝；那么，当一个爱尔兰人还没有改变他的方向的时候，对方的那些奴仆们早已不追随他们的主子了。只要坚持我们在上面确定的方针，它们的好处很快就会表现出来。迫害可能会损毁一部分人，但决不可能损毁全部，或接近全部；看它横行到几时吧。你们已经向真理和正义呼吁；你们就是依靠真理和正义，从而表明你们宗教的良善；真理与正义是准则，甚至上帝的行动也需要服从这些准则。但是在这些做法取得任何效果以前，必须养成清醒、有条不紊以及多思这些习惯，而且要坚持实行下去。

我的热心的朋友们，你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论你们本族人民

的不幸，友好的谈论往往使你们纵情喝酒，但你们感情愈热烈，你们的理智应该更冷静。凡是来得迅速的东西，去得也快，不能持久；你们常常为了减轻你们受难的兄弟们的痛苦，而花钱买醉，也买来疾病。把那些钱节省下来吧。让你们的孩子在摇篮里就向往自由吧，让老年人临终的床成为鼓舞新的奋发精神的学校吧，让你们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田野都同自由的神圣思想联结在一起。热烈地进行你们的事业吧，同时要有理性、慈善和宽容精神——决不要效法压迫者们的卑鄙，这样反而会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行动找到理由。

我愿意承认，有许多情况可以为所谓叛乱作辩解；但是在无论何种情况之下，叛乱都不可能有益于你们的事业，不管你们的感情如何高尚，这种行动终不能反映你们判断的正确。这将把你们更紧地束缚在压迫者的断头台上，而且当你们的子孙谈到你们的壮举时，将会感到你们给他们留下了创伤，而不是福利。

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快要来临，它将决定你们的命运。大不列颠的国王已经到了他的风烛残年。他一贯反对你们的解放；他一直仇视你们；但他将在某一时日离开世间。那时，现在的王太子威尔斯亲王将成为国王。据说他曾经允诺将来恢复你们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你们的实际的和天然的权利将交还给你们。我希望他已为这一正义之举作了保证，因为这样，责任就会约束他去实行这件好事。国王们什九总是漠视他们自己的责职；他们以为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们而创设的；可是真理却是，仅仅由于人类的恶，才使得帝王们这类人物成为必要；他们除了行善以外，没有做国王的任何其它权利。

被统治者的福利是政府的根源和意义。威尔斯亲王有一切机会来了解他应该如何为爱尔兰和为自由而行动。那个伟大、善良的人物查理·福克斯,他是你们的朋友,也是自由的朋友。福克斯曾是威尔斯亲王的朋友。他从来不奉承拍马,也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总是在一切场合坦率地说出心里话。亲王受了福克斯的启导,也有所长进。他明白了实情,也相信实情。现在则难说了;亲王已失去了依靠,他现在就象靠在一茎芦苇上一样。他目前的顾问们都不是查理·福克斯那样的人物了,他们不为自由和安全着想,不为国家的幸福着想,而是为国家的"荣誉"着想;爱尔兰人啊,请问脱离了人民幸福的国家"荣誉",又算什么呢?这就是那些自由之敌挂出的假招牌,以此来诱惑没有头脑的人陷入他们的罗网。就是这样一类人,现在正包围着亲王。至于他曾否真正许诺解放你们,他将来是否愿意考虑作为英国国王要对过去以威尔斯亲王身份所作的诺言负责,现在还是个疑问。至少我们对这件事没有很大把握;因此你们当然不能信赖它。但是确实有着这样的人士,只要他们发现哪儿有自由的倾向,他们就去到那儿,他们促进、支持和引导这种倾向。这些人士,理性使他们蔑视危险,同时在实践中,敢于说出真理,他们反对压迫者,而捍卫被压迫者的事业。这些人士看到凡是正义的事业,就为之奋斗。对于这样的人,你们可以完全信赖。他们爱你们,如同爱自己的兄弟;他们同情不幸者,他们不问你是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异教徒、基督徒或不信宗教者,总是满腔热忱地同情人们的不幸,他们会慷慨解囊,帮助人们解除困难:这些人是永远会同你们站在一起的。因此,别信赖王爷们的诺言,而应该信赖那些有道德的、无私的人们;

别信赖武器或暴力，而信赖你们的权利；你们有权与其他人平等地分担政治的利弊。

我所说的决定性时刻，即与你们的解放有关的时刻，并不是指目前国王的去世，或者与国王们有关的任何局面；而是指的某种看来更可能对你们有利的情况：指的是道德和智慧的增长，将引导人们认识到强权和压迫是错误而且无理的；这种见解，一旦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将会阻止政府采取残暴措施。它将恢复人们被政府剥夺掉的权利。既然不再依靠强力和暴行，事情就会稳妥地、确定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内阁大臣目前在议会中享有很大的多数，而这些大臣是反对你们的。他们坚持那种虚妄的论点，说如果让你们当权，你们会进行迫害和把人烧死，根据是你们的宗教在古代的历史上曾有过这种行为。他们还持有其他许多同样性质的见解。他们指挥着下议院的大多数，或者不如说指挥着那个集体中的一部分人，这些人从政府领取恩俸，或者他们的亲戚领取恩俸。这些人当然是反对你们的，因为他们的主子反对你们。但是整个国家的情绪不反对你们；英格兰的人民不反对你们——他们热烈同情你们，从某些方面看，他们和你们是一条心的。英格兰人民的想法同他们的统治者的想法相反——他们认为必须结束目前这种局面；政府的善即包含在被统治者们的幸福之中。如果被统治者不幸和不满，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失败的，没有尽到它应尽的职责。它就需要变革和改善。它将被改善；英国政府的改革将对爱尔兰人民有利——有利于全人类，除了那些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们；这将是对这些人的合理的惩罚；剥夺掉他们邪恶的欢乐。我认为这种形势正在来临，它将使我们可以希望出现这样的

时代，那时智慧和道德的普及将使愚蠢或邪恶无处藏身。我愿你们，爱尔兰人民啊，能象你们的真正朋友那样，慎重地、考虑周详地对待你们的利益。不要酗酒，不要放浪，不要虚度闲暇的时间，对别人所说的一切，不要信以为真——有人由于图利而欺骗你们。击败这些人的诡计，对你们的事业来说，没有比这更肯定是有益的了。思考、阅读、讨论吧；充分考虑你们自己的境况，你们妻儿的境况；摈弃一切暴力的形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集会，但不要成为一群暴民。如果你们思考、阅读和议论时都怀着一片促进真理和自由事业的真诚意愿，人们很快就会看清，你们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实在，你们的宣言是多么真诚；但是乱民和暴力的方式却必须抛弃。根据英国宪法所允许的某种程度的公民和宗教自由权利，连最坏的人也能享受，而你们却不能享受；可是我们希望总有一天能得到那种自由，不过只有智慧和道德才能使你们有权享受这种自由。这种智慧，这种道德，我根据一切理由向你们建议，你们应该立即开始实行。不要失去一天、一个小时、一刻的时间。克制、清醒、善意、独立自主，将会给你们道德；阅读、议论、思考、探索，会给你们智慧；一旦你们有了这些，你们可以战胜暴君。靠了常上教堂，在自己胸前划十字架，或者忏悔，是不能使你们有道德的；许多流氓定时地去做弥撒，而许多好人却从来不去。给教士送钱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并不能使人成为善人，而只有靠善行或为他人谋福利，才能使人成为善人，才是成为善人的真正途径。不行善的人，靠了祈祷、忏悔和做弥撒，也是毫无用处。正常地、迅速地做你们的工作；工作之余，就思考、读书和讨论；不要把钱花在玩乐和饮酒上；喝酒不但无益于你们的事业，反而会损害它。如果你们养活妻

儿之外，还有余力，那么就做些有利于其他人的事，使他们也能得到智慧和道德，从这些良好的行动产生的快乐将远胜于醉后的头痛。你们决不要彼此争吵；要尽量做到大家一条心；你们这样做，我愿意保证你们会得到自由与幸福。但是如果与此相反，你们忽视改善你们自己，继续使用“异教徒”这个字眼，要人家对你们容忍，而你们则不能容忍别人，那么，你们的朋友，自由的友人将有理由悲叹他们的希望遭到致命的打击。我对你们怀着改善的期望；正是为了你们，我既担忧，更怀着希望。许多英格兰人都对你们有成见；他们守在自己的炉边，而巧妙地散布的谣言却象长着翅膀似地四处乱飞，一直在反对你们。但是这些对你们和你们的民族怀抱着不好想法的人们，却往往是这样的，他们只要听到较好的报道，就会极其诚挚地同情你们。这些谣言的传播是为了什么呢？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们来源于爱尔兰性格的热烈；爱尔兰民族的朋友们至今一直在鼓励这种热情，而不是平息这种热情；这却使得爱尔兰人的错误已表现得很明显时，他们还采取那种会引起人们正当不满的行动。因此，这些谣言的根源还是在于你们自身；尽管还有欺骗伪造的人们，以及专制统治当局，都在阴险地扩张、夸大和传扬这种伤害人的谣言。你们切不可伤人。

关于天主教徒解放问题，我就谈到这儿为止。只消稍加思索，你们就会相信我的意见是公正的。对你们自己真实吧，你们的敌人就不能得逞。如果你们的行动中充满善意，又有清醒的头脑，我就无所忧虑了。许多事值得担忧，如果你们用暴力污辱那我所期望的真理与自由的事业，如果你们要求别人给你们容忍，而你们则不肯容忍别人，那么你们自己就甚至不配得到权利的恢复。但是，

你们是不至于这样的。我信赖你们,爱尔兰人民啊,对于那些同情你们、爱你们的英格兰人和所谓异教徒们,你们一定能表现和好,充分表现你们的热烈性格,一如你们热烈地为你们所受的冤屈而进行报复,或者热烈地扫除这些不公正的处境。燃烧着热情的火焰的,是心灵,而不是脸颊。你们的行动在外表上显示的坚决、清醒和坚韧,决不表示你们的心灵冷酷,却证明你们对你们事业的决心,你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工作。我愿再说一遍,道德与智慧是实现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天主教徒的解放,我认为,是必然会实现的。除了你们自身的暴力行动和不肯容忍他人以外,我看没有别的因素能给你们的敌人以继续奴役你们的任何借口。你们进行劳动的其他不公正处境,也可能很快地被消除。你们将和英格兰人民享受同样的权利;以整个国家而论,你们将在各方面同英格兰享受同样的幸福。现在,爱尔兰人民,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另一幅更广阔的前景。尽管看来也许与你们目前的处境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能不同你们谈一谈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密切关系到你们的儿女、儿女的儿女们的幸福,而且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更有力地向你们证明,多思、清醒和生活有规律有什么好处和必要;还有,抛弃愚蠢和无谓的言谈,认识到你们自己能够比现在更聪明和幸福得多,认识到这对你们将有什么好处和必要。这样一些好的习惯,不仅会使你们成功地摆脱你们目前身受的不幸处境,而且包含着一颗种子,它将来会长大成为自由之树,结出幸福的果实。

没有疑问,世界是出了毛病;或者不如说,可以大大地改善这个世界。我说的这种改善是指促成一种更加平等、更加普遍的幸福和自由。许多人很富,而许多人很穷。你们以为哪一方最幸福

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就他们的处境而论，这两类人都不快乐。大自然从没有这样的倾向，那就是说让世上有穷汉或富翁这样的人。被置于一种反自然的境地上，两种人就他们的处境而论，都不快乐。穷人生下来就得服从富人，虽然他们都同样无助地、同样赤条条地来到这人世间。但是，穷人服从富人，对富人无助；富人指挥穷人，对穷人没有好处。如果能说服他们，大家象兄弟一般平等相处，那就好得多——他们终将大家幸福。但是这样的事是决不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实现；这种变化固然非常使人盼望，但又是极难实现。在这方面，暴力行为和愚鲁行为，也正如在其它事例上一样，只会推迟其到来的日期。温和、清醒和理智是实现自由和幸福这种目的的有效方法。

虽然在我们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希望亲眼见到道德和理性完成了的伟业；我们只能够为我们的后代打下基础。政府是一件坏事。仅仅是由于人们没有思想，由于人们的邪恶，才使政府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坏东西。如果所有的人都成为善良而聪明，政府必然会自己消亡。只要人们还继续是愚蠢而邪恶，政府，甚至象英吉利政府这样的政府，为了防止坏人犯罪，还将继续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社会是由需要而产生的；政府是由邪恶而产生；公正、幸福、平等的状态，则是靠了人类的改善和理性而产生。没有理性和道德，而要希望任何自由和幸福，那是徒然的，因为没有道德，就会有罪恶，一有罪恶，就必须有政府。在政府的约束被解除以前，我们应该首先消除政府约束的必要性。在政府被消灭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改造我们自身。我要竭诚向你们提倡的，正是这个事业。爱尔兰人民啊，改造你们自己吧，并不

是由于我以为你们最需要自我改造，而单独向你们提倡；而是由于我认为你们的心是热烈的，你们的感情是高尚的，你们比那些本性较冷漠和傲慢的人们更能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

我怀着希望和乐观的心情来看眼前的形势；这种形势，在他人看来，也许是暗淡而没有改善的可能。但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开始为他人的利益而思考和行动。尽管愚蠢和自私如此普遍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盛行，可是至少我看到已有许多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这就使我产生希望，感到愉悦。无知和邪恶总是并行的，谁要行善，谁就必须有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精明和智慧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精明的人是精细考虑他自己利益的人；智慧的人是精细考虑他人利益的人。

在符合英国宪法限度内实现天主教徒的解放，恢复爱尔兰的自由和幸福，我认为是重要的大事。我希望早日见其实现。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我只能感到很少的快乐。我将仍然看到成千上万苦难和不幸的人们。情形将依然不妙。我认为上述要求的实现仅仅是为更伟大的改革铺设道路而已。只有在那种改革之后，道德与智慧才会征服痛苦和邪恶，到那时再不需要什么政府，而只需要尊重你们邻人的意见即可。我怀抱着希望和快乐的心情预料那样的局面，因为我认为它必然会出现，到那时，人们不再受苦和不幸。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局面会立刻出现；它的到来，完全要靠你们自己。如果你们所有的人明天就变得有道德而聪慧，今日还是作为保护者的政府，明天就成为一种暴君统治。但是我不能期望出现迅速的变化。许多人还在顽固不化地有意作恶，自私之心使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事实上，甚至要得到自己的利

益,最好的办法也是为他人谋福利。我不希望情况在眼前就改变,因为要在眼前改变就非靠暴力不可;我们可以确信,如果我们为了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业而非使用暴力不可,那我们中间谁也宁可不要任何变化,无论这种变化如何美妙,因为暴力使采取者一方直接犯错误,我们虽然怜悯,但也不能同意参加暴力行动者们的狂暴的、不容一切的热情。

你们能否想象,啊,爱尔兰人民,这样一种幸福的社会——想象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方式的人们亲如兄弟似地生活在一起？最大的王公贵戚们的后裔也不比农民的儿子更尊贵。到那时,再没有华贵的排场,富人们现在守藏着的一切将会分配给大家。谁也不要求富丽堂皇,富人家里多余的财物就足够使每个人过舒适的生活。情郎再不会欺骗情妇,情妇再不会抛弃情郎。朋友间再不会玩弄欺诈手腕;再没有什么租金、债务、捐税,再没有任何诈伪来扰乱公众的幸福;人们将是那样善良,那样智慧,他们还一天比一天更善、更智慧。再没有乞丐,也再没有那种不幸的妇女,现在则男子们由于财富而变得邪恶而毫无心肝,逼使这些妇女沦落到最可怕的不幸而恶劣境地。那时也不会再有盗贼或杀人犯,因为一个人在丰衣足食之后,再不会受贫困驱使,而去掠夺别人。邪恶和不幸,铺张和贫困,权势和服从,那时将一齐被消除。就是为了这样的局面,爱尔兰人呵,我请求你们做准备。“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① 这句话不必从字面上去理解。耶稣·基督的话在我看来无非意谓财富的作用一般说来是麻痹和毒害人心;但贫困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有些人是很蠢的,他

① 译文据《新约》《马太福音》。——译者

们的眼光超不出自己的鼻尖一英寸，他们说人性败坏；可是财富和贫困，才是罪恶的两大来源，决定着绝大多数人们的命运。他们也明明看到处于贫富适中环境中的人们，总是极其聪慧而善良的。有的人说贫困不是恶事；但他们从未身受过，或者他们不愿去想它；他们又说，必须有财富，才能鼓励艺术——但与道德和幸福相比，艺术不是极次要的事么？如果一个人宁愿看美丽的画幅和雕塑，而不愿看亿万自由而幸福的人民，那么，对于崇高的感情来说，他就象是一堆死灰。

有人会说，我的意图是使你们不满现状，我企图煽动一次叛乱。但是有些人是多么愚蠢和糊涂，他们以为暴乱和不安是同提倡和平、协调与幸福的见解有关。他们应该知道，没有比暴力更有利于造成奴役、暴政和邪恶；可是有人却把暴力说成是自由之友们所主张的，其实却唯有真正的自由之友才是厌恶采取暴力行为的。至于你们对自己目前处境的不满，我所能说的一切，是决不可能使这种不满更加扩大的。关于你们的处境，除了真相以外，我没有说什么别的话。我只说了那些可以得到证实的情况。我不怕任何人来指出我在这篇文告中所说的话有一句虚假。你们中间除了最盲目的人以外，都必然看到目前的一切是不合理的。由于看到了这种现象，你们中间某些最贫苦的人就常常用暴力从富人的库房里拿走一些东西，以解除自己的贫乏。我不能证明这种举动为有理，但是我能够怜悯这样的人。我不能怜悯富人们的纵欲所造成的后果。我想会有人来证明上述举动有理。目前这种状态常常使一个计日佣工认识到一切都不合理这种真实情况，而我正是希望能使你们觉察到这种真实情况。但是我并不仅仅希望你们相信我们目

前的处境坏，我更希望你们相信这种现状的改变有赖于你们自己的努力和决心。

但是贫苦的人们一直没有找到改革的办法，因为他们首先没有改善他们自己的行动，然后再说服他人革除可能沾染上了的不良习惯，他们也更没有认识到智慧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用他们极少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就已是真正贡献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促进彻底消灭痛苦和罪恶的新社会的到来。

我希望能使你们觉察到，没有道德或智慧，就不可能有自由或幸福；节制、清醒、慈善和灵魂的独立，将会给你们道德，正如思考、探索、阅读和讨论会给你们智慧一样。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多大用处；而没有后者呢，前者也将成为对于你们自己和别人的一种可怕的鞭笞。

我已经把我在这个题目上所想到的一切告诉了你们，因为我希望在你们的心中引起一种警惕，这种警惕在我所说的幸福境界建立以前，是必要的。这种警惕心情是和那种"个人第一"的关心所产生的精明的深谋远虑大不相同，因为它与个人利益相反，它在你们心胸中燃烧起对他人的热爱，爱尔兰人民！我真挚地期望这种火焰能照亮全世界，使全世界充满生气。

我已说过富人指挥、穷人服从，金钱只是一种符号，它表示根据政府的命令，富人有权役使穷人，或者说，穷人由于没有钱买面包，被迫为富人劳动，这也就等于说富人有权役使穷人。我已说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非常之错误，我希望整个事情变个样。我也说了，我们很难期望在我们活着的时代能实现多大的变革，我们只能满足于用道德和智慧为自由和幸福奠定基础。这将是我的工

作，也让它成为你们的工作吧，爱尔兰人民啊。不要失去我满怀热忱地认为应该属于你们的荣誉——给世界讲授道德和智慧的第一课的荣誉。

让穷人们还是继续做工吧。我不想对他们隐瞒他们在社会上的相对处境，我认为他们的处境只是稍胜于根本没法活下去的处境。让工人们、匠人们，每一个人，凡是被雇佣的，一如既往地做工吧。让公众知道这一实情，不应该以任何方式破坏社会的既有作用，虽然将来这种作用最终应该消灭。但现在不应该破坏这些作用，因为如果把它破坏，在各行各业的人们中间就会产生一种狂暴的、异常的、突然的情况，从而产生暴乱，并破坏改革的可能性，这种改革按其本质讲，不管多么剧烈，必须是逐步的，不管多么热烈，却必须是合乎理性的。它建立在个别人们的改善基础之上；没有个人的改造，而期望国家和政府的改革是徒然而愚蠢的。因此，我劝告那些感情可能已受我这篇文告影响的人们（当然，善意而克制的意见所能唤起的感情决不可能是狂暴和容不得人的），我希望，如果他们为贫穷所迫而被划分到社会的底层，还是照常干他们的营生，担负习惯所规定的公私职务。最鲁莽、最无头脑的无过于为任何特殊的学说而独断独行；必须首先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这一学说的理由，这样你就不致于独行其是了。在智慧与道德的基础上，理性和感情可以帮助建立幸福和自由的生活，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和意图。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能采取不值得采取的手段；我们也不得不——这也完全要依靠我们自己——谨慎地注意我们的行动，我们既谈改革就不应该反对改革首先应该从家里做起。在完成公私职务和必需的劳动之余，要妥善支配你们的时间，以便为他

人和为自己做一些真正的好事。要改善你们的心灵,就需要使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讨论和阅读则是启发心灵,获得知识和善的最主要和根本的方法。阅读或思考主要给予我们知识;在交流有用知识的过程中,思维的力量进行慈善的活动,将会造成善的习惯;两者相结合,将在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伟大的改革作出贡献,而当每一个人都成为有道德、智慧的人时,这一伟大的改革也就随之完成了。每一种愚妄都被扫除,每一种恶习都被克服,每一种好的习惯则得到肯定:这一伟大高尚的事业就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不管许多个别的人是善是恶,改革政府却是当前急需实行的事。如果那些个人显然是恶的话,则更需要改革政府,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根除造成恶人的原因。因为政治制度对于人类品行的影响一向是极大的,就是由于政治制度的缘故,才会有土耳其人和爱尔人之间的差异。

我现在写的,不仅仅考虑着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而且考虑着全人类的解放问题;全人类的解放是全面的、无条件的,它将包括无论什么民族、国籍或信仰的每一个人,它将拥抱所有能思想、能感受者;天主教徒的事业是其从属部分,它的胜利将是这一伟大胜利事业的先行准备。这一伟大的事业不单单属于哪一方面,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它是普天之下共同幸福的事业,它不属于任何党派,只属于人民。我盼望天主教徒得到解放,但我不打算到此停步;我希望,读了以上论述的人们中,很少有人不同意我的这一想法:实现一个完全的、持久的、幸福的改革。不论可以采取多么有益的措施,以及可以实现而且符合英国宪法的一切改革,这些对于那个伟大的、永久的改革来说,都仅仅是附属的、准备的部分;只有

那个伟大的改革才能为爱尔兰、英格兰、欧洲、全世界带来和平、协调和幸福。我仅仅提出那幅图画的一个轮廓；你们自己的希望将会给它添上现实的色彩。

政府不会允许任何集会公开地就政府的原则来进行和平的、合理的讨论。但是人类有没有权利来集会谈谈他们愿意谈的题目呢？还有什么事情更明白呢，政府的用处只是因为它为被统治者谋福利，被统治者有权议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建立的保护机构的有效性。人们讨论政府能采用什么手段以便更有效地达到它的目的，还有什么题目比这个更有意义、更有用呢？尽管我很不赞成使用暴力，很不赞成那种依靠暴力来起作用的事业，然而我决不认为连集会议论形势的发展，也属于暴力或暴乱性质的活动，我决不认为，即使政府会感到不快，为讨论任何问题而成立的团体是属于暴力性质的。我认为本着清醒、秩序和思考的精神而成立的团体，是我愿意提倡的促成幸福、自由和道德的最好、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你们是奴隶呢，还是人呢？如果是奴隶，那么就蹲在鞭子底下去，吻你们的压迫者的脚吧；把耻辱当作光荣吧。如果你们是禽兽的话，那么也就只好照禽兽的本性去行动。可是你们是人。一个真正的人是自由的，在环境许可的范围之内。你们就应该坚定地、然而平静地反抗。当左颊被打时，就把右颊转过去，也让那侮辱人的懦夫来打。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勇士，你们将抵抗，你们将征服。你们带着心灵和舌头来到这世界，讨论任何问题，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你们放弃这一条最高贵的特权，那么你们还是先让你们的满腔热血冷却吧。被统治者查究政府的工作情况，是完全合理的；政府如不为人民的安全而施政，那就是无用的东

西。你们要考虑的事情不少。战争是否对你们的幸福和安全必要呢？一个国家的版图扩大，穷人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从荣誉得不到好处，“荣誉”这个词儿常被用来掩饰政治家们的野心或贪婪。代表一个顽固暴虐的政府取得的对西班牙的空虚胜利，对穷人毫无意义。征服了印度，英格兰诚然获得荣誉，但这种荣誉不见得比拿破仑的荣誉更光荣些，而对于穷人来说，也是一无用处。穷人们流血流汗，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道德，为他人去取得这种荣誉和财富。他们为了这种罪恶深重的事业去战死在沙场。他们的劳动提供金钱和粮食，以便进行战争；他们的幸福被他们所受的压迫断送掉了；整个军队里盛行的罪恶使他们丧尽道德观念，而在现制度下，军队的这种腐败现象已成为完全不可根除。还有谁不知道，一支军队驻扎到任何城镇，马上就会破坏当地居民的纯洁和幸福？人民为了战争付出了生命和劳动，凡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自由的人，应该笔不停挥、口不停言，直到各国人民都看清楚，如同他们必然会感觉到的，毫无益处地穿着军装互相残杀是多么愚蠢。有许多值得你们思考的事。你们在下议院的代表，被称为国家的集体代表者，他们的行为，颇值得你们的注意。

可怕的是，下层阶级必须付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为压迫他们的人提供手段，然后压迫者借此再来更凶恶地压迫他们。可怕的是，穷人必须交纳捐税，而不能以此来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免受饥寒——更加可怕的是，他们交纳捐税，就是提供更多条件来造成自己的贫贱和不幸。但是，我们用什么话来形容那种罪大恶极的弊端，它阻止穷人推选自己的全权代表去查究他们的生命与劳动、他们的幸福和纯朴到底是被如何浪费掉的；他们牺牲了这一切又得

到了什么利益，以补救如此可怕的巨大灾难？现在有一种反对改革的呼声；所谓"革新"遭到了许多没有头脑而家里有温暖的炉火、并且吃饱喝足的人们的反对。没有心肝、没有思想的家伙，多少人在挨饿，而你们悠悠然，多少人丧生，为了使你们享乐？我但愿爱尔兰老乡中没有这类人，我确实不大相信你们这儿会有这类人存在。

让你们的团体（我不隐瞒我赞成有秩序地、和平地、有思想地举办具有一定宗旨的团体）以破除上述弊端为目的，它也将以促进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和道德为其宗旨。现在还有一个议题："出版自由"。出版自由包含的权利是出版作者愿意论述的关于任何题目的言论。一七九三年，在审讯培尔西先生时，检察长曾说过："我决不争议任何人有权充分讨论关于政府的问题，有权切实地指出他认为可以纠正不合理现象的正当方法。"出版自由就象一个哨兵，当发现有任何破坏我们的自由的迹象时，他就向我们报警。就是这个哨兵，爱尔兰人啊，我现在要把他唤醒！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自由权利。不列颠政府治下的子民并没有出版自由。

真正令人发笑的是，有人还在吹嘘我们享有这种无法估量的宝贵权利，尽管他们天天目睹这种自由被皇室的律师们、也被所谓《官员通报》成功地套上了口笼，并遭他们强奸。布拉克斯东有言："如果有人出版不正当的、有危害性的或非法的东西，他必须对自己鲁莽行为的后果负责。"而高等法院裁判长康敏斯男爵则给诽谤罪下一定义云："出版不利于政府、长官、或个人名誉的侮辱性、谴责性言论。"那么我要请你们考虑"危害"、"不正当"、"非法"、"侮

辱”、“谴责”或“不利于名誉”这些字眼。他们难道不会随心所欲地给人加上“危害”或“不正当”这种字眼吗？法律在他们手中，难道不会象粘土在陶工手里一样吗？“侮辱”、“谴责”、“损坏名誉”这些字眼不能用来表示程度上和份量上大不相同的各种不同意见吗？谁要是不能说一句谴责的话，还有什么可能来表示你对政府或某些负责人某一方面的活动有所不满呢？我决不可能安全地“切实指出纠正不合理现象的正当方法”，因为只要一提到这类不合理现象，本身就是对纵容这种现象的人员们的谴责，这样不就犯了“诽谤罪”。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受到谴责的人员，他们会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说这种对他们的腐化行为的揭发，是有危害性的和不正当的；因此，提出谴责的人倒理应被判处三年徒刑哩。还有什么东西能象加于出版自由上的这种限制一样，既规定得很死，又如此之灵活？我们在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还能享受到的一点点自由，是由于我们的统治者们的仁慈，或者由于他们害怕舆论一旦发觉自己被奴役的处境，会猛醒过来，从而暴躁地呐喊它应有宣传之权。然而舆论未必经常如此强有力；统治者也未必常常如此慈悲，或如此胆小；总而言之，从现存的精神奴役制度中，确实产生着祸害，以至巨大祸害；即使在社会的结构中还残留着光是这一种不合理现象，那也就够你去思索的了。关于我们出版界的现状，我只须举出一个例子。

你们的一位同胞，现在还被监禁在英格兰的监狱里。他的健康、他的事业、他的精神都由于监禁而受到损害。从铁窗外吹进去的风，既不能活跃他的体魄，也不能振奋他的精神。但是，芬纳蒂先生，损失固然很重，然而他保持了他坚持真理、守正不阿的美名。

他是因坚持真理而遭监禁的。法官在审讯他时，对他说，法律不管你是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这是你的出版物，那就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个出版物所涉及的事实有充分根据，或是捏造的。这就是治诽谤罪的法律；这就是出版自由——真有不少事情值得我们去寻味哩。保留个人对战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选举出席全国代议会议代表的权利，对于你们所不赞同的任何政府措施自由运用理智〔判断〕的权利，不消说，还有立法和行政当局的行动应该无偏袒地对待每种宗教信奉者的问题——凡此种种都是够人寻味的。

我竭诚期望和平与协调：——和平，就是不管你们遭到了多大冤屈，慈仁和宽恕的精神还是应该成为你们对待迫害过你们的人们的标志；协调，就是在你们自己中间不要有分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共同的利益中团结起来，就是不管你们的同胞和受苦兄弟们的信仰和思想准则如何，你们在倡导你们自己的事业的同时，也应衷心支助他们的事业。天主教徒们，你们应该坚强，不受自私或成见的蒙蔽，因为你们的宗教并不是从无瑕疵的，过去了的时代的罪行使它沾上了一些污点，你们洗除这种污点，却是你们的光荣。至于新教徒们，你们的宗教也不是始终保持慈惠温和的特色，象耶稣·基督所提倡的那样。如果同我们目前所谈题目有关的话，我本来可以详细地述说这两大宗教所体现的宽容精神；但是，我只能举出事实，并热诚劝告你们从你们的心头扫除一切可能导致暴行的因素，并希望你们明察，无论你们或你们的兄弟都有可能受骗上当。绝对不谬的事，世上是没有的。那些自诩如此的教士，都是些卑鄙恶劣的骗子。但是，有些人鼓动自己心胸中的成见，反对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们，或者把他们自己的宗教标榜为唯一正确和

唯一可信的宗教，那么这些人的行为也或多或少地近乎欺骗，因为明明大家都能看到，凡是使人慈悲真诚的宗教，都是正确和真实的宗教。因此，我热诚劝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应该象兄弟一般和好地行动；决不要忘记，仅仅由于天主教徒被残暴地剥夺掉宗教权利，就使新教徒以及属于一定阶层的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也得分担政治不幸中的其他一切可怕的、痛苦的与不可容忍的灾难。

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采取暴力或欺骗手段。我终嫌自己不能更多次、更生动地使你们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你们牢记这点：暴力或欺骗手段只会造成不幸和奴役，同时也会使无知和压迫的锁链永远把你们束缚在卑贱的境地中，使你们陷身在一种暴政底下，使你们再不能产生新的力量。一采取暴力，你们的事业会立刻成为一种坏的事业。如果你们信仰上帝的神明，那么你们也必须相信这个上帝是善的。慈悲的上帝似乎不会赞助一种坏的事业的吧。不真诚的危害性也不下于暴力；有此两种恶习的人，最好改善他们自己。一个谎话连篇的强徒决不可能促进他的国家的善，他决不会是一个善良的人。凡勇敢和诚实的人，不但可以与其他人们联合起来，有效地反对腐败现象，也可以单独地运用他们理智的抗议去反对政府和社会的恶弊。为了对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国家作出任何有益的工作，清醒、有条不紊、多思的习惯是首要的条件，没有这些，你们的一切作为都将白费。以前你们就象在沙滩上建造楼廈。只有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能建成永远屹立的巨廈，那将光芒万丈地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欣羡。

我有意地避免过多地讨论那些不合理现象。根据风俗习惯和

眼前处境的直接利害来看，目前你们心中想得最多的大概倒是这些事。虽然如此，我也并没有完全忽略这些问题。首先，我坚决主张立刻纠正这些不合理现象，并加以彻底根除；同时我也没有忽视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考虑了为达到这一伟大目的的最有效方法。且看你们是否认为这种手段值得采取，我才能断定这个目的有多大部分能得到实现，是否为热爱人类的人们所拥护。我也在你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新的远景——你们的心是否为你们的后代能享有自由和幸福的一线希望而焦急呢？这一种未来社会的自由和幸福，在我们的有生之日，只有通过奋发努力和节俭刻苦，才能有所领悟。啊！要是你们的心弦不能为这样的事业而颤动，你们就成槁木死灰，不能算作真正的人了。

我现在应该阐明我的原则，从而结束这篇文告；爱尔兰人民啊！不管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在我面前，责任所指出的道路却很清楚，一点也不模糊。在这道路两旁也许会隐伏着危险，但这种危险决不是伪善者或投机家们会在他们的道路上遇见的那些危险。

我未曾把我自己的幻想所溺爱的幸福未来的图景呈献于你们之前，让它象一颗难以捉摸的流星把可贵的热情带上歧途，或者使产生道德的实际效果的判断力受蒙蔽。我没有提出粗略的方案，这个我是没有能力提出来的；我也没有企图煽动你们的仇恨，去反对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凡是我有机会指出这些弊端的时候，我总是建议采取温和的办法，然而我也热诚地坚持要竭尽全力和坚韧不拔地去做；我谈到过要和平，然而我宣称抵抗是值得赞扬的；我提倡理智的抵抗，我认为这就是为实现道德的黄金时代所必需

的;每一个人,就个人而言,都能靠了他自己的力量来加速这个黄金时代的来临。我未曾企图表明,天主教徒的要求,或者人民为他们自己选举足够议会代表的要求,或者任何这类对真实权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我坚持认为都是属于那个根本要求的先导部分,而那个根本的要求是所有的人对于普遍幸福、自由和平等的要求——我说,我未曾企图表明,所有这些要求可以根据英国宪法[1]精神而得到实现;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到不必讨论,而且它与我要谈的主题无关。但是我已经表明,这些要求的基础是真理与正义,真理与正义是不可变动的,它们将在政府的废墟中,象凤凰涅槃似地从灰烬中飞升。

有没有人倾向于否认社会有可能发生一种美好的变化呢?有人不是说人性是恶的,人是生来应遭灾难与不幸的吗?就这样吧。虽然相反的结论是昭然若揭的,但我愿意暂且假定他们说的是真理。那么,我建议为了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是暴力、腐化、抢夺、犯罪吗?我是为了将来的善而在作恶吗?我提倡的是和平、慈善、智慧。如果我的论点生效,它们也只会产生这些效果。如果现在还有任何人想说什么:"私人的恶,是公众的福,"和平、慈善与智慧一旦占优势,就会使人类败坏;那么,让他在他的美梦中去狂欢吧;虽然如果我是这个人的话,我宁愿进入恶魔的地狱。我所说的智慧与慈善是我愿意表示赞同的、用来纠正你们的不合理处境以及世界的不合理处境的唯一手段。只要是运用这种手段来进行

---

① 大不列颠宪法的优点,在我看来,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包罗万象,因而它能随着智慧和道德的进步,而无阻碍地作相应的调节。但是我所希望的是原因(智慧和道德的进步),而不是它们造成的效果(宪法的相应调整)。

活动，我愿意承担它们所产生的恶果的责任。我料想有人会谴责我意图使爱尔兰重演二十年前法兰西的斗争的那种革命恐怖场景。但正是那个不幸时期的重来是我所强烈反对的，这篇文告的倾向也是为了消除这种可能。因为难道重负能够永远背在身上，奴隶们必须永远低头弯腰吗？难道不幸和邪恶如此适合人性，人就愿意把它们搂在怀抱里吗？但是当那被锁链束缚着的不幸者看到他的解放临近了，难道他不会抱着希望和耐心，暂时忍受一下他的困苦，然后投入他的拯救者的怀抱，而开始做一个真正的人？

这篇文告是在我的爱和希望的激情授意之下写成的，爱尔兰的人民啊！我想要观察一下它对你们心灵产生的作用。我到这个地方来，只要能为你们谋求到真实的福利，是不辞艰难的。目前是一个重要关口，首先它是这样一个宝贵的时机，可以使动荡的公众情绪固定下来；如果我的微薄努力真能够使这种情绪确定地走上道德的道路，爱尔兰人民啊，那我就会感到欣慰。我打算把这篇文告作为另一篇的序言。组织一个团体，其制度能使会员共同为道德、幸福、自由和智慧的目的而努力，其方式则是运用理知的抗议来反对不合理现象，这样的团体也许是有用的。建立这样一个团体，我承认，我感到有迫切的需要。

再会！我的朋友们！愿每一天的太阳照耀在你们绿色的岛上时，它能看到至少有一种弊端被消除，有一颗改革的新芽开始生长！愿你们的心灵成为纯洁和自由的神殿，它的一尘不染的衷诚的祭坛上，永不会升起一缕崇拜财神玛蒙的烟篆！

二月二十二日，于下萨克维尔街七号

后 记

我已在都柏林住了一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努力让我自己更确实地了解公众对于那些不合理现象的重大问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种情况引导我选择爱尔兰作为一个舞台，对于宗教与政治自由的坚定友人进行活动来说，这是一个最广阔和最美的舞台。

观察的结果，使我下决心提议建立一个协会，其宗旨是恢复爱尔兰在英爱联合法令颁布之前的繁荣局面，恢复宗教自由，信仰不是自愿选择的这个道理，应该在很久以前就教训了那些天国的垄断者们，每一个人都有享受宗教自由的权利。

为了把天主教徒们从侵害他们的刑法压力下解放出来，为了废除英爱联合的法令，并消除造成人民不满的教会诡计和压迫，应拟订一个实现社会道德和政治现状的改善和革新计划，其基础是广泛而有系统的慈善事业，这一事业的进度将是缓慢而稳步的：它既没有革命的仓促和危险，也同样没有那种权宜改革的暂时性质——这个计划，依靠审慎周详的考虑，在研究了英格兰政府的现状之后，将运用其理知的力量来反对该政府的某些经不住理性试金石试验的部分。

如欲了解我所奉行的原则以及我所倡议的协会的本质和精神，我请读者再读一本小册子，那本小册子就是论述这些问题的，不日即可出版。

我把本文告（在英格兰写成）以最低廉的价格刊行，而且注意到使其论点能使最大多数未受教育的心灵能够理解。人不会因为

贫穷而成为奴隶和畜牲；较高地位人们中的一些无思想或邪恶的人采取这样一种手段，他们企图把我竭力想讲给贫苦人民们听的这些真理掩盖起来(我欣慰地看到，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手段已经破产;比较开明的教育制度已迅速取得成功)。为了这个目的，我只是把我的思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由于语言的功能仅仅是它能传达思想，我认为我的文体只要能成为有效地达到我所期望的目的的工具，这就是一种好的文体。

利美利克的一张报纸，我想是支持某种“忠诚的”和“约翰牛式的”自由原则的，在一篇拥护出版自由的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主张，现在也不主张目无法纪地进行讨论之权。”什么叫“目无法纪地进行讨论之权”呢？这不是也同“污辱”、“谴责”、“破坏名誉”等说法一样不确定吗？这些字眼目前被允许用来任意糟蹋个人情绪的自由表达！他们难道看不到合理的事就因为它合理而站得住脚，真实的事就因为它真实而能站得住脚，一切愚蠢的事都由于其蠢而垮掉，一切虚假的事则因其虚假而被揭穿？如果靠这一类政治家的“改革”，那就如同靠伦敦内阁大臣的变换一样，自由是一无所得的。那么目前所谓“污辱”和“破坏名誉”之类，在这个利美利克“修正案”实行时，就将成为“目无法纪的讨论之权”，将是这位勇敢的“自由捍卫者”的创议取得的伟大利益。

我现以拉斐德的话来结束本文。拉斐德这个名字，由于其人无匹，而为每一个爱人类者所敬爱，他的话是：“一个民族要爱自由的话，只要她懂得自由；要成为自由的话，只要她愿意自由。”

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

参加该协会的慈善家们深信目前爱尔兰的道德与政治形势不能带来福利，这种福利本来是可以谋取的；他们现愿联合起来，为爱尔兰的新生而努力。

一八一二年，都柏林。依·伊顿印刷。

我建议成立一个协会，其当前目标为解放天主教徒和取消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法令；并在消除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基础上，争取消灭或减少在人类能力所及范围内可以肃清或限制的一切道德上或政治上的祸害。

人不能创造时机，但是他可以抓住那些已经出现的时机。对于慈善事业来说，最有意义的莫过于这样的时机，那就是激励人们产生仁慈热情的时机，这种热情把私人感情概括和扩大为公共的感情，使得个人的心弦不仅仅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朋友而颤动，并且为后世、为人民而颤动，直到整个世界成为他们的祖国，一切生灵成为他们的家族为止。①

关怀那些远离我们的人们，考虑与我们无关的人们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由此产生的感情所形成的局面下，对于人类的爱将生气勃勃，并产生显著的效果。公众担忧和希望的一些问

① 雪莱所谓“生灵”当然主要指人类，但甚至也可能包括动物。——译者

题，例如对于公众义愤的同情，或者对于普遍改革的希望，都是慈善家们愿意怀着最热烈的感情来详加讨论的，因为这些题目常常会使个人离开自我远一些；一个人对公众的感情愈深，对他自己的正当利益的关心也会随之溶化到对公众利益的关怀中去。一个人愈是同情民族或世界，愈是为民族、为全世界，那么他也就愈不把自己当作中心；尽管我们都太容易相信人类的一切关怀总是或者应该集中到自我的中心上去。

我本来不必在这儿作老生常谈：自私自利的动机使得人类的心灵产生偏见，变得野蛮，以至堕落腐化；我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要由此说到需要抓住与自私相反的精神占上风的那种时机，正是慈善精神迫切要求其信徒们担当起来的一个任务；这样的时机正适合于唤醒人类心灵中对同类的爱，从而引导人类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时机就象〕一种能在各种土壤上生长的植物，但是它往往在可爱的花朵儿盛放之前就被莠草害死。道德产生欣喜，就如因和果；我为朋友办点好事而感到欣喜，因为我爱我的朋友。我并不是为了要得到欣喜，才去爱朋友。

我认为目前爱尔兰公众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时机，正是慈善事业这一"宗教"的虔诚信徒们不能不抓住的。我感到，人们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已被激发；我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个人考虑已离开了个人的利益，而同公众的感情打成了一片。不管天主教徒解放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或只有很小的意义，不管它是增进四百万人民幸福的一种手段，还是仅仅为少数高贵人士争荣誉的一种改革，总之，一种慈善的、不为私利的感情已经流行，我唯愿这种感情永不消失。我希望在这一非常重要而又会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

从速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为各民族和各时代所点燃的自由和道德的火炬增加柴薪，使这纯洁的火焰燃得更亮！

依我看来，如果爱尔兰天主教居民的要求在明天就得到满足，也只会在极低的程度上增进他们的自由和幸福。剥夺宗教权利的主要受害者是天主教徒中的高级人士，一旦这种宗教歧视被消除，得益的主要是这部分人。权力和财富不会促进，反而会损害道德和自由的事业。虽然如此，对于这种解放的临近，我还是感到高兴；因为我是反对剥夺人们持各种见解的权利的。我欣幸地看到恢复这种权利的日子近了，并不是因为它将带来什么益处，而是因为它象征着将会实现的人民福利，预示着善的到来。因此我同情爱尔兰居民的这一伟大事业；这一事业，虽然其实现不会丝毫改善穷汉的生活，不会从黑暗的地牢里解放出一个囚徒，不会根除一种罪恶，也不会缓解任何一种痛苦，但它是一幅图画的近景，从这幅画的朦胧远景中，我看到狮子和绵羊躺在一起，婴儿在同蟒蛇一起玩耍。因为它意味着那没有眼的魔怪“偏执”的灭亡，虽然这个怪物的宝座摇摇欲坠已有二百年之久矣。我听到那瘫痪了的丑老妪“迷信”的牙关颤响，我看到她落进墓穴！理性指示着宗教自由的庙堂敞开着的大门，慈善在人类共同的神坛边膜拜！在那儿，穷与富，贵与贱，已经是逝去了的时代的记忆中的名词；它们已成为一些悬挂在罪恶和不幸的丑恶池沼之上的灯盏，警告人们不要在危险的所在徘徊。有没有一个神统治着这无边的宇宙呢？你是否感谢他的恩惠——崇拜他的智慧——你是否把你崇拜的花环献到他的圣坛上去呢？不要咒诅你的兄弟，虽然他的花环上的花朵色彩与你的不同；最纯洁的宗教是慈善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可爱开始使

人们的心灵皈依于它。树木的好坏须以其果实的好坏来判断。我认为天主教徒的权利得到承认和英爱联合法令的废除，是预示着结出果实的花朵，而理知和道德的增进，就象夏天的阳光，必然会使那果实成熟。

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在立法上的联合，我不能不加思考，略而不谈，我也不认为这一不合理现象在其实质上也和天主教徒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同样程度地可容忍或无关紧要。后者损害的人数少，而前者则损害着成千上万的人。后者只剥夺了富人的权力，前者却使农民陷于贫困，给城市增加乞丐，给乡村增加饥荒，造成万千的不幸者，同时在它的不良影响之下，贫困和罪恶相互促进。因此，我认为消除这第二种不合理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将要实现的好事的象征；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切实的利益。爱尔兰的贵族——(正如我不赞成一切等级，除了道德和才能方面以外，我认为这种等级是无用的、粗率的、横暴的，目前再也不应该默认其存在为合法了)——爱尔兰的贵族从其居民的血管里吮吸了血液，而这些血液却被消耗在英格兰。我不想否认这个使人不愉快的真相：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幸和罪恶。我想说的是爱尔兰的不幸和罪恶所占的比重不小。——英格兰使她变得贫穷；而一个富有的民族变成贫困时，将会使其人民变得无所不为，变得邪恶。

那么，我再向前展望吧，那就是这些不合理现象的纠正；或者不如说，我感觉到了公众的心理状态，这就是先导，就是实现有益的革新之前的关键时刻。我认为这种心理状态是实现革新的原因，我希望它也是促成更广泛的有益改革的原因。它带来的时机，是应该有力地、迅速地抓住的。全人类的呼声，他们的罪恶，他们

的不幸，以及他们的无知，召唤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由于英爱联合而加剧的爱尔兰贫苦人民的不幸，并不是他们独有的。英格兰，整个文明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例外，有的降低到不应有的低贱地位，有的却被抬高到不合情理的高贵地位。联合法令的废除，将会使爱尔兰，至少就它的贫苦人民的福利而论，占有与她的姊妹民族相平等的地位。在爱尔兰这个地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慈善精神已经在四方洋溢；愿这种感情得到巩固，有完整的表现，而且永远保持下去！愿它永不消失！但是这种精神又很难保持，如果每个公民都安静地坐在他自己家里的炉边，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雨水没有淋到他身上，因为他有书籍，且有闲暇读书，因为他有钱，而且有自由为他自己积聚奢侈物品。慷慨的感情不会使人说出这类话。一个人的心如果时时念及成千上万没有自由、没有闲暇的人们，而它仍旧能满意地、平静地跳动，那这颗心大概是由于想念困苦的人们想念得太久了，已经长了老茧而麻木了。我为什么要说这种难听话呢？谁还会怀疑目前的政治和道德状态不对头呢？人们说，请你拿出妥善的改进方法来吧。最妥善的办法莫过于巩固和发扬慷慨和慈善的感情，莫过于永远保持对于全人类的爱，莫过于造成一系列的原因，从而促成道德与自由结出果实；又，我认为依靠个人单独行动，不管有多大力量，其作用决不可能有一个团体那么大，因此我倡议，凡是在观点上与我上述见解相同的人，凡是感觉到了当前爱尔兰公众心情的人，凡是认为目前是一个适宜的时机，应使动荡的公众心情固定在慈善事业上的人，凡是爱全人类，并愿意积极地参与这种事业的人，凡是爱人类，而且也愿意消极地经受这一事业的敌人们的迫害的人，我倡议，凡是这

样的人,一起来建立一个协会。其目的第一是,讨论采取哪些激励人心的措施; 第二,当这类措施决定之后,以联合的或个人的努力去执行这些措施。这个协会应在爱尔兰社会贫苦阶级中间传播知识和道德,并支持各种开明的教育制度; 应该讨论一些问题,有关消除道德和政治祸害的方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利用任何可以为人类谋福利的时机。

当我提到爱尔兰时，并不是意味着要把这个协会的影响限制在这个地方或任何其他地方,只是说目前情况下才是如此。再者,我要建议这个协会应该企图再建立更多的协会，使它们具有同样的精神; 我之所以在谈到我所倡议的这种协会时没有用确定的字句,是因为我想,人们结社,办理条件所允许他们办理的一切好事,这种团体的性质就必须是不确定的、变化的,正如促使这种团体进行活动的人类罪恶和不幸的事例是不确定的、变化的一样。

由于政治制度及其弊害造成了大多数不合理现象，这些正是慈善家们要加以纠正的，因而现存政府很可能经常成为他们讨论的题目，而讨论的结果也许同那些靠人类信仰的因循而获取利益的人们企图向世界灌输的见解很难一致。很可能这种议论自由，会引起某些善意的人们的厌恶; 这类人的信仰还是他们的老祖母教给他们的。现在,少数人在知识和权力上却是多数。少数人统治着多数人,虽然经多数人的许可,才把这种代表权力托付给少数人去行施。现在这种权力已成为世袭的了，而且掌权者也不必具有知识。

因此,可以肯定,任何对既有原则的探究，都会引起那些靠了维持这些原则而得到权力和荣誉(也只是他们所谓荣誉)的人们的

厌恶和反对。

由于我所倡议的协会要探究那些看来不符合人类福利的原则(不管这些原则具有古老的色彩,并有先例的保护),这可能会引起那些当权者的憎恶。它会引起政府的仇恨,虽然联合起来的慈善家们决不会越出他们观点的界线,而企图使用暴力或者即使粗鲁的方式,去推翻现有秩序。贵族也会反对它,不论是贵族中的在野反对派或者执政派都会反对它(慈善事业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因为其根本观点是要取消一切既有的等级和差别,虽则从其眼前的意图来看,我想贵族是不会感到可怕的。教士们也会反对它。正好与耶稣的教义和实践相反,正好与耶稣徒劳无功地竭力想教导人类的平等精神相反,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在所有因古老而被当作值得尊重的制度中,是最经不起自由和冷静理智的推敲的,因为它最无益于人类的幸福。然而,如果大臣们、贵族们,或者主教们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而不是像他们中间某些人那样恶毒反对自由和博爱精神,那么他们将会欢迎和帮助那些原则的传播和巩固,而这些原则将从他们的肩上卸下这样一些负担:卑鄙的含糊言词,更卑鄙的装腔作势,还有那把他们的脑子压得空空的假发。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重新恢复那被贬低、被侮慢的人的称号,那就不必再依靠神秘和欺骗手段,使他们得到更为崇高的称号,这种尊严虽没有猿猴的体重那么大的重量,却能使他们恢复人的面貌,能像人一般地心安理得,说话像人话。

由于上述的理由,那些人将会错误地、满腹偏见地、狭隘地迫害那些对他们也怀着最好的心意、对任何人也无恶意的人,本来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是包括在普遍的幸福中的,而协会的本质就是促

进这种普遍的幸福。

因此，我不讳言那些把政府的宠幸当作道德的阳光的人们，他们信赖眼前的政治信条制定者，他们把陈旧腐朽的东西视作神圣，心满意足地不去过问当前存在的种种祸害，他们把这些视为当然的、不须研究的事，就象他们生下来从不怀疑日光和空气一样，对于这些人来说，还是不要什么博爱精神为妙。我也不对他们讳言，对于我希望建立的这样一种协会，政府将会表示不满，政府既表示不满，则也就符合他们那种范围颇广的所谓“危险”的定义了。我也不向他们讳言，道德，以及任何在道德的感召下建立的团体，要求其忠实信徒们自觉自愿为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为了传播道德的原则而联合起来的一部分人也可能遇到某些引起个人危险的不利处境，因为年代久远的风俗习惯使相反行为的动机占有优势。但是，这一类考虑，对于慈善家们来说，简直像大海中的一滴水；这些情形的可能存在，不妨看作是一种考验，可以从中发现哪些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哪些是自称爱国者而其实是怀着不光彩的、自私自利目的的人。因此，我对那些和我抱同样思想的人提议成立一个慈善家协会，不管它会遭到什么危险。我决不在神秘的黑暗幕布下进行这种事。我倡议建立的不是一个秘密协会。让它如同光天化日一般公开。让它同日光一样清澈明亮，同日光一样光被四表。

我反对一切不诚实和隐瞒的做法。后者〔隐瞒〕意味着前者〔不诚实〕，正如前者需要后者一样。只有那种十分放任的道德体系才允许其信从者为了达到任何目的可以采用坏的手段。凡是恶可以使用的武器，是不适合于道德的手去使用的。隐瞒意味着欺

骗，这是坏的手段，因而决不能为慈善事业服务。

因此，我建议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最公开的方式建立这种协会，并开展活动。只有邪恶才躲在洞穴和角落里，它的无耻经不住审察，它的懦怯

“让‘我不敢’紧跟着‘我愿意’，

就像谚语里所说的可怜的猫儿一样。”①

但是道德的双眸，就如鹰目一般，发射出永恒真理的明亮光芒，聚集于它的纯洁的不竭源泉，照亮整个宇宙，使整个宇宙生气勃勃。

我至今还没有研究我所倡议的协会是否符合英国宪法。在这儿，简单考虑一下什么是宪法的问题，是适宜的。

政府不能有什么权利，它是一个代表团体；其目的是保护另外一些人的权利。人成为政府治下的子民，是为了能够得到比在无组织社会更好的、而不是更坏的环境。政府的力量就在于被统治者的幸福。一切为其他人的幸福而存在的政府，其合法性仅仅在于它的存在是得到人们同意的，其有效性仅仅在于它的活动是为他们谋福利。宪法之对于政府，就象政府之对于法律。从这个观点来看，宪法的定义就不仅仅是为了某一民族或某一阶级人民的利益而制订的东西，而是由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订的东西。英格兰和爱尔兰民族并没有什么宪法，因为构成这些民族的人们从未为了共同的利益制订一个体系。如果说在一个很长时间里，由极少数人决定的体系，如果说“大宪章”、“权利法案”与其他种种惯例(至于它们的影响如何，似应看人类知识状态的改进；而不是看朝臣们说存在、或相信存在的任何体系——这种体系的作

① 见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一幕，第七场。

用源泉被他们说成是某种奥秘的、不可探究的、可怕的、像自然法则一样的东西)构成一部宪法,那么英格兰确实有一部宪法。但是如果(我已尽量说明它们不能构成宪法)一部宪法不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国王或官员们的讲话,朝臣们的著述,以及充满冠冕堂皇语句的议会刊物,实际上都是政治谎言,它们都仅仅是民族自由的尸体,以及掩饰恶事的无效记录,它们怎么也不能证明恶事是“子虚乌有”的。因此,说实话,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之上,并没有什么立宪政府存在;所以要违反宪法的原则,是不可能的事;也不可能公正地控告谁企图破坏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被控告放火烧一座房屋,但这座房屋却本来没有存在过;由于这东西根本没有存在过,有头脑的陪审团决不可能定他的纵火罪。因此,英国宪法决不可能受到道德和自由原则的侵害。事实上,英国政府从其建立之初到现在,其变化的方式证明它目前的形式是不断适应已有原则的结果。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了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持续的斗争;同时也表现了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威廉把土著的产业分配给了寡头集团,这种寡头统治从来没有间断过加紧压迫、鼓励愚妄和专制的努力。我常常听人说,这个政府象一棵极古老的树,要是砍伐了它,就如同砍掉世上仅有的一棵橡树一样不好。但是对于类似这样的题目,最好还是说出明白的真相,不必使用譬喻之类的装饰,把事情弄胡涂。我把这一类说法称之为政治谎言,如同«不列颠,统治吧!»和«主佑我王»的歌一样,无非是廷臣们的掠夺信条的摘要,改写以适合庸众的口味和理解力;这两首歌,前者用来教酒铺里的政治家们看不清恶魔般的战争的罪恶;后者用来鼓动各式各样俱乐部里的人们产生某种感情,有人把这种

感情叫做“忠心”，也有人把它叫做奴性。慈善家协会根本不怕英国宪法，但是它可能面临来自政府的危险。可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反对政府的制度、机构及其附属物的一个根据，那么我是倾向于把我的义务要求我维护的这一事业的很大部分根据，建立在如下的事实之上：尽管政府强制干涉，但是我们对政府活动的抗议却无可否认地、纯粹地是理性的抗议，而决没有别的因素。一个善的事业可以表现出它是善的；但暴力手段却立刻会使原来可能是善的事业变成恶的。“欺诈能够使用的武器对于真理的手来说，是不适用的”——真理可以说理，欺诈则不能。

某种政治的或宗教的制度可以把深究它的原则的人们烧死和监禁；但这种手段却正好确实地证明这种制度的虚伪性和软弱性。这是必需成立一个慈善家协会的另一个理由；同时我要求任何一个公道的、有理性的反对者来诘难这个理由的根据；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既自称为慈善家，而又感到个人遭到危险和丧失名誉是可怕的事，除非这种危险或丧失名誉会影响到他所起的作用。

人有一颗产生感情的心，一个能思维的脑，一条能说话的舌。人的道德法则，如同他肉体的自然法则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如同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类社会昙花一现的制度是不能夺走这些权利的，也不可能解除或加重人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基础就是人类天性造成的不可消灭的相互关系。

尽管英国议会可以通过一千道法令，判处一切决心说出自己思想的人们以一千种刑罚，但它不可能把法令通过以前本质上无罪的变为有罪。

人都有权利产生感情、思考和说话；任何法令都不能破坏这个

权利。他会产生感情，他必须思考，他也应当以最诚恳、最坦率的方式说出他的思想和感情。一个人在还没有义务之前，就必须有权利去做一件事；在义务命令他去做一件事之前，必须让他先有这个权利。每一个人心胸中朴素的良知会告诉他应该做哪些事，如果法律企图把这种行动定为犯罪，那么这条法律就是坏的法律。

英国政府可以允许一个疯子召集不管多少人数的集会，让他向他们宣讲最荒诞、最不道德的信仰；但是如果有少数几个人集会考虑一下政府本身的原则，政府却会对他们恨之入骨，对他们防范唯恐不严。

宗教家们使穷苦人死也死得痛苦；他们描述地狱的景象，但只有与这些宗教家们一样黑暗、一样狭小的心灵才能创造出这种地狱画面，其实这个地狱只存在于他们这些人的心中；这些宗教家就如此散布着他们的毫不慈悲的教义：凡异教徒都要万劫不复，他们又把天堂说得与地上一样，那儿也是由少数人操纵的，这少数人所以受宠，是因为他们奴性十足，他们的好境是他们谄媚奉承的报酬。这些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公众的探索，只要对政府原则的公正性有丝毫的怀疑，那就不容许了。有一次朱必特大神与一个乡下佬一起走路，亲切地谈论世上的事，那乡下佬默默地听朱必特谈了一会，终于流露了一点怀疑，这时朱必特就突然用他的大雷来威胁乡下佬了。“啊，啊，”乡下佬就说道，“现在，朱必特呀，我知道你是错了；每当你需要依靠你的大雷时，你总是因为自己错了。”道德的精髓就是不顾利害。不顾利害这种品质使道德在本质上不同于无邪或罪恶。人们会说，这仅仅是一种见解罢了。这是一种见解：但是这种见解的真理，我相信，慈善家们的心灵是不会倾向于否认

的。有些人相信他们老祖母告诉他们的关于人类原罪的信条，或者相信一种堕落哲学的信徒们关于人人都必然自私自利的学说；这样的人们就不能成为慈善家。既然一个行为，或一个动机之是否合乎道德，就看其是否有利害考虑，或者是否具有把自爱扩大化的某些性质(我采取这种表述法是为了适合某些人的口味)，那么，对于任何行为的赏罚，甚至神对它的赏罚，都不可能使这个行为本身成为善的或恶的。

人的行动如果反对英国的法官或英国的立法者，这不算犯罪；但是如果背叛良知的箴诫，那就是犯罪，良知是内心的审判者，它感觉到每一个动机的产生，它的宝座是人类的感性，它统治着人类行为的王国。良知才是一个政府，在它的面前，所有一切其他政府都微不足道；它凌驾一切，只要在它能起作用的场合，它超越其他一切政府，正如大自然凌驾艺术，上帝凌驾人类一样。

在上文中，研究了慈善活动可能会使我所倡议的协会遇到某些反对的意见，因为我宁愿坦率提出、而不隐瞒我的原则：从中可以看见，我的这些原则来源于引起美国和法国革命的那些政治和道德科学上的发现。我要坦率地承认，不，我要自豪地肯定，我的原则确实如此。潘恩与拉斐德的大名将永垂不朽，一个流亡出国的耶稣会教士以诗行表达的贵族主义思想的寿命岂能同他们相比，[①] 正如一个顽固政策的奉行者早就死了，而人们唾弃其颂扬者们的阿谀之词的那种厌恶心情却永远难消。

也许会有人这样说，像这样一类原则，从外表上看来带有很浓

① 见《雅各宾主义回忆录》，巴鲁埃方丈著 (Mémoires de Jacobinisme, par l'Abb'é Baruel)。

厚的和平、自由和道德的色彩，但其根本倾向是引起革命，这种革命，就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将会在流血、罪恶与奴役中收场。因此，我不得不谈谈我对法国革命的想法，法国革命是如此突然地、如此可悲地熄灭了它本身所燃起的极其热烈的希望。我不否认法国革命是由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在学术上的努力所引起的。当我们看到在某些场合，两个互相联系着的事件，我们就把一个叫做因，另一个叫做果。除了从必然联系中产生的因果观念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因果观念，因此，仍然值得怀疑的是，像达朗贝、布朗热、孔多塞和其他一些卓越人物，是不是法国古老王国被推翻的原因。所能确定的是，他们对于知识的扩大和传播，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而这种知识是与奴役不能相容的。多少个世纪不间断的专制暴政压得法兰西民族抬不起头来。多少代的寡头统治，一代比一代更血腥、更放肆，掠夺了、侮辱了法兰西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士兵在美洲大陆上学会了为自由而斗争；就在这个时机，科学的一线光芒冲破了遮蔽着欧洲道德天空的顽固偏见的乌云。当时法国人是处于人类沉沦的最低层，当他们听起来很陌生的真理：他们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人这一真理，一旦被传播到四方时，他们首先起来忿怒冲击地上的垄断者，因为他们是最明显地被剥夺、被诈骗掉了一切自然权利的人们。

由于狡诈的政治制度已把法国人驱逐到离开真正符合人类尊严的条件最远的境地，他们必然是最不能适应从成熟的文明中产生的平等法律的幸福环境，这平等法律在实施之前必须使人们养成最符合道德的习惯。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屠杀，以及此后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证

明了法国人对于博爱主义与自由的学说理解得极为肤浅。而且只是在那个时期以后，这些学说的原则才能得到清楚的阐释，并且无可反驳地树立起来。

伏尔泰是帝王们的阿谀者，尽管他内心是鄙视帝王的——就这一层而论，造成他的祖国目前受奴役的境地，他是被当作工具利用了。卢梭的著作则容忍了那样一些感情，那些感情只会削弱和束缚人的心灵——他在这一方面，为那痛苦和不光彩的奴役绳索，准备好了许多引颈就缚的同胞，这种束缚现在仍套在他祖国身上。爱尔维修和孔多塞树立了原则；但是如果说他们引伸出了结论，那么他们的结论是不系统的，而且缺乏方法上的清晰和力量。在大革命中，人们对他们二人的思想也很少理解。但是我们的时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时代。哲学家还没有阐发出人类心灵的伟大原则，从这些原则得出的结论，是无利可图的，也是不可能被利用的。我们正处在不断进步的时代。一个真理，一旦被揭示，就永不可磨灭，而只会阻止违反真理的谬误的复活。促进真理，反对同它对立的东西——这就是应该提倡的慈善活动的主要手段。葛德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著书立说，但他的著作，就它的目的来看，是毫没有产生影响。唉！可惜他的著作没有产生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中，有些参加者的名姓是自由的历史上永不会磨灭的。他们的天才使他们一眼就看破了教会和国家的阴谋诡计悬挂在它们的机构的横暴和邪恶上面的阴暗或耀眼的幕布。他们看清了世态。他们也是人吗？是的！他们深感到他们是人！他们为了这个真理的利益而不顾自己的生命与幸福！要是这样的人物更多一些，今天的法兰西就不会成为警告我们要避免革命的危险和恐怖的一座灯

塔，而将成为一种迅速趋于完善的社会形态，并提供一个逐步地、和平改造世界的先例。我认为慈善家协会的作用之一就是促成这一类人物的诞生，其办法是广泛灌溉那些优秀的萌芽，这些萌芽的最良好的土壤就是人类心灵的肥沃田园。

许多善意的人们也许会以为我所倡议的作为慈善家们的努力的最终目标的善，只是一种幻觉，是同人类天性不相符合的；他们会告诉我，不要让人幸福，否则世界上的人就会多得住不下了；他们也会告诉我，应该允许有的人安静自在地享受他们的富裕生活，他们可以坐到专为他们安排的现成的食桌边去，尽管千百万不幸的人们拥挤在他们的周围，仅求一点面包屑。[①] 至于那些痛苦的饥荒灾民，连这一点面包屑也不让得到。

我不能不想到这种祸事，也不能不尽我之力，设想最妥善的办法，在目前求得这种灾祸的缓解，并在将来根除这种祸害。战争、罪恶与穷困是无可否认的坏事，它们包含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暂时的和长久的祸害。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祸害是无法治疗的，因为如果这些祸害一旦根除了，地球上的人口就会太多了吗？富人应仍旧饱餐，野心家仍让他们搞阴谋诡计，而这些骗子们铸造出来的傻子们仍去屠杀他们的弟兄还自以为光荣；为了世上的那些世袭的垄断者们所犯的罪行和错误，贫苦人民却要付出他们的血、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纯洁？没有心肝的富人们将会多么热烈地把你这位理论家搂到他们的怀里，因为你好听的学说就象鸦片一样，他们吃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呼呼入睡了！

但是，哲学家和慈善家们探究着宇宙，感觉到了现存的祸害，

① 见马尔萨斯著《人口论》。

而这些祸害是可以消除的；他们又听说有其他的祸害，那将在六十个世纪之后，再来扰乱现在的祸害被消除之后产生的幸福境界，那么请问这些哲学家和慈善家们，你们是否就甘愿现有的祸害延续下去，因为如果这些被根除了，在六千年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因为需要这么多时间来使地球上的人口过剩），另一种灾祸又会出现？

偏见岂能把人心降低到如此可鄙的极端轻信的地步！我们在冬天看到树木失去了浓荫，只留下枯枝；我们也看到可爱的花朵儿会雕谢，虽然它们的根仍保留在泥土中。假定有这样一个人，他在春天的原野上行走，他看到花草遍野，萌芽长成了浓荫，但是他却要从这美丽的景色中挑毛病，他喃喃地说出了他那种可鄙的不满：因为冬天必然又会来到，那时这美丽的风光又将被夺走一个时期。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能作何想法呢？然而真有这样的人！他就是马尔萨斯先生。我们岂没有看到自然的规律永远通过分解和繁殖来起作用，分解和繁殖交替地成为因果。我们可以从物质方面作出道德方面的类比，这种类比较其他方面的类比尤其显著。

是否还有人怀疑对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坏事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呢？是否有人会以这种不可能为根据来反对我所倡议的协会，这种协会，我坦率承认，它是我希望用来促成这种改革的工具之一？让他们看一看我采用的方法吧。且把我的目标移开，而代之以他们的目标；他们怎样达到他们的目标呢？宣传道德与知识，促进人类幸福。让那手儿瘫痪，让那舌根麻痹，如果这手和舌头有任何一点表示，违反了这样的志愿：我永不使用坏的手段，不论为了什么目的。那么，慈善家们啊，不管机遇、理性或教育可能会使你们抱何种信仰、何种原则，你们应该知道，真正有道德的人们的努

力必然聚集在一点上,虽然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是什么;他们都为了同一的目的而努力,关于这个目的性质的争论只会削弱大家的力量,而为了道德的利益,这种力量却应该增强。

传播真实的和符合道德的原则(没有人会不同意首先应传播道德的原则)将会产生可能产生的最好结果。

我邀请那些愿意与我使用同样手段的人,不管他们的最终期望是怎样,来参加慈善家协会;不论他们的计划可能与我的有怎样大的差异,我将欢迎他们的合作;因为如果我的希望的终极原理是建立在统一的真理之上的话,我的事业将会有许多同伴;如果它是谬误的,我高兴的是,为了促进真理,手段也不至于被忽视。

过去二十年中,爱尔兰忍受了许多祸害,如果考虑到这种重负从未减轻,我可以说爱尔兰耐心地忍受了许多祸害;英国摄政王的不可预测的行动,只带来了悲观的前途,祸害可能延续下去;凡此种种都要求每一个爱尔兰人,只要心脏还在跳,血液还在流,就应该个别地研究,联合地决定为了同胞们的自由应采取哪些措施。我根据我的原则所能提出的意见是,这些措施应该和平而坚决,倡议者们应该勇敢而镇静,谦虚而又不屈,全心全意为事业奋斗。

我之所以想把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协会叫做慈善家协会,原因是善良的人们永不能让任何一个标明他们致力于某一特殊事业的名称来限制他们的才能。

当我在开始写作本文时,我曾设想对于摄政王的限制消除之后,可能会任命一个不象目前那样仇恨自由利益的内阁。我受骗了,在这个问题上自由的希望落空了,这就为必须建立一个协会增加了另一个理由。

现在我结束此文，我草此文主要是为了阐明我的原则，并倡议成立一个协会，其目的在于解放天主教徒，废除联合法令，并实现在此二项目标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人类能够加以改革的一切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坏事。

凡是赞许这种协会的人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如愿意同倡议者进行个人的联系，那么倡议者将感到无任欣喜；这样，计划将会成熟，倡议者提出的思想如有错误也能加以指正；并为此目的，召集一次会议，目前时刻的性质要求有此种坚决果断的行动。

下萨克维尔街七号

人权宣言

一

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它是许多个人为了保障他们自己权利的目的而选择的代表团体。因此，政府仅仅在这些人的同意之下而存在,其作用也仅仅在于为他们的福利而进行活动。

二

如果这些个人认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先人所制定的政府形式已不适于为他们谋福利,他们有权改变它。

三

政府是为了保障权利而设置的。人的权利是自由权，以及平等地使用自然界的权利。

四

由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政府的根源，任何人都不能拥有任何不是显然来源于被统治者意愿的权威。

五

虽然并非所有的政府都坏得象土耳其政府那样，但也没有一

个政府好得象它们理应做到的那样。每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有权改进他们的政府。少数人不应该扰乱他们;少数人可以退出,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他们自己的制度。

六

人人有权平等享受政府的利益和分担政府的担负。任何不能表示意见的现象本身意味着,在政府方面是赤裸裸的暴政,在被统治者方面则是无知的奴性。

七

在目前社会状态之下,人权的保障,只能依靠对于违犯人权者的某种程度的强制。但被强制者有权要求尽可能从轻行施这种强制。

八

任何见解如果需用强力来推行,而不是依靠理性来说服人们接受,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显然的证明,证明这种见解是虚假的。当政府不能依靠理性来支持自己的时候,才会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来维护自己。

九

任何人都无权独自反抗不管怎样坏的法律的执行,从而扰乱公众的安宁。他应该服从,同时竭尽他自己的理智力量,来促成这种法律的废除。

十

每一个人必须有权以某种方式进行活动，在这种活动成为他的义务之前。在他应该这样做之前，必须让他可以这样做。

十一

每一个人有权按他的理性去思考；他对他自己有义务进行自由的思考，以便可以根据他的信念来活动。

十二

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无限制的讨论自由。谎言是自己会毒死它自己的蝎子。

十三

每个人不仅有权表明他的思想，而且这样做，正是他的义务。

十四

任何法律都无权阻挠真理的实践。每个人应该在一切场合说真话。一种义务决不是犯罪行为；既不是犯罪行为，就不可能是有害的行为。

十五

法律不可能使本质上是道德的或纯洁的行为变为犯罪行为，正如它不能使犯罪行为变成纯洁行为一样。政府不能杜造任何法

律；它只能在它的组织面前宣布什么是法律：法律就是事物之间的不可消除的关系在道德上的结果。

十六

现在一代人不能束缚他们的后代：少数人不能预定多数人的事。

十七

任何人无权为了可能的善而做任何坏事。

十八

权宜手段是道德所不允许的。政治的正当全在于根据道德原则实行之：政治事实上就是各民族的道德。

十九

人没有权利杀害自己的弟兄。也不能以穿军服作为杀人的借口：这样仅仅在杀人罪之外又加上奴才行为的耻辱。

二十

人，无论什么国籍，在任何地方都有同样的权利——享有人类公民权的权利。

二十一

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对一切言论保持完全的超脱态度。宗教

上的歧视，那是最血腥、最狠毒的偏见，是从偏袒中产生的。

二十二

由某些个人为了保障他们自己的权利而选出的代表机构，决没有选举者未曾授于这种机构的限制选举者们言论的权利。

二十三

信教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决定的；任何非有意识地决定的事，既无可赞扬，也无可非难。不能凭任何人的宗教来判断他的好坏。

二十四

一个基督徒，一个自然神论者，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犹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他们都是人，都是弟兄。

二十五

如果某一个人的宗教观念与你的不合，你仍然应该爱他。要是出生的机缘使你生长在韃靼国或者在印度，那你的宗教观念又会如何不同呢！

二十六

有的人相信天国也和地上历来的情况一样，天国也是少数幸运者们垄断的地方；这些人还是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见解为好；如果他们明白过来，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从他们的教士或他们的老祖母那儿得来的见解。他们最好还是抛弃这种见解。

二十七

除了道德和才能以外，任何人无权凭其他条件而受人尊敬。称号象一片涂金纸，权力是一种腐蚀剂，荣誉是一个肥皂泡，过多的财富是对于其所有者的诽谤。

二十八

任何人无权独占多于他所能受用的财物；当千百万人在饥饿线上时，富人给予穷人东西，不能算作一种完善的恩施，而只能算作一种不完善的权利。

二十九

人人都有享受一定闲暇与自由的权利，因为他有义务求得一定程度的知识。在他完成这一义务之前，应让他有可能。

三十

凡是愿意自由的人必须有健全清醒的躯体和心灵；因为如果不清醒，高度的慈善心不可能激动心灵，也不可能有冷静而坚决的勇气去执行心灵的命令。

三十一

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镇压人们的恶行。如果今天人们消灭了罪恶，明天他们就有权要求取缔政府及其所有恶事。

人啊！上面宣告了你们的权利，请你们再别忘记你们崇高的目的地。想一想你们的权利、你们的那些天赋吧，它们将给你们以道德与智慧，靠了这些，你们将会得到幸福与自由。向你们宣告这些权利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你们的尊严，他的心每时每刻都因想到你们可能取得的成就而激荡起光荣的自豪感；是这样一个人，他忘不了你们的堕落，因为他也时刻想到你们的现状——这种使人痛苦的事实。

醒来吧！——站起来吧！——否则就永远堕落下去。

为德·伊·伊吞先生，

潘恩《理性时代》一书第三部分的出版者，

被判刑事件

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

“这是违反基督教的慈惠精神的，因为这种宗教的教义，决不会赞同一个政府根据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而宣布此人在法律上无资格或者处以刑罚。”

见《听吧，听吧。》一文。韦尔斯里侯爵的演说。

载《环球》杂志，七月二日。

刊行说明

我已不耐烦地等待了四个月，希望有比我更适于担当这一重要任务的人握起笔来，使我可以免除享受一种“危险的快乐”——就是说成为一位无辜的人的保卫者的快乐。——对于有些认为我错过了最适切时机的人来说，上述理由也许可以算作我的迟延的借口；但是不能认为，经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由于伊吞先生不应该受到的苦难而引起的公众愤慨已经平息。

勋爵:

由于你的国家给你的职位很重要,你的责任也就更重大,对你说来,也就更应该注意务必不要罚了有德的人,而赏了有罪的人。

你所主持的法庭是受权镇压犯罪行为的,人民服从这个法庭的权威;除了要求法庭的判决应该公正以外,他们再没有提出别的条件。

如果事实证明一个法官误判了无罪的人为有罪,那么虽有判处被告受刑所依据的法律存在,这仍然不能减轻法官的罪责。宗教裁判官烧死坚决的异教徒时也可以编造类似的借口,然而不会有人偏执到完全盲目的程度,承认这种借口为有理。对于这样的法官说来,他处罚了一个未曾犯罪的人,尽管宣布根据什么方针作出这种判决,但仍然无济于事。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法律和道德应该被认为是同义语,凡是一贯按照道德原则行事的人,就不应该由于某种臆想的违犯刑法行为,而受到刑法的制裁。确实,我的勋爵,有许多法律存在,它们足以掩护你,使你不受任何有司机关的谴责,虽然你对伊吞先生判处了不该判处的罪名;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掩护你,使你不受全民族的憎恶谴责,没有任何法律能使你躲避后人的公正判断,如果后人竟还不惜提到你。

你凭什么权利处罚了伊吞先生?除了从教士和暴君统治时代收罗来的一些陈腐先例以外,什么东西能被援引来文饰如此污辱人道和正义的暴行呢?他究竟损害了什么人?他究竟犯了什么

罪？为什么就不许他和其他人们一样地行动，从事他历来的事业？这个人，被控告进行的活动毫无不体面之处；监禁他，究竟是何用心？为什么迫害他的人，利用流行的偏见，对于十分诚恳坦率的辩护不作别的答复，而只作一种司空见惯的蔑视的答复？最后，作为基督教徒的陪审员们的偏见，强烈地、不公正地狂扑到这位作为自然神论者的受害者身上时，①我的勋爵，你为什么不约束一下这种违反宪法的辩论，并要求陪审团无论宣判被告无罪或有罪均不得涉及被告所信仰的宗教。②

什么叫做公正，上述这些问题怎样回答呢？野蛮的雅典人回答苏格拉底的话，是同基督教的英格兰企图压服这一受害者的支持者们而作的答复是一样的："他怀疑了公认的观念。"呜呼！"寻根究底"这一罪行是宗教所永远不会宽恕的。盲目的信从和无畏的探究，在一切时代都是不可和解的仇敌。不受束缚的哲学，在每一个时代都让自己同轻信和迷信的幻觉为敌。牛顿所证明的天文学真理驳倒了占星学；由于现代化学的发现，再没有人认为可以找到"哲人之石"了。随着研究自然现象的学者阐发了深奥的原则，各种各样的"奇迹"越来越少了。谬误的事物到头来总要被其自身的谬误所推翻。凡是真理，所需的只是让公众知道而后得到承认。有的人靠权力和强制，而不是靠理性和说服，来使某一种见解得到承认，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了，这些人知道自己所倡导的见解是谬误的。谬误只能潜伏在洞穴中、角落里，"它使我不敢留在我愿意

① 见检察长的发言。

② 根据一七九一年福克斯先生的法案，在审判诽谤案件时，陪审员应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审判。

留的地方，就象谚语里的可怜的猫儿一样”，① 只有当它有了权势时，它才敢于出来；它过去既是一个懦夫，因而现在它也只会成为一个暴君。但是，那不可动摇的、正直的明朗阳光，照亮着整个宇宙，而真理的明察秋毫的鹰眼终能高瞻远瞩！

我再问一遍，伊吞先生是为了什么而被处罚的呢？——因为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吗？——那么，你又是什么呢，我的勋爵？——一个基督徒。哈哈！面具掉下了；你迫害他是因为他的信仰和你的不一样。你的行为仿效了从前那些迫害基督教徒的人，这再一次证明，你们的宗教与迫害你们者一样血腥、野蛮和偏执。如果在黑暗和野蛮时代，有一个信奉自然神论的顽固不化的当权者(为了说明问题，姑且假设有这样一个人物吧)颁布了一道法令，说信仰基督教者有罪；如果那时你，我的勋爵，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书商，而伊吞先生却是法官，那么，你认为足以证明你的判决为有理的那些论据，在这个假想的案件中，也必然足供伊吞先生用来理直气壮地判处你禁闭到纽盖特监狱里去，并戴枷示众，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由此可见，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只是势力给了你害人之权罢了。难道你以为靠了折磨他的躯体，就能使伊吞先生改信你的宗教么？你也许可以用折磨的办法，迫使他承认你们的教义，但是他心里永不会相信这些，除非你能使你们的教义变得可信，但这一点看来是超出了你的能力。莫非你想用这种办法来表示你的虔诚，以讨好你所崇奉的上帝？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些民族用大量屠杀人类来祭祀的魔鬼，也不见得比这文明社会的上帝更野蛮了。

你认为人是一种应对他自己的一切负责的存在——但是他却

① 莎士比亚语。(雪莱此处仅述其意，非莎氏原句。——译者)

只能对他的意志能影响到的行动负责。

信仰和不信仰是和志愿完全不同的，而且毫无联系的东西。它们是对于任何命题所包含的观念同意或不同意的一种领悟。信仰是一种非自愿的心理活动，也象其他感情一样，其热烈程度正好与激动的程度相当。志愿则是功过的本质。因此，怎么能把功或过联系到与其产生毫无本质关系的心理职能上去？我知道，宗教是建立在认为信仰是志愿选择这一见解上的，因为宗教把信仰的选择当作赏罚的题目。但是我们在熄灭理性和常识的明亮光焰之前，首先应该靠了它们的光焰（没有这种光焰的帮助是不行的），弄清楚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足以引导我们走出生之迷宫。

如果“de heretico comburendo”（烧死异端者）的法律还没有被正式废除，我感到，根据勋爵阁下的热心所象征的预兆来看，我们正不必担心会看不到迫害的火焰重新在斯密斯费尔德燃起。现在我们就已经能听到驱逐笛卡儿和伏尔泰离开他们祖国的鞭子，束缚伽利略的锁链，焚烧范尼尼的火焰又在发出声响了：——这种声音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一个骄傲地自称为自由圣坛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它一面破坏思想与言论的权利，一面却吹嘘其容许出版自由；在一个文明和开通的国家，一个人由于是个自然神论者，而戴枷示众并被监禁；却没有一个人为这种侵害人类的暴行忿慨地仗义执言。基督教的上帝，被其信徒们颂扬为谦逊和平的神；他，使世界再生的神，慈和的改革者，曾否授权给某一个人，让此人可以欺压另一个人，由于皂隶们唯他之命是听，他就可以把那另一个人当作不信者而套上锁链并加刑罚？

当使徒们到许多国家去向各民族传教的时候，他们是否下命

令杀死和毒死所有不相信基督的神圣使命的人呢？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方面，较之目前有人靠了法律，把戴枷示众和监禁的刑罚加到一个自然神论者的身上，使徒们不见得做得更有理。

难道伊吞先生没有同样的权利把你，勋爵阁下，叫做不信者吗？你不是由于他宣传了一种与你的信仰不同的见解而把他监禁起来了吗？—— 怎么说呢！—— 难道他没有比你更有力的理由吗？——不信者这个词儿的唯一意义就是这样的人，他嘴上承认他心里并不相信的事。真理的标志是完全凭借它自身所包含的力量；——有意诈伪的标志则是表现的花样繁多，并倾向于采取各种它能办到的压制手段，企图使人们承认不可能得到理性或说理支持的东西。一个不是感情用事的观察家，会同情人们以自己见解的真理为根据，纯朴地说出他们持这种见解的理由，而决不会同情那迫害他们的人公然表示他不愿意用说理来回答这些见解，而靠了手中的权力，用酷刑和监禁来压制这种见解，打击宣传这种见解的人们的精神。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在我看来，在勋爵阁下主持的那次可笑的审讯中，伊吞先生所持的见解，较之控告者的见解更真、更善；但是即使伊吞先生的见解错了，就象加尔文教徒的幻觉那样地错了，对于爱自由者和爱道德者来说，仍然有责任发出忿怒的呼声，反对迫害制度的复活，反对用强制手段压制任何见解，因为如果这种见解错了，只需拿出真理来反对它；如果这种见解是真理，即使用强力来压制，它最终还是要盛行的。

伊吞先生断言，《圣经》从头至尾是一篇寓言，是欺人之谈，使

徒们全是骗子和欺诈者。[1]他否认有耶稣·基督的奇迹、复活和升天。伊吞先生确是如此说，而检察长则否定了他肯定的命题，而肯定了他否定的命题。从这个事实，能引伸出什么明确的结论呢？没有，除了检察长和伊吞先生二人持正好相反的见解。检察长对伊吞先生实施某些过时了的横暴的法律，因为后者出版了一本书，企图证明某些被人们认为十八个世纪以前，在世界的遥远角落发生的异常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但是，关于事实真假的争论同两种见解的主张者的功过有何关系呢？没有人能对他自己的信仰负责，因为没有人能任意掌握自己的信仰。所以，伊吞先生是完全无可责难的。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判决的公正性作何想法呢？它判处一个人的罪，可是甚至连其罪行的影子也没有提到。

据称，伊吞先生的见解是被认作破坏道德——那是怎么破坏的呢？他所出版的书，以不恭敬或讥讪口吻谈了什么道德真理呢？道德，或者说一个人或一个公民的责任，是建立在从人类的结合中产生的关系之上的，随着这种结合的不同形态所产生的环境的变化，这种关系也会变化。在相同环境中的这种责任，在一切时代和民族中，都必须是相同的。与这种看法相反的见解则来自这样的假设：上帝的意志是道德标准的源泉；显然，即使竭尽那全能者的力量，也不可能使实际上邪恶的事变成道德的事。一个全能的恶魔也许能够，或者说，无疑地能够责罚道德，而奖励罪恶，但他靠了这种手段丝毫也不能改变它们的抽象的、不可变动的本质。——靠了天意的干预，全能的力量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这种变动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原来是善的，

① 见检察长的发言。

会变成恶的；但是那对立原则的抽象本质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例如，社会用来镇压强盗、暗杀犯和强奸犯的刑罚是公正的、值得赞扬的，而且是必要的。有的制度，专门制止那些破坏社会根本目的的活动，我们是赞扬和尊重的；——但是，有人仅仅表示他不信仰某种体系，同时又只运用理性给予人们的宣传方法，可是，相信这种体系的人却手中有权，这时如果把上述镇压盗贼的暴力手段用到这个人身上去，当然这是明显的非人道和非道德的；如果假设从一个不可知的神那儿有任何启示可以掩饰如此愚蠢、不可辩解的、没有受到触犯而对人进行的迫害；那么，这等于消灭理性建立在善恶之间的界线；那么，毫无准则的宗教狂就有借口可以作出任何疯狂行为，这种疯狂行为并不是在神的启发下产生的，而是它自己的狂暴感情所产生。

只有人类才能具备道德品质。说宇宙的神灵具有道德品质，或者假定这种神灵能够改变道德品质，就是把上帝降低到人，是让这一不可理解的存在具有同任何可能的关于他的本质的解释不相容的品质。这儿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创造主应不应该完完全全同被创造物一样？不。把人的道德品质赋予上帝，就是假定他也会有感情，从肉体产生的感情；显而易见，一个纯粹的神灵不可能有这些。一头熊如果不粗鲁，它就不完整，一只虎如果不凶猛，它就不完整，一匹象如果不驯善，也不完整。如果要证明一个神与熊一样的粗鲁，虎一样的凶猛，象一样的驯善，这样的论证会是多么不深刻！但即使我们随俗这样假定，上帝是一位可敬的老翁，他坐在云端的宝座上，他的胸中活动着与人类相似的千万种感情，他的意志也和地上的君王们一样的善变和不稳定，——总不能公然否

认他具有善和公正这样的品质吧，大家也会承认他不会赞成任何违反这些品德的行为。对人们发表意见采取迫害手段，是不公正的。既然人们崇拜这么一位神明，又吹嘘他是多么的慈惠，但他们却加害于他们的同类，由于他对神的看法与他们的不同，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唉！崇拜一个慈惠的神、而又迫害人的人，本来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只有那些崇奉恶魔的人才会使他们的行动与这些原则相符合，以恶魔之名来监禁人、折磨人。

由于一个人的见解，而对他施以刑罚；这种行为的唯一适当的名称就是迫害。迫害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它能说服受害者吗？它能向人民证明这个人的见解的谬误吗？它也许能使他成为伪善者，而使人民成为懦夫，但是恶劣的手段决不能促成善的目的。不带偏见的人就会怀疑这种需要用暴力来支撑自己的学说。

苏格拉底被毒死是因为他敢于反对他的同胞们接受使人堕落的迷信的教育。他死后不久，雅典人认识到对他的判决的不公；控告他的人梅利都斯被定罪，而苏格拉底却成了半神。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企图以更道德、更人道的教规来取代摩西的教仪——他的审判官向公众宣告了他无罪，但是一群顽固而无知的暴民要实行恐怖手段。——巴拉巴，那个杀人犯和叛卖者得到释放。温和的改革者耶稣却被杀了来祀奉犹太人的血腥的神。时光飞逝，时光改变了局面，人们的见解也随着改变了。

总是走极端的庸人们也相信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异常的事迹，而在那些蒙昧的时代，奇迹总是很多的，这些奇迹的证据也从不会缺乏，总之证明他是神圣的。这种信仰，经历了多少年代之

后，获得了声势，直到耶稣的神圣成为一个教条，谁要有所争议，就得死，谁要怀疑，那就是渎神。

基督教现在是正统的宗教；谁要想驳斥它，那么舆论就会认为他比杀人犯和叛卖者还要罪加一等。虽然，如果这个人的天才也和他的勇气不相上下的话，再加上环境的种种特殊际会和遇合，未来的时代也许会把他崇奉为神明，然后再以他之名，去迫害另外一些人，正如人们以全世界所崇敬的他的先行者的名义迫害他一样。

曾经支持过其他各种流行信仰的手段，也都同样被用来支持基督教。战争、监禁、屠杀和欺骗；史无前例的、无可比拟的暴行终于使基督教成为它现在的模样。我们从我们祖先那儿继承的这种信仰便是这样形成和这样维持下来的。——为了保持这种信仰，我们争吵，迫害，憎恨。——用类比的方法，岂不能得出这样的见解，基督教也和其他种种体系一样地产生和壮大，因此它也将和它们一样地衰落和灭亡；由于它是靠了暴力和欺诈，而不是靠了理性和说服在人类中间取得承认，因此，当一旦人们的热情消失，而时光——谬误见解的、永无错失的驳斥者——就会把基督教的假造证据抛进黑暗的古董堆里去，那时基督教就过时了，于是人们将随心所欲地笑谈什么圣德、信念、赎罪和原罪，犹之乎他们现在谈到朱必特大神的变形、罗马教的圣灵、巫术的效验以及亡灵的显现等等。

如果基督教的创始和延续，是凭借理性和说服的力量，凭其自明的优越和正确，那么上述类比将是不能成立的。对于一种完全符合自然和理性的体系，我们永不能推测它在未来会过时。它将与自然和理性一样长久，它是一个真理，其不可争辩的性质，就如

同阳光一样，如同杀人有罪这个道理一样，也和其他以我们的肉体和有关环境为根据的各种物质的、道德的事实一样；只要人还是人，就必须承认这样的真理。——有一个不可反驳的事实，只要考虑到它，就能免去由于轻信而仓促作出的结论，或者减少由于轻信而对这些结论的固执。这个事实是，如果犹太人不是如此野蛮而疯狂的种族，甚至如果巡抚彼拉多的判决能够同他的说话一样率直，那么，基督教就永远不会盛行，甚至根本不会存在。① 人啊！既然你们最喜好的见解，其存在的根据是如此薄弱，其来源是如此可疑，你们至少要学一点谦虚的精神吧；至少该承认你们自己也可能由于教育和环境的诱导而信奉了那些缺乏理性证明的教义，其真实性至今还未得到充分阐明。你们至少应该承认你们的某一人类兄弟的见解即使有误，也不能成为遭到你们仇恨的充分理由。啊！由于一个兄弟驳斥你们的信念的合理性，你们就用肉刑和监禁来责罚他？如果对宗教见解的迫害竟得到道德家的认可，这会把门户开放得多大，从此种种色色的捣乱分子就能扰乱社会的安宁！还有什么野蛮流血事件会得不到批准呢！——但是我要问，如果有一个人来反驳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学说，或者他证明了这种学说的谬误和无用，从而将使错误和无用的东西被推翻；或者他这样做就促使信奉此说的人们有机会去证明这种学说的优越和真实；这样的人是否就不应受到社会的尊敬，而应该受到拒斥。——当然他的举动决不是罪行。当然，这样的人物，他把时间花在对我们的道德

① 据《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巡抚彼拉多判耶稣死刑时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罢。"此处雪莱意指彼拉多既率直地说耶稣是义人，无罪，如他的判决也和他讲的话一样，耶稣就不至于被处死，基督教也不会出现了。——译者

本质所产生的重大问题的无畏的、不受约束的探讨上，应该得到开明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它的敌视。我想请你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我的勋爵，就是铁铸的镣铐束缚不住、也折服不了有道德的灵魂。道德的灵魂，将从那潮湿而孤寂的地牢中自由地、不屈不挠地飞升；而你的灵魂呢，则决不敢从你那神气活现的司法交椅上向上飞翔。我不必警告你注意你既自命为一个基督徒，别忘了你还是一个人；但是我要警告你的是，你可别促成这样一个时期的迅速来到，在目前的强权制度下，这样一个时期正在迅速地成熟中，一旦这种时期到来，法官们的席位将由拜金主义和奴隶主义来占领，纽盖特监狱的囚室将成为所有光荣、真实的人们的住所。

我并不想拿伊吞先生来和苏格拉底或耶稣比较；他是一个具有无瑕疵的、值得尊敬的性格的人物，他是一个无任何罪状可以指责的公民；因此，他作为公民和人的权利遭到损害，也必然是遭到非法的、不道德的暴力的损害。但是我可以断言，假定人类中间出现第二个耶稣，假定又出现一个像苏格拉底似的人物来教化人世，长期的监禁和无耻的刑罚（由勋爵阁下所恢复的迫害机构来决定）将会代替过去的毒药和十字架而起作用，而民族品格上所沾的污点（如雅典人和犹太人身上所沾的污点），将永远不可能洗刷掉；除非把记载它们的历史烧毁。一旦基督教从地面上消灭，对它的记忆就像人们对多神教的记忆一样残留着，但只是残留着作为笑话和惊讶的题目，气忿的后人将把这种暴行当作永恒的耻辱；就象杀害苏格拉底的暴行一般，它将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唾骂。

像流星一般穿过哥特人时代和迷信时代的那些恐怖的、造成大灾难的暴行，在道德家们看来，无非是已知原因的必然结果；但

是，在一个开明的时代，一个开明的民族中却出现了只配野蛮人和疯子去干的事，那么就连哲学本身也要产生这样的怀疑，人类的本性究竟能不能从他们〔历史的〕幼年的暴躁和懦怯中解脱出来。你，我的勋爵，就是这种新生的迫害制度诞生时在场的主要产婆之一。这种新的迫害制度，其不能自圆其说的程度，也正不下于其无能和邪恶的程度。书刊上触目皆是所谓基督教的证明（我觉得“证明”这个字眼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这些书上充满了对于不信者的骂詈和诽谤，它们预先假定凡是不信基督教者必然是完全丧失理性和感情的人。他们从这些最无根据的论断出发，把一些最可憎的教条当作首要原理。从这些虚假的前提得出的推论颇能以其逻辑性和正确性来哄骗人；但是基础既然是薄弱的，不必是建筑师，任何人也能预言这种建筑物的不稳固。——如果基督教的真实性是不可争议的，那又何必写这些书呢？如果这些书已充分证明了它的真实性，那还会有什么争论的必要呢？如果上帝已经说了话，全世界为什么还不信服？如果基督教还需要更渊深的学问、更艰苦的研究来确立其真实性，那为什么又企图用武力来完成这一事业，难道人类的心灵只有靠武力才能满意地影响它自己？最后，如果基督教的真理不能被证明，那又为什么要无能地企图从上帝那儿夺走他对他的创造物的统治权，而毫不虔诚地断言慈善的圣灵已抛弃了那人类幸福最必需的知识，这种知识从其传布时开始，就受到不断的挑剔和妄咎，成为不可解的憎恨的唯一原因？——基督教要就是真理，要就不是。如果是真理，它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它的真实性能接受怀疑和争论的程度不能超出其全能的作者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是真理，它能有合理的证明，也可以同洛克和牛顿所建立

的关于物质和心灵的原理一样地放在争论范围之外；由于这一被争议的事实有很大的现实效用，因此我们必须认为那慈惠的神也一定很希望关于它的知识能在世上传播。——如果基督教不是真理，那么决不会有任何开明的法律处罚一个理论家，他所反对的体系由于受到普遍的承认而变得更致命和更有害；这种体系由于以一种普遍信仰的形态，通过教育，同人类心灵的偏见和情感纠缠在一起，而更能产生荒谬的和破坏性的后果。

让我们设想有这么一位胡涂的哲学家，他断言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者认为观念可以脱离感觉或反映而进入人类的心灵。这个人的见解可以证明是错误的；他宣传一种错误的见解。然而，难道他就应该受到戴枷示众和监禁的刑罚吗？当然绝不应如此；也许要解除一个公民和一个人的义务，谁也拿不出更正确的办法。我承认上述这个例子举得并不恰当。社会上有思想的那一部分人，并没有把基督教当作不可争辩的真理来接受，如同他们接受牛顿学说的体系那样。而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之间具有广泛而有力的联系，他们唯一收入的来源就是作为一种普遍信仰的基督教。

对于某种信条的宣扬者，不管这种信条如何可笑和荒谬，加以肉刑和监禁总是极其野蛮和不讲政治的行为。至于某种**尚在争议中的**见解，如有人持反对的态度，而对他进行迫害，那么其残忍的程度又有多大；许多学识超人、具有深刻天才和无瑕的道德的人们为了同这种见解作斗争耗尽了、最后是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这样的时代快要到来，我希望你，我的勋爵能活着看到它的来临，到那时，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基督徒、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

者,将会欢聚一堂,共同享受这种联合所带来的好处,而在慈善和兄弟友爱的关系中团结起来。——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罪孽——而你判处了他肉刑和监禁。我写这封信给你,并不希望说服你,要你承认自己的行动错了。最无原则、最野蛮的人都善于作诡辩,以证明他们非如此做不可,证明邪恶就是道德。但是我以我孤单的声音,来表示我的异议,也就是说,你对伊吞先生的判决是残暴而不公正的;我以我孤单的声音来维护人类的权利(不管我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些权利遭到了你蛮横而非法的破坏。

勋爵阁下,

你的——。

驳自然神论

对 话 录　　　　1814年

前　　言

下面这篇对话录的主旨是证明自然神论的体系不可靠。作者试图阐明，在无神论和基督教两者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除了圣灵启示以外，不可能从其他原理中演绎。

作者力图说明，通神派基督徒们的辩护反而使得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的事业受到多大的损害。至于在这篇对话录中，作者给他自己确定的任务，究竟完成得如何，则有待于世人的评定。

无论从内容的好坏，篇幅的长度来看，这部小小著作由于印刷的方式，其价格也许显得太昂贵。这显然有违于知识的普及。但是，尽管如此，本书刊印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也是有一定考虑的，那就是使大众免于滥用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由于其新颖，很容易引起误解。

欧塞贝斯和梯奥苏发斯的对话

欧 塞 贝 斯

梯奥苏发斯啊，很久以来，我一直惋惜着，同时也观察着你的那种怪异的迷误心情，它使你的悟性成为盲目。我不能不怀着极

度的不安，眼看你狂妄的怀疑精神践踏我们先人留传下来的最值得尊敬的古老体统；上帝的独生子用他自身来拯救这个有罪的、不信神的世界，而你的怀疑竟至于排斥这种拯救。那么，难道人类的悟性就傲慢至于此极？竟要同全智全能者争个高低！竟要查究那不可穷究者的意图！

你仅仅肤浅地思考过这一可畏而重要的题目。对于悖论的爱好，标新立异，或者还有理性的傲慢，已使你陷入了不信神者们的荒芜黑暗的道路。无疑一种冷酷和挑剔的精神已经使你的心灵僵化到不知真理为何物了。

神曾在他的意志启示之外又赐给许多证据；对于这些，难道你都毫不在意？那些预言了救主降生的古书；可以断定此事为真实的那些奇迹；还有为了证明此事真实而备受各种刑罚的殉道的圣徒；凡这些，你都未曾加以注意？你似乎要求得到数学的证明；可是在这一问题上，却只允许强有力的道德可能性。这样，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救主怀抱的这种信仰的好处，就完全被抹除了。对于十分明白而又显然的事，表示信任，到底有什么困难呢？难道一个人相信他不能不信的事，还得受赏？

基督奇迹的目击者们，为了证明他们的叙述是真实的，终身做苦役，遭到危险，历尽艰辛，而且各各自愿受难、被焚死、被绞死。这些事实都有充分的证据，因此我们岂能断言，这些人的动机是一种毫不考虑自身利害、然而又要骗人的愿望吗？我们能断言他们是伪善者，然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企图，除了宣扬所有使世界开明的学说之中最纯洁的一种学说，而且他们又是毫无名利之心的殉道者？悍然提出这样一类谬误见解的诡辩家们当然是犯了那种毫无理

由、不可辩解的固执己见的罪行。

基督教的历史本身，就最无可置辩地证明了那些奇迹，而由于这些奇迹，基督教的起源在全世界得到了公认。基督教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仅仅是几个卑贱的人，面对着整个反对他们的世界，却建立了基督教。正如修托尼乌斯、普里尼、塔西佗和路西安等所证明的，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惊人数量的人众变成了教徒；而在不久以后，成千上万的人勇敢地推翻了祭坛，杀死了教士，焚毁了异教的庙宇，他们大声疾呼，要求那些狂怒的野蛮人偿付残害殉道者的血债。直到救主降世三个世纪以后，他的神圣的宗教才同罗马帝国的机构打成一片，得到了真刀真枪的支持。在这以前，基督教长期得不到任何支助，除了它全能的创造者的支助；但基督教仍然蔑视那种无法使人相信的迫害而得到盛行，从最使人绝望、最无出路的环境中取得了新的力量。一个有理性的人，到底靠了什么样的诡辩术，竟能说服他自己拒斥这样一种宗教；其最初的传播，在人类经验领域中，实在是完全无与伦比的大事？

基督教的道德观之独创和高超，也象它的种种奇迹和神秘一样，那是与所有其他宗教信仰不同的。耐性地忍受损害和暴力；恭顺地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看破向来使人类感情同尘世难解难分的种种束缚；谦卑和信仰；凡此种种教义都是同其他体系的信条不同，或者不能相比拟的。① 什么友谊、爱国心和宽大胸怀；什么敏感的心灵，果断力行的手腕；什么天才、学识与勇气；这些品质尽管得到人类的钦佩，但是基督教教导我们把它们都看作华丽而欺人的恶德。

① 见《基督教的内在证据》一书；亦见巴里(Paley)的《证言》第2卷，第27页。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神论者在感情上会不相信记述耶稣·基督事迹的史家，甚于记述亚历山大大帝事迹的史家。在那关于赎罪的说法中，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使得这种说法成为特别应该遭到抛弃？不容置辩，圣灵启示是人类的幸福。[①] 当然不能断言，即使在基督教的启示之下，我们已经毫无困难地解答了关于宇宙的大谜语，已经非常满意地证明了上帝的性质。我们且想象一下那些古代的哲学家，犹太人除外，曾陷入了无知的深渊；回想一下具有惊人的才华和错误的道德的人们，象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普里尼、卢克莱修、欧里庇得斯以及其他无数这一类人，毫不畏惧地敢于公然宣称他们信仰无神论，而象阿那克萨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些有神论者，则徒然地竭尽人类理性之力，试图在哲学家们中间树立对于作为世界的创造主和保护者的全能的上帝的信念，尽管人类理性确实无法用来度量如此巨大的目标；我们再回想一下那种情形，那时人群还是十足地、可笑地崇拜偶像的，而那些官员们如果不是无神论者，就是把上帝的存在看作一种深奥难解、毫不使人感兴趣的思辨。[②]除了上述这些考虑之外，我们再回想一下大致在救主降生前后那个时期所发生的战争和压迫，使人类遭到浩劫。想过这些之后，我们不是更愿相信神确实插手来阻遏人类迅速败坏的过程；而不信神会允许那种漂亮而有害的欺骗来诱使人类陷入更无法逃脱的迷信的迷宫？当然，神并没有创造永不死亡的人，神也让人永不理解自己的光辉结局。如果基督教错了，我不知道我们对于宇宙的道德主宰的信仰，或者我们对于永

① 见巴里《证言》第1卷，第3页。

② 见西塞罗所著《神性论》(De Natura Deorum)。

生的希望,放到什么基础之上。

因此,凭着明白的事理,文明世界的公意,再加上信仰的更无可争辩的义理,这一切便使基督教的体系成为不可动摇,尽管它一直遭到如此徒劳无功、如此放肆的攻击。但是,假定人类理性的结论以及人世道德的教训,真的被发现与圣灵启示的道理完全不符,而且得到公认,那么,我们到底应该信从哪一方的指示呢?我们不能听从一运用就会立刻显出错误的那种道理,而要听从那不可能有错的道理:不是那种空头哲学的朝生夕死的体系,而只有上帝的话才是永恒不朽的。

深思一下吧,梯奥苏发斯呵,如果你所拒绝的宗教是真实的,那种信仰得救的好处,你就理应被剥夺。所以,我劝告你,不要毫不在乎那受上帝的意志感召的机构强烈地加于不信者们身上的咒诅啊!地狱的毒焰是永不熄灭的,啮人的蛆虫们也永不会死。我不敢想象我们信奉的使我们得救的上帝会用刑罚的威胁来恐吓他的创造物,因为他的本意不是要责罚人。也许,只有不愿信仰者的忘恩负义才是唯一的罪行,连那全能的主也没法开恩,否则就没有了公正。人类的心灵怎能毫不失望地经受得住如此重大的丧失,哪怕是一念及此?回头吧,我奉劝你,还是回到那稳固的塔中来,这高塔安全地俯视着乱成一片的人类互相冲突的见解。回到上帝的身边吧,他既是你的创造者,也是你的保护者,只有靠了他,你才能避免你永恒的仇敌的不断的哄骗。难道人类的制度就这么完善无缺,它们的基本原则难道能同上帝的声音抗衡?创造主总是超越在被创造者之上,因此信仰总是胜于理性;如果有时人类的制度显得优越,那总是由于创造主而不是被创造者的

意图。

请允许我揭示那些正在诱使你陷于灭亡的错误的荒谬真相。请你坦白地告诉我那恶的精神是用了怎样的一连串诡辩术而欺骗了你的知性。你向我交代你所以不信仰的秘密动机。允许我给你的理智疾患开一张药方。我倒不怕这类叛逆感情的传染；我只怕在你详细说完你那种自以为是的轻信道理之前，我就会失去耐心。

梯奥苏发斯

我不仅准备作自白，而且还准备为自己的感情辩护。但是我不能不先行声明，在这一场争论中，我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你却能免于这种不利地位。你以为不信就是不道德，谁的信仰与你的不相同，谁就是值得怀疑和不能信赖的人。但是真理是对于观念的同意或不同意的感知。我认为一个人感到不同意任何观念，而要被说服去同意这种观念，这无异于要他克服一种物质上的不可能性。因此，我们信仰的事物的合理或错误，并非善恶的合理对象；我们的见解并不依赖于意志，却依赖于理解。

如果我错误了（我们之中最聪明的人也不能自以为保证不会产生幻觉），这个错误就是我的偏见和无知的结果，这种偏见我不能避免，这种无知是由于我无能，因而对有关的题目形成了错误的估计。消除这种偏见，驱走这种无知，真理就能显现，也不用害怕再会遇到别的障碍。请别再向我念那些恐怖而经常听到的咒诅了吧，在读你们的圣书的时候，我如此经常地对这些咒诅的狭隘和狠毒感到厌恶。请别对我说这样的话，那最慈悲的神会为了理性的结论而责罚我，因为这理性正是他认为应该用来使我有别于该死

的畜牲的东西。总之,那些从理性中得出的考虑,迫使你承认某些原则是争论的最后裁判者，请你不要促使理性的考虑去贬低你被迫承认的最后裁判者。请回答我的反对意见，就象我答复你的论断一般,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讲,一个字一个字地讲。

你相信那唯一的和永存的上帝生了一个儿子，上帝派他的儿子来改造世界,并消解它的罪孽;你相信,有一部叫做《圣经》的书,包含着这一事件的真实记载，书中还记载了此事发生以前上溯到世界创始时期中间的无量数的奇迹和预言。你认为这些情况是确曾发生了的,但在我看来,却缺乏合理的根据,我将逐步阐明我的意见。

如果要揭露从《圣经》中我所察觉到的全部自相矛盾、不道德和欺人之谈，那就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那篇幅至少也得象《圣经》本身那么大。因此,关于你们的信条,我只好限于那些最根本最一般的原理,而这些正是你们所有道德推理的根据。

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上帝当然自己给自己确定了目的,那就是为了他的创造物的幸福。因此,可以完全合理地认为,他使用了一切的手段，也就是说为了完成他的宏图，其中排除了一切不可能性。为了给那照着他自己的至高的形象造出的人安排一个居住之处,他无疑是慎重地排除了一切的害、一切的恶。他明白他的权力之大,他预见他行动的后果,他无疑把他的创造物造成适合于他们将要居住的世界,适合于注定让他们遭遇到的环境。

《圣经》上的记载只是模模糊糊地符合理性关于创世的猜想。

根据《圣经》，上帝创造了撒旦，而撒旦在他自己本性的推动

下，竟敢同全能者争夺天堂的宝座起来。进行了一场争夺天国的斗争之后，上帝胜利了，撒旦被抛下了硫磺烈焰的深渊中。在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种了一株树，这树的果子，他禁止人去尝味，违者则死；但上帝又允许撒旦在同时施展其一切诡计，去诱惑一个无知而好奇的被创造者去触犯那致命的禁令。

第一个人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为了满足神圣的正义，这个人的所有后裔都必须永恒地受到地狱中火焰的焚烧，但是上帝派下了他的独生子到地上来，来拯救那少数人，但是这少数人的得救却是在世界创始之前就已经被预料和前定了的。

在这里，上帝被说成是他创造了人，使人具有某种感情和力量，并使他处于一定环境之中，然后却又罚他堕入永恒的磨难，因为人照着全知者所预见到的那样行动了，他也完全具有全能者造他的那种样子。因为如果说，创造者是一切善的创造者，而他的创造物则是一切恶的创造者，这就等于说一个人画了一条直线和一条曲线，而另一个人〔当然会〕指出它们两者间的不相符合。①

野蛮和未开化的民族都同样地崇奉各种名称的上帝，而他们自己则是他们的上帝的原型：爱好复仇，嗜血，卑鄙，而且反复无常。野蛮人的偶像是性喜屠杀的魔鬼。屠杀的血腥气，伤心的呻吟，荒原的火焰，是这个偶像愿意接受的献礼，全世界无数崇拜者都认为他们的责任就是用他喜欢的祭品来崇拜他。② 腓尼基人、德

① 见霍布士(Hobbes)的著作。
② 见«好识见»(Le Bon Sens)一书序言。

鲁伊德们，还有墨西哥人，杀献成百的牺牲者放上他们的祭坛。在所有的时代中，上帝的崇高、神圣的名字一直是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标志，也是对最凶残的背信行为的批准。

但是，欧塞贝斯啊，我要你坦率地回答，是否存在关于如此卑鄙的蠢事和凶残的暴行的记载，犹太人的圣书中是否包含着活象恶魔的上帝的肖像。我要你回答，你作为一个真诚的有神论者，凭着你的圣灵纯洁和慈仁的概念，能否赞同那据说是犹太人的上帝的那些行为。

那些受神灵感召的作者再三地不惜写出那些可憎而详尽的淫秽篇章，上帝被描述成亲自嘱咐人们去干那些肮脏的勾当；① 对于真理的完全忽视，对于道德首要原则的蔑视，都由那些上帝的宠儿们在最公开的场合表露出来，凡此种种，如果其无耻尚不及其可憎的程度，那实在也够腐化的了。

这一伙蒙昧而残暴的杀人者的头子断言，整个宇宙的神是关在一个 Shittim 木制的"约柜"②里，"二呎长，三呎宽，"③把这柜子用新车子拉回家。这样一个浅薄的谎言，粗率得使我笑了起来。但是更恶毒、更无可比拟的一个渎神谎言是说，全能的上帝明确地派了摩西去侵犯一个毫不犯人的民族；为了他们的信仰不同，而去把那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杀死，把每一个婴儿和手无寸铁的人都加以残杀，杀尽俘虏，处死已婚妇女，只把姑娘们留下，当作妾媵来

① 见《何西阿书》第1、9章；《以西结书》4、16、23章。

② 见《撒母耳记上》第5章8节。

③ 见华兹渥斯《抒情歌谣集》。

糟踏。[1]就在同一个时代，在希腊，那些最良善奋发的哲学家们却在创立学术，这就使希腊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和一盏明灯；我怎么能相信一个蒙昧而野蛮的民族的懦怯而卑劣的国王，一个杀人犯，一个卖国贼和暴君，倒是与上帝一条心的人物呢？一个坏蛋！一想起此人的无可比拟的暴行，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到伤心！一个怪兽般的东西，他把他的同类的人用锯子锯成碎块，用铁耙把人们耙成肉酱，用斧头把他们砍成碎片，再把人们放进砖瓦窑里去焚烧，就因为人们崇拜别一个不那么凶残的偶像。这决不是一种盲

---

① "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见旧约《出埃及记》32 章 26 节，雪莱原注所引圣经末句"三千"作"二万三千"。）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未、利金、苏珥、户珥、利巴，又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么。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毗珥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民数记》，31 章，7—18 节）

"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象从前待希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申命记》，第 3 章，第 6 节）

"约书亚……夺了底壁……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尽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记》，第 10 章 39—40 节。还有类似的一小节，雪莱未注明何节，此处从略。——译者）

"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29 节）

目认识的错误结论：犹太人的上帝不是这个美好世界的慈惠的创造主。

在福音书的宣扬中，上帝的行为，在理性的眼看来，同他的不可改变和全能不相符合，正如他的行动不符合他的慈惠的法则一样。

你们断言，人类理应受到永恒的鄙弃，因为他们的共同的父祖违犯了神圣的诫命，而上帝的独生子被钉十字架就是唯一的牺牲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那永恒的公正。但是这仍然不符合公正之理，仍然有损于道德，因为亿万人要为他们所没有犯的罪行负责，如果他们真是犯了这个罪，那么一个无辜的人被钉上十字架，也并不能解除他们的罪行。"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父母或祖先有罪，连同子女和后代都要一起问罪？"①当然，这是一个野蛮而暴乱的国家所特有的立法形态；这是暴君统治和欺诈的不许反驳的逻辑。

上帝除了在最初创造人类的时候，还曾在别的时期以超自然的方式对人类启示他的意志，这种假设就必然地有损于他的慈爱。这意味着他有能力赐予人类一种福利，然而他不愿赐予。他一任人类始终因昧于真理而受苦，这种真理是人类幸福和得救所不可缺少的。在无数世代的时间中，人类中每一个人不能赎罪而死去，这种全人类的污点一直存在，直到神亲自降生来把它抹掉。各个时代的善人与智者，也和无知的与邪恶的人同一命运，陷于不自觉的和不可免的错误，使他们永恒地受苦，而无法解脱。

① 原文为拉丁：Ferretne ulla civitas latorem istiusmodi legis, ut condemnaretur filius, aut nepos, si pater aut avus deliquisset?

你徒劳地用那种善意但说不通的道理来使我相信，上帝将会怜悯那些有道德之人，只有恶人才会受罚。象这一类的让步，只会明显地损害基督教的基础。这么明显的借口就破坏了神降生为人类赎罪的必要，也使救主的降临变成上帝的多余的现身，仅仅使人类迷惘、恐惧和烦忧。

十分明显的是那全智全能者从来也没有打算用基督教来改善世界。全智的神当然预见到基督教这一体系的无效，经验证明它不但完全无能力约束人类的邪恶动机，反而最强烈地助长了这种动机。

从公元328年帝国都城移至君士坦丁堡开始到该城于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为止这一段时期中，基督教对于它所要启迪的世界究竟起了些什么有益的影响呢？在这一时期中，欧洲成了空前的连续不断的血腥战争的舞台；人民由于无知而变得空前的残忍，由于奴役而空前地堕落。

我可以承认耶稣·基督的一句预言是无可争辩地应验了的。“我不是把和平带到地上来，我带来的是剑。”诚然，基督教在暴行方面与犹太教不相上下，而在造成灾难方面还远过之。一千一百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和平的宗教的精神下，为了最仁慈的上帝的缘故，而在战争中被杀、在睡眠中被屠宰、在公共的献祭典礼上被焚死，还有被毒死、受磨难、被暗害和遭掠夺。

你对我说，这些可怕的后果，不是基督教所造成，而是基督教被滥用而造成；这是废话而已。这类借口决不能减轻自称为神圣的宗教的滔天罪行。有限的知识只能对它所预见或它可能预见的自身作用的后果负责；但全智全能的神却显然要对他的行动的全

部后果负责。基督教自己宣布，一棵树木的价值，依它的果实的质量来定。对不信者的杀绝，敌对教派之间的互相迫害，夜深时的大屠杀，成千上万人的被慢慢烧烤死去，就因为他们信仰的教义按正统标准看来多了一些或少了一些，对于这些灾祸，基督教是一个近因；哲学无例外地总是遭到启示宗教精神的反对，这就清楚说明，只要有一点点智慧就足以估计出这种宗教信仰的真正价值，而有些有神论者却毫无理由地说这种信仰有极高的价值。

你十分强调基督教道德体系的独创性。如果事情确系如此，那要么你们的宗教是错误的，要么上帝要人类在不同的时代，在相同的环境之下，采取相反的行为方式；那么这种要求是错误的。

默默顺从最凶残的暴虐统治，为我们的仇敌祈祷，爱我们的敌人，信顺和谦卑，这一种教义显然是要把人性的完善装进卑贱和轻信的框子，这是各种时代的教士们和暴君们觉得对他们的目的非常之有用的。很明显，一个全民皆是基督徒的民族（如果这种怪现象存在一天），就会象一大群绵羊，成为第一个占有者的财产。也很明显，只要有十个强徒，就足以使全世界顺从，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不敢反抗压迫的奴隶们所组成。

你们的教条所推重的对于爱情与友谊的冷漠态度，如果真做到了，那也不会不产生更有害的后果。这一种反社会的厌世情绪，如果真成了人们行动的准则，而不是少数爱好此种情绪者的思辨，那就会很快使人类绝灭。基督教也许不能说是下命令，而是大力提倡完全戒绝男女的性交；[①] 但是最早的基督徒们就确曾如此实

① "论到你们信上所题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象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7章。

行过，而且到了可惊的程度。①

第一个基督教的皇帝，那个野兽般的康斯坦丁，曾对于非法的爱情欢乐加以如此严厉的刑罚，没有一个现代立法者会对最重大的罪行处以这样残酷的刑罚。② 这一个冷血的伪善的流氓皇帝割断了他儿子的咽喉，掐死了他的妻子，谋杀了他的岳父和姻兄弟，而且在他的宫庭里养成一班杀人不眨眼的顽固之至的基督教教士，这些教士中的一个，就足以煽动半个世界的人去屠杀另外半个世界的人。

我愿意承认，有若干道德原理，是基督教从希腊和印度哲学家那儿借来的；这些原理，以不相关连的方式，表述了行为的准则，而这些原理，是值得看重的。但是只要一接触到作为启示宗教的根本实质的教义，任何最纯洁最崇高的道德说教都必然成为无效，任何最可能引导人向善的道理也都必然无效。

信仰已被当作功过的标准。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意图的纯洁与否，却看他的教义是否合乎正统标准；在基督教的天平上，只要同意某些命题，就能压倒最慷慨崇高的德行。

但是信仰的强烈程度，也和其他每种情感的深度一样，恰恰是同兴奋激动的程度成正比的。我们可以立一分度的标尺，上面标上各种命题吸引感情的能力，这将是对于信仰的一种公正度量，给信仰标出它的程度；只要不受成见或无知的影响，信仰的衡量法只能是这样。被认为真实的事才被信仰；任何努力都不能使心灵对于有绝对证据的意见不表示信任。信仰不是一种自己能选择的行动，

① 见吉本《罗马衰亡史》第2卷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69页。

它也不受心灵的约束：因此，信仰一事显然不能算作功或罪。包含错误道德标准的体系，其谬误一如其有害。首先，它不能成为神圣，因为人类心灵的创造主不可能不知道人类心灵的主要能力。

我们最后来考虑一下有利于基督教的那些奇迹和预言所提出的证据的力量。

凡事情离开我们经验的领域愈是遥远，就必须有更强更不可反驳的证据。每一个奇迹的例子就是同相反的不可能性进行冲突，要不是一个奇迹愈是反乎常识就愈真实，就是这种奇迹所依据的故事是假的；要不是这个协调的世界的不可更改的法则被违反，就是某些无知的希腊人或犹太人有意编造奇异的故事。

一个死者的幽灵的真实现身将是真正少有的惊人现象；但是由十二个老太婆凑集起来的证据，说一个幽灵出现过，却并不新鲜，也不神异。

说那不受空间限制的广大无边的上帝居然会同一个木匠之妻通奸，这比某个大胆的蠢汉或痴呆的傻子去欺骗大众相信什么事还更不能使人信服。[①] 关于后者这种事，我们有着不断的和可叹的经验；关于前者那种说法则还有争论。历史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的许多例子：哲学曾在各个时代抗议了前者的可能性。

任何迷信都能制造它的受骗上当者，制造它的奇迹和它的神秘；每种迷信都同样使用一整套恶兆、预言和殉道者来证明它的特殊教义为有理。

预言，不论多么具体详尽，也必然和直观的奇迹一样受到同样的反对：经验所能接受的是，在事实发生之前真正有过预言的历史

① 见巴里(Paley)的《证言》，第1卷第1章。

证据是假造的,或者事件的巧合证明了预言的臆测,而经验却不能接受所谓上帝传语人们看清未来事件的这种说法。① 我看你从《圣经》上最多只能提出一个预言的例子。《圣经》受神启示的作者在说到那个预言时,使人能懂得那意思,因此他的预言就不那么晦涩而含糊,以致弄得基督徒们自己至今还在就这个预言争论哩。

那一个预言,我认为是例外,那是确实最明快而具体的。《圣经》中这类预言只此一条。耶稣本人预言在他所教导的一代人逝去之后,他将从云端下降来使地上实现异乎寻常的毁灭。② 但一千八百年过去了,这样的事连影子也没有出现。这一个明白的预言,错得明明白白,可以作为其他更含糊、更间接的预言的标本,那些更含糊其词的预言可以用千百种理解,来解释千百种事情。

《圣经》中的许多所谓预言,要就是想使人明白,不然就是不要人明白。如果要人明白,为什么关于这些预言还有争论;如果不要人懂,写出来又为了什么呢?但是基督教的上帝用喻言来对人类说话,人类既看不懂,也听不明白。

福音书中包含着内在的证据说明这些福音书并非由事件的目击者写的,虽然它们"记载了"这些事件。《马太福音》干脆就是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一段时期才写作的,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被处死之后至少四十年才写的,因为他让耶稣说这样的话:"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

① 见华生主教同托玛斯·潘恩的论争。——潘恩对《以赛亚书》第19章的批判。

②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止。”[①] 但是，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却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期间，在殿和坛中间，被一帮狂汉们暗杀的。

你断言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上天干预的事例是为了使人类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期待的真正的救世主。但是人类的诡辩既不能够阻挠全能之神的启示，而全智全能者也不会不能选择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他的宏图。十八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人类中的十分之一仍然盲目而机械地信仰着那位救世主，却并不能完全依赖这个救主的法力，他们的命运注定了永远不幸；当然，如果基督教这个体系是如此极端地重要，那它的全能的作者自当使其不致于被滥用，而事实上基督教从来没有免于被滥用，它也与人类的一切其他制度一样成为滥用的对象；基督教的全能作者也决不会使基督教成为被人类中极大多数人不断挑剔或置之不理的东西。就基督教而论，本可以提出更显豁的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而不是靠那样一些证据如：驱鬼啦，淹死猪啦，治愈盲人啦，使死人变活啦，或者把水变为酒啦。也可以选择比犹大（Judea）更有价值的场合来作为超验事件的演出舞台，也可以由有更大成就、更大天才的史家们来记载不变的上帝的降生。人类社会本来也能救活淹水的人；每一种药物能治疗一种疾病；要把猪淹死也不是很难的事，而在犹大，驱鬼魂这种行当决不是什么少见的或异常的职业。请你们不要再背诵这些陈腐不堪的荒唐事来证明基督教的神圣起源了吧。

如果全能的主已经说了话，整个宇宙会不信服吗？如果他认为，关于他的意志的知识要比任何人类的科学都更重要，他难道不

① 见《马太福音》第23章35节。

会让他的意志显得更明白、更清楚？

现在，欧塞贝斯啊，我已经列举了我不信基督教的一般的根据。我可以把基督教的圣书同世界初期的婆罗门经籍作一番校雠，可以指出基督教的体系同古代的太阳神崇拜的共同性。我也可以精细地校勘一下各宗教史家们对于同一事件的无数互有出入的记载。但为了辩护我自己不是毫无根据的和抱有盲目的怀疑主义，那么，说了上述这些话也已经足够。因此我信任你能坦率地考虑我的论据，信任你的逻辑，来反驳我的论点。

欧塞贝斯

我不瞒你，梯奥苏发斯啊，要根据人类的理智来解决你对基督教的一般反对，是困难的。全能的主开天上会议决定把他的恩慈扩大到人类时，我们未参加这个会；我也不敢断定上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提供他的意志的更鲜明或更普遍的表现。

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普遍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关于上帝的存在及其性格的问题。从我们的片面的概念来看，整个的宇宙规模可以更美好和更完善。荼毒、地震、疾病、战争、饥馑和毒蛇；至于奴役和迫害则是某些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把地球上的事经营安排得好些，这些灾难都能消除。

这难道是有神论者选择使用的推理方式吗？对于他发愿要极其恭顺的神，他将加上这些限制吗？他要把上帝置于两难论的牛角尖上，从而来限制上帝的法力和恩施的无穷吗？

当然，他宁肯放弃他对基督教的反对，而不坚持作为这种反对的根据的理性，以免最后作出冷酷而可怕的无神论的结论。

我也承认，对于决意要用理性来判断基督教神秘的那种悟性，基督教不是表现得毫无困难。我也甚至可以承认，你刚才已经发表了的言论，是会使一颗正在对同样问题进行思考的诚实心灵变得迷惑。目前世界上的一代儿女们，确乎要比信仰神的福音的儿女们来得更聪明了。

但如果我能够说服你：你的理性作出的结论有损于道德、幸福与来世的希望，并与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身不相协调，我相信你是不会再信赖理性这一个如此危险又如此缺乏信仰的指导者的。

我要求你，梯奥苏发斯呀！表明如果再没有旁的什么信仰体系可以当作思维的准则的话，你到底赞同基督教呢，还是赞同无神论。

梯奥苏发斯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基督教的体系，或任何宗教体系，不论其如何粗率，而决不取无神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真正同怀的；我也不责难，虽然也许为之感到可惜，有的人为了逃避无神论这种黑暗的信念，而陷入了最低劣的迷信。

无神论者是人类中间的禽兽。以劝导而论，对于别种人的行为来说是全能的，但对于无神论者说来，却无能为力了。他的个人判断就是他的是非标准。他不怕任何裁判者，除了他自己的良知；他不畏惧地狱，而只怕丧失他的自尊自信。刑罚约束不了他，因为在他看来，死就是恐怖的消除，他心中认识到了什么，他就毫不动摇地去实行。“他不怕探索、思考、观察一切问题，他不怕考虑涉及自己的一切问题，他不怕彻底全面地研究上帝的问

题。"①

这一黑暗而可怕的学说一定是某个盲目的思想家头脑里产生的怪胎。是智力的某种怪戾的、邪恶的错乱；是理性的荒谬的歪曲。决不会有一个哲学家如此固执己见地看待这个协和的世界，而反对理智的必要；思考着世界的图景，而否定这个图景的设计者；享受这美妙世界的大千形态，而不出于本能地、心悦诚服地对它表示感恩和崇敬。有什么最薄弱的论据能用来支持这样一种既被野蛮人的本能所排斥也被圣哲们的理性所拒绝的学说呢？

如果你能够证明理性会把人引向无神论，我就心甘情愿地听从你抛弃理性，把它当作不可信的指导者。虽然如此，我还是很少怀疑理性关于最高存在者的解说；我答应如果你的论证成功了，我愿意信服你所能表述的最粗野、最恐怖的信条。那时我将把轻信当作信仰；把理性当作不敬；把理智的指示当作恶魔的诱惑；把幻想的最荒诞的梦当作圣恩的不可怀疑的感召。

欧塞贝斯

那好，就请你简要地说一下你信仰上帝存在的根据吧。我在答复你时，将力图改变你的推理方式；在我的论述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些渎神的话，则可以凭我对基督教的热忱来得到洗白。

梯奥苏发斯

我随时可以阐述我信仰上帝存在的根据。你们由于迷信地信

① Iste non timet omnia providentem et cogitantem, et animadvertentem, et omnia ad se pertinere putantem, curiosum et plenum negotii Deum. ——所引为拉丁文，未注明出处。——译者

赖启示宗教所提供的证据，因而必然还不知道关于这一重要真理的明显证明。这个理论却蕴含于一个极其狭小的范例之内。"有些事使我们变得更聪明和更幸福，或者说，自然使我们茅塞顿开。"①

从每一个设计物，我们都能合理地推断出有一个设计者。我们来察看一只表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承认有一个制表匠的存在。人类的任何制品都不可能从亘古以来就存在。对于任何人类工艺制品的思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有一个制作者装置了这制品的各个部分。同样地，从宇宙所展示的神工巧思的迹象来看，我们必须推论出有一个设计师，一个巨匠的存在。如果说宇宙的部分是被设计、构思和配置而成的话，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

而这种构想是充分明显的。物质作用于另一些被作用的物质之上，这是神奇的安排；眼之于光，光之于眼；耳之于声，声之于耳；一切可感知之物与人的感觉受到的感知，这证明了既非盲目的偶然机缘，也非莫名其妙的必然性使这些事物出现。某些动物适应某些气候，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不同属类的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人类与他们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凡此种种，都证明了神的存在。

一切都有秩序、规模、协调，只要我们能明察事物的倾向；我们眼界的每一次新的扩大，物质世界的每一种新的展示，都对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慈提供了新的说明。

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从来没有成为群众争论的题目。在人

① quicquid enim nos vel meliores vel beatiores facturum est, aut in aperto, aut in proximo posuit natura. ——拉丁文引语，出处不详。——译者

类心灵之中，原有着一种虔信的倾向，一种依赖超自然助力的渴望。我们很少发现有哪一个民族，不管他们多么野蛮，而不怀着敬畏之心承认他们经验到的自然力量的超自然原因。诚然，他们崇拜的是最邪恶、最呆板的东西，但是他们坚决地相信这些象征物的神圣和力量，这也就是相信他们自己同他们所看不见、觉不着的东西之间联系。

如果宇宙中有运动，那就是说存在着一个上帝。① 那最初运动之力不但是感觉或思维，而且也同样是心灵的特性。哪儿存在着运动，那儿就显然有心灵在运行。宇宙的现象表明力的活动不属于不动的物质。

凡开始存在之物都必然有一个原因；每一种结合，其构成具有一定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智力的存在。

欧塞贝斯

在推论出有一个设计者存在之前，必须首先证明有这种设计存在。争论之点是宇宙究竟是否存在着一种设计；我们不允许先假定尚需争议的前提，从而推论出争论的结论。先来偷用概念如设计啦、巧思啦、布置啦，而这些条件都还没有证明在宇宙中确乎明显存在，而颇有理由似地推论出有一个构思者，这种方法是习见的诡辩术，对此我们有理由加以防范。

断言运动是心灵的特性，断言物质是不动的，断言每一种结合物都是智力的产物，也都是对于争论中的问题的一些假设。

---

① 见杜迦尔德·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的《道德哲学大纲》一书，和巴里的《自然的神学》一书。

为什么我们承认人类发明的任何机器是一种设计呢？这很简单地就是因为我们想到了人类工艺设计出了无数这类东西，因为我们熟识能够制成这类机器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对于任何种工艺设计毫无知识，偶然在地上拾到一只表，我们就会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件自然物，这是物质的一种结合体，而其原因则不知道，这时任何解释这个表存在原委的企图，也将同样是假设的、杜撰的、不能使人满意的。

你企图在人类工艺的巧思和宇宙中各种存在之间建立一个类比，这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些效果归诸人类的理智，那是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人类理智有能力造成这些效果。把这种事先就有的知识除去之后，我们推理的基础就被摧毁了。因此，我们对于神圣自然的全然无知，在最基本的比较之点上，使这种类比成为无效。

那么，关于一个最高的存在创造宇宙的学说，还留下什么样的考虑来支持呢？宇宙在产生某些效果方面的使人崇敬的协调；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惊人的融洽；宇宙凭其不变的法则，使无量数的世界体系完成它们有规律的运转，形成了全宇宙的调和；在一个昆虫身上，有毒害着它的更小的微小生物，而在这更小的生物的血管里还有血液在流动；为此种种现象，宇宙就需要有一个理智的创造主，因为宇宙存在着，产生有规律的后果。从而它是可惊叹地被组织着产生这些效果；那么，这更其需要有一个创造一切的理智了。

这样，我们就说到了你的论断的本质了，"凡是存在之物，能产生某种效果，就必须有它的一个创造者；这些效果产生之合适愈是明白，则愈能肯定，它不是亘古以来就有的，而必然是从一个有理智的创造者那儿产生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论据适用于宇宙，而不适用于上帝本身呢？由于宇宙是有目的地设计的，你所以推论出必然有一个有理智的创造主。但是如果说，宇宙如此妥善地产生某些效果，这很显著而明白，那么对于宇宙的作者来说，他的存在就更应该说有着更妥善的目的了，岂不如此吗？如果我们从宇宙的惊人安排来看，觉得极难解释，它是亘古以来就如此的，而为了解除这种困难我们假设有一个创造主，那我们不是能更清楚地想起这个创造主本身也必然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主是如此完美无缺，那么要创造他就需要有更正确、更公正得多的安排了。

相信有无穷尽的创造一切的上帝，还有被创造出来的上帝，每一个这样的上帝显然地需要有一个比他早一辈的智慧的上帝；这些话便是你所表达的前提的直接结论。关于宇宙是一种设计物的假定，就会引伸出这么一个结论：天下有着无量数个创造和被创造的上帝。而这个结论是谬误的。诚然，当哲学离开了经验和感觉而去从事于思辨的时候，对于学术的谬误是没法加以约束的了。

除非清楚地证明了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否则我们可以合乎理性地假定宇宙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当两个命题发生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情况下，心灵就会相信其中比较易于理解的一种：与其认为宇宙之外另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这个存在能够创造宇宙，还不如假定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存在为易解。如果心灵被一种担负压得直往下沉的时候，再去增加不能忍受的重量，会是一种解脱吗？

每一个人都知道，不仅他目前存在着，而且曾经有一个时期他还未存在；因而他的存在必然有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从结果推测原因，只能推断恰恰适合于这特定结果的特定原因。从特殊的工

具，当然能产生一种原动的力量；但我们不能证明这种动力是这些工具所固有的，而相反的假设则也不能得到证明。我们承认那原动力是不可解的，但如果假设同样的效果是由一个永恒的全智全能的存在所造成，同样使原因陷于不可知的迷雾之中，且使问题成为更不可理解。

我们只能从结果中推断出那些切合这些结果的原因。无量数的结果需要有无量数的原因；哲学家假设所有原因的系统或统一体，大于可感知的结果的统一体，这也并不合理。同一能量不可能同时成为蟒蛇和绵羊的原因。使庄稼被损坏的灾害与使庄稼繁茂的阳光，使人类成为其自身的牺牲品的邪恶动机以及改善人类制度的正确判断，都不会是同一原因所造成。我们的准确而又精密的哲学精神，常被其自身的结论所困扰，因为这些结论是如此触目地互相矛盾。

宇宙中最大的运动，与那些最微小的运动一样，都受着不可避免的法则的严格的必然统制。这些法则便是宇宙中可感知的效果的不可知的原因。这些法则的效果构成了我们知识的界限，这些法则的名称则是表示我们无知的别名。在这些之外或之上，再去假定某种存在，无非是创设第二个多余的假设，用以解释已经由运动法则和物质本质解释了的现象。我承认这些法则的本质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假设有一个神的话，反倒加添一个不必要的困难，它不但不能使所要解释的困难减少，却需要新的假设来阐释他自身所固有的矛盾。

吸引和排斥的法则，欲求和厌恶的法则，就足以解释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每一个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对象的特性具有准确的

知识，这是确定该对象活动形态的唯一先决条件。让一个数学家知道一颗炮弹的重量与体积，再加上速度和方向的数据，他就能准确地测定弹道的必然过程，并决定炮弹击中一定距离内某对象时的冲击力。如果已知某人物心中存在的起作用的动机，就能预知此人其后的行动。一颗彗星的质量和速度如已被确定，天文学家靠了准确计算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等和相反作用，将会正确地预料这颗彗星回返的时间。

天体的偏离行动，它们的不等的速度，以及经常出现的偏差，都能由产生它们运动的引力作用来纠正。杰出的拉普拉斯曾表明，月球对地球的接近，地球对太阳的接近，只是一个极长时期的特征方程，它有其最大和最小值。因此，宇宙的体系是完全由物质力量来维持着的。物质的必然性是世界的统治者。只有那些徒劳的哲学才假设比足够的原因更多的原因来解释事物的现象。“我从来也不作假设，因为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都必须被称为‘假设’，凡是假设，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假设，物理学的假设，或带有神秘性质的假设，甚而至于力学上的假设——从哲学上说来，统统都是不值一钱的。”（牛顿语——译者）

你断言了动物机体的构成，某种动物对于某类环境的适合，感知器官与被感知之物间的联系；一切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倾向于保存它们存在的一切，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设计。显然，如果眼目不能视，胃不能消化，人类躯体将不能维持其现有的存在形态。但是，同样确定的是，如果其组成的元素没有某种存在的形式，则必以另一种形式来存在；而它们形成的组织，从其经历来看，必然是由于它们适合它们所处环境而取得它们存在的特殊形态的。

但这决不意谓，由于有一位存在者存在着，他起着某种作用；而他是由另一位存在者所创设，创设他来起这些作用。我在上边已表明，这样的结论如此草率，必然造成谬误。现在人们已知的关于物质与运动的法则，即使在当前道德和物理科学的不完善状态下，已足以解决那些难题中的绝大部分，而还要创造一个神的存在来解决这些困难问题，这样一类考虑就显得更为无比地荒诞了。

毫无疑问，决不会有这样的事：不动的物质，或排除了一切性质的物质的任何安排竟能构成一个动物、一棵树木，或甚至一块石头。排除了性质的物质，是一个抽象，对于这种抽象是决不可能形成一个观念的。物质，如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物质是无限活跃和精微的。光、电、磁，在细微和活动性方面是人的思想本身也不能超过的一些流动：同思想一样，它们有时是运动的原因，有时则是结果；它们同我们所习见的其他各类物质不同，仿佛同思想具有同等的非物质性的属性，这种性质尚无以名状。

运动和物质属性的法则已足以解释宇宙中呈现的每个现象，或现象的组合。某类动物生存于某种气候之中，这是由于它们的构造适合它们所处的环境；如果这种环境变化到足够的程度，它们的构造元素必然以某种新的组合方式来存在，一如它们原来的结构是统治宇宙的不可违反的法则所造成的一般。

人的机体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他的胃要消化食物；不可避免地由于他的贪食和反自然的口腹之欲，他吃动物的肉，因而他的躯体得病，他的精力受损；但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不能认为是手段适合于目的。反自然的食谱，以及此种饮食造成的习惯都可以算作手段，而各种可怕疾病的症候则是目的，但如果断言世界的创造主使

这些手段适合其目的，或者说人类的放恣竟能不顾全能者的警告，那是荒谬的。这些都是有组织的物质的属性的结果；一种古怪的理智上的混乱则是认为某些羊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被人类中某一班人去屠宰和吞食；可是最肤浅的比较解剖学学者也很明白，人类的机体，按分类说，是属于吃水果和蔬菜的一类动物的。

一个动物维持其生存所需的资料，要有一个创造者，这个道理也无过于这个动物本身的存在就需要有一创造者。如果它要生存，必须有维持它的生存的资料。在“凡是能变的，都是不灭的”[①]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机体的生存，必须依靠物质的不间断的分化，这种物质不断地消耗，这种分化又决不能违反物质之间关系的不变法则。只是由于无知，我们才没有能力来指出每一个现象(不论其如何异常，如何微小或复杂)同运动与物质属性的法则之间的联系。假设有一个非物质的创世主，所谓“在他那儿一切都在动，但没有任何外来原因影响。”[②]那是对于理性第一原理的一种罪大恶极的违犯。在牛顿的机械哲学中，这同样是一个多余的假设，也是培根的归纳逻辑中的一个毫无用处的赘瘤。

那么，你所主张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用来建立协调的，这种秩序和协调是什么呢？这种协调不需要的超自然理智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既然从宇宙间可以看到的秩序需要有一个原因，那么也同样显著的宇宙间的无秩序现象，也需要有另外一个原因。有秩序和无秩序无非是我们感知到的存在于我们和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形态；而如果我们有理由推断出有一个慈惠的神力起着对于

---

① 拉丁原文：omne mutatur nihil interit.

② 拉丁原文：in quo omnia moventur sed sine mutuâ passione.

秩序有利的作用，那么无秩序现象的恶也同样证明了有一个邪恶原则在活动，也同样坚执地要从善中导出恶，正如另一方面坚决要从恶中导出善来一样。

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幻想超越可能性的朦胧领域，我们无疑地可以根据我们心灵的状态来幻想，无秩序现象可能同纯粹的善有相对的倾向，或者说秩序也是相对地充满着细微的恶。对于这些结论，那都同样是臆测和无根据的，都不会被哲学家们所同意。秩序和无秩序是一种表述法，用以标明我们的感知，即有害或有益于我们自己，或者说对于某些事物有害或有益，因为这些事物的组成类似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对其表示同情。①

一头美丽的羚羊在老虎的利齿下喘息，一条无助的牛在屠夫的斧头下哀鸣，这种景象立刻会引起每颗善良而纯洁心灵的同情。但是，仍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于有计划地屠杀成千上万他们的同类，对于什么正义的谴责、人道的原则，在他们说来完全无动于衷，反而把这些屠杀当作欢欣鼓舞的话题、“光荣”的源泉，要是这类绝灭人性的事业失败了，他们还把它当作制度的缺点哩。秩序和无秩序的标准之各异，是由各种人的见解和感情造成的。

人口繁多的城市被地震所摧毁，被疫病弄得荒芜。野心在无论什么地方都使成百万人遭到不可计量的灾难。迷信，千万种形态的迷信，被用来使人类变得残暴和堕落，使人类一声不吭地忍受无数暴君的压迫。抽象地说来，这一切都无所谓善恶，因为善和恶只是用来表示我们遭遇任何对象而产生欢乐或痛苦的感觉的特殊状况而已。排除了联系这个概念，善恶二字也就失去了意义。

① 见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一书，第1卷，第449页。

地震对于遭破坏的城市来说是有害的，但对于有些商人来说却有利，因为在被地震破坏以前的城市的繁荣，曾损害了他们的买卖，地震之后，反而对这些商贾有利。但地震对于那些住在极遥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因没有受到影响的缘故，他们也就毫不关怀。灾荒对于粮食商人是“善”的，对于穷人来说是恶，对于永远丰衣足食之人来说，却是不关痛痒之事。野心对于它所居住的不安的胸怀来说是坏事，对于那些被不顾死活地作恶的野心家所拖累的无数牺牲者来说，也是坏事，他们在形形式式的苦恼中死去；对于一国的居民来说，野心使这个国度人口锐减，野心也会使人类的进步受阻碍；但对于宇宙的体系来说，野心却无甚关系；野心只对那些追随征服者的鹰犬说来是善，对于那些蛆虫来说，在野心家的事业进展过程中造成大片的荒野，它们却可以安心大嚼腐朽之物了。显然，我们不能从仅仅同我们的感知有关的事物来推论关于宇宙体系的事。

你根据普遍信仰神的存在，提出若干有利于神存在的思维。

野蛮人的迷信，和文明的欧洲的宗教，在你看来能共同证明第一因的存在。我认为只有根据启示的证据，这种信仰才能得到丝毫的依靠。

轻信的程度是同心灵被无知所奴役的程度成正比的，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人类本性的原则。白痴、儿童、野蛮人，[1]都会把他们自己的感情和动机赋与那些死的东西，这些东西或则对他们有好处，或则有害。前者就成为他们的神道，后者则成为魔鬼；因此，一个原始的神学家用祈祷或牺牲品献祭的办法，幻想也许能保证

① 见骚狄著«巴西历史»，第255页。

取得神道之助，或者祛除魔鬼的作祟。他用恳求和屈从来消除一个强大敌人的怒气；他靠了赠礼而取得他的邻人的协助；他在恳求一个消失了的仇敌的过程中，也同时感到自己怒气的平息；他也为了别人的和善而感恩戴德。因此，他相信一切元素都会听取他的誓言。他对他的同类能产生爱和憎，在那些有利或损害人的原则的推动下，他的爱憎也就变化多端了。他的错误的源泉是显而易见的。当风、波浪、大气表现为有助或有碍他的意图时，他就用他自己内心中惯有的那些心意来形容它们。例如有利于他的事，使他心中感到善意；损害他的事，使他产生报复感。生活在丛林中的无知者决不可能离开他自己的性质来构思其他存在的概念；诚然，必须有经过科学薰陶的心灵，因教养而变得渊博的心灵，才能不把他自己想象成宇宙的中心和模型，而自知仅仅是实际构成人类无穷众多的人群中的一员。

形容上帝的语言，没有不是从人类心灵的感情和力量中借取来的，不然，就是这种感情和力量的否定词。全智、全能、全在、无穷、不变、不可理解、非物质性，这些字眼都是表述有机体存在特有的属性和能力的，其中也加上了一些否定的字眼，排除了有限的观念。①

没有一个熟知人类所犯的无穷错误的人会认为，由于许多人相信上帝（不能说世人普遍信奉上帝），因而这就是有利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论据。只是在那些有天才的和懂得科学的人们中间，才可以发现无神论，但也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对于文盲和

---

① 见《自然体系》(Le Systeme de la Nature)一书，这部书是最雄辩地证明无神论的著作。

庸人中间流行的错误看法的憎恶。

真正相信上帝的人的比数是何其少；而成千上万的人们由于他们职业的阻碍而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一题目；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则崇拜着蝴蝶、骨头、羽毛、猴子、葫芦和蛇。上帝这一个词，也和其他抽象概念一样，表示对某些命题的同意，而不是任何观念的存在。如果我们自以为我们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是全人类普遍同意的，那么我们是上了最明显的诡辩术的当了。上帝一词不能同时意谓一个猿猴，一尾蛇，一根骨头，一个葫芦，一个"三位一体"，或一个统一体。这种对上帝存在的信仰也不能说成是举世一致的；每一个时代的具有强有力理智和无瑕的道德的人物对此都曾加以驳斥。"所以，按照思维的通常规律来说，对物理学家——即自然的探究者和尊敬者要求真理的证据，能不含羞吗？"①

休谟曾阐明，关于因果性我们唯一能形成的观念，就是从对象的恒常联系中，以及从一个推导出另一个〔这种关系〕中引伸出来的。休谟的这个见解得到所有哲学家们的首肯。我们确定一现象为另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在后一现象出现前观察到除了那一原因之外，仅有极少的例外。因此，我们就不允许从宇宙的存在中演绎出一个上帝的存在，即使这种推理方式还并不得出那样荒唐的结论：上帝创造世界，而上帝本身也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上帝就会有无穷多个，而且每一个上帝都更显然地更需有一个比他早一代的上帝。

① 原文为拉丁：Non pudet igitur physicum, id est speculatorem venatoremque naturae, ex animis consuetudine imbutis petere testimonium veritatis?

如果力① 是现存物质的属性，那么物质的起源决不可能是力。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另一事物的因和果。——力这个字表示任何事物存在或活动的能力。人类的心灵从不犹豫在它经验的任何事物上加添一个力的观念。否认力是物的属性，就是否认那物的存在。如果力是物质的属性，关于上帝存在的假设就成了多此一举的、没有根据的臆想。

你认为宇宙中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上帝具有理智的属性。只有我们这些具有动物形态的人才知道有所谓智慧。我们不能离开感觉和感知来理解理智，感觉和感知是有机体的属性。断言上帝是理智的，就是断言他也有观念；而洛克却已证明观念来源于感觉。感觉只能存在于一个有机体身上，一个有机体是必然在范围上和活动上有局限的。而合理的神智学家们的上帝却是一位广大无边而且聪明的动物。

你规定的一条原理是，最初运动的力量是心灵的属性，也同样是思想和感觉的属性。

心不能创造事物，心只能感知。心灵是接受感官所受印象的〔容器〕，如果没有外界事物的作用，我们将不仅被剥夺掉一切关于心灵本身存在的知识，而且将全然无能力认识任何事物。因此，很显然，心灵必须被认作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的原因。观念也同样表明它们自身是我们所处环境所促成的，这些观念就是思想的元素，从这些元素，就必然地产生出我们的感情、见解和志愿。

凡是无限者必然包含着有限。因此，关于宇宙，以及宇宙的支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见威廉·都鲁蒙德爵士的《学术问题》一书，第1章，第1页。

持者这些区分的说法，是显然错误的。编造出“上帝”这个词儿，以便表示宇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这在哲学上是没有什么好作用的。在理性的语言中，上帝与宇宙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力量造成的。自然的力量本身非他，即是上帝的力量，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力量，就是我们不知道自然。因此，我们如果不知道某事物的原因，而说这事物是上帝的力量造成，这是愚蠢的，因为你不懂得自然，你也不懂得上帝的力量。”——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拉丁文版第一章，第 14 页。①

你如此迫切地求助于那些关于理性的原则，你把这些原则当作我们争论的最终的裁判者；现在我就根据这些原则来说明了主张上帝存在的大众的论点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已说明了，把理智的属性加在我们在宇宙中感知到的那些结果的原因上，也是荒谬的，那种认为宇宙是一个设计的论点也包含着错误。我已说明秩序无非是我们思考那些必然现象运动时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心灵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力量是存在者的属性而不是其起源。我已经证明了，根据理性的原则，我们不能证明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你会观察到，我热烈地主张的论点是如此反乎我的真实感情，而且我作出的结论直接违背每一个善良的人必须永远怀抱的信仰，我是多么不能同情我的宗教中的某些人的观点，他们虚伪地企

---

① Omnia enim per Dei potentiam facta sunt, imo, quia naturae potentia nulla est nisi ipsa Dei potentia, artem est nos catemus Dei potentiam non intelligere quatenus causas naturales ignoramus; adeoque stultè ad eandam Dei potentiam recurritur, quando rei alicujus, causam naturalem, sive est, ipsam Dei potentiam ignoramus.

图依靠理性的无益光辉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我承认基督教的一些心怀恶意的朋友放弃了启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崇高神秘，关于灵魂的不朽，可以从它们本身以外的源泉来得到阐发。

我已经证明了，根据伊壁鸠鲁、培根爵士、牛顿、洛克和休谟他们为之献身的哲学的原则来看，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妄想。

因此，只有基督教提供了不容争辩的保证，世界是由全能的上帝的力量所创造，是由上帝的恩惠所保存着的，全能的上帝公正地指定了来世的生活，那时恶人受罚，善人则得好报。

现在，梯奥苏发斯啊，我要求你在无神论与基督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决定；你要宣布你是愿意坚持你的原则而破坏文明社会的约束呢，还是愿意带上那轻松的镣铐，这就是那个宗教的镣铐，它宣布"世上得到和平，愿一切人都好。"

梯奥苏发斯

说真话，我现在还不准备明确答复你那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观点。我向你保证，任何思想，不管如何动听，都不可能诱导我去否定我的创造主的存在。

我愿意保证，如果经过成熟的考虑，你所提出的有利于无神论的论据，真是显得无可争议，我愿尽量地采择基督教体系中的因素，只要这些符合于我对于神的善、统一和庄严的信仰。

关于道德观念的思辨（断片）

一、一篇道德论文的纲要

关于人类心灵本质和关于人类心灵活动的那一门伟大科学，通常被分为道德学和形而上学这两门学问。后者研究的是一种正确的分类，并给予其各种观念以不同的名称；前者却单纯在于确定和排列能够产生最大限度和最实在的幸福的那些思想。人们都承认，所谓有德的或符合道德的行动，即是就其一切后果和附带因素而论，适合于产生对最大多数有情之物的最大幸福的行动。由于一切有情之物对于一切幸福，在感受程度上有所不同，因而必须通过一种自愿方式来实现这种幸福；这是有一定法则的，关于这些法则，将专辟一章阐述之。

这一篇小小论文的计划是限于论述基本道德原则的发展。考虑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形而上学的科学将会被仅仅当作反面真理的源泉来看待；而道德学则将被当成一门我们依靠它来得出正面结论的科学。

由于人们的幻想迷失了方向，就使人以为形而上学科学对于道德科学所能起的主要直接作用，只是在于确定什么“不是真的”。道德科学本身是一种学说，说明作为有感知力和社会性存在的人类的自愿行为。这些行为要看人们心灵中的思想而定。但是世上有大量的流行意见，这些流行意见制约着我们，迫使我们去探究

其真伪，而然后我们才能对于我们应采取哪种行动以符合我们自己心灵的规律，或采取什么行动对待我们的同类，作出切实的结论；或者确定那些基本法则，根据这些法则，这些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些行动最初结合了起来。而对于上述那种所谓大量的流行意见，即使是那些最开明的人物也很难能全部超脱。

人类社会的不同治理方式的目的，就是有关的人类集体中的每一个人的幸福；这些治理方式完善或不完善的程度，是同它们促进人类幸福这一目标的成效如何成比例的。

这一目标并不仅仅在乎作为有感情的生物的个人们所享受的幸福的数量，而且也在乎这种幸福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之间如何分配的方式。如果可能同时存在这样的现象：某一个个人或者某一类人能享受到最大的幸福，而另一类人却遭受着程度不同的痛苦；这样是不行的。由全体人们共同产生的幸福以及由共同的关怀来保障的这种幸福，必须根据每一个人的公平要求而加以分配。如果不如此的话，尽管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幸福在数量上还是原样，但这个社会的目标仍然没有达到。目标就是使社会产生的幸福在数量上以及分配方式上，符合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的基本感情，使之保持复比例。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如何促成这一目标，即谓之道德。道德由两个部分组成：慈善和公正，这两个伟大部分是每一个人的所有自愿行为的唯一真正目标的两个互相关连的部分。慈善就是行善的愿望；公正是对于如何实现善的方式的理解。

公正和慈善是人类心灵基本法则的产物。

第一章　论道德的本质

第一节:概论道德的本质和目的。第二节:以心灵基本原则为基础的、道德的起因和根据。第三节:出自心灵本质并制约着人类行动原则运用的根本法则。第四节:道德,人的具有可能的特性。

我们生存在大群和我们自己一样的生物中间,我们的极大多数行动,对于大家的幸福,发生着某些显著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这种影响的制约调节就是道德科学的目的。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是能产生痛苦或欢乐之感的,这种感受当然有份量轻重和时间长短之别。凡能产生欢乐者被称为善;产生痛苦者则称为恶。这些只是笼统的名称,适用于每一类原因,从这些原因由于痛苦或欢乐的比重一方大大压倒另一方,而造成痛苦或欢乐。但是当一个人成为产生或传播幸福的工具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性的原则,就叫做道德。慈善,也就是愿意为善的愿望;公正,则是对于行善的方式的理解。这二者构成的就是道德。

但是,一个人又为什么要慈善或公正呢?按他本性的直接感情,特别是在其最不加文饰的状态中,他的感情会促使他使别人痛苦,并硬要骑在别人头上。他想在他自己的仓库里积聚的东西越多越好,尽管有其他人快要饿得死去。他企图保卫他自己的自由,使之不受一丝一毫的侵害,尽管他同时在逼使别人陷入最惨酷的奴隶境地。他爱报复,傲慢,自私自利。他又为什么要克制这些倾

向呢？

我们要问，由于什么原因，一个人会从事于为人谋幸福，或者不使旁人受痛苦？当必需有某种理由来证明制订某一种行动体系为必不可少的时候，在反对者方面会提出怎样的要求来呢？他就会提出，你必须证明这种行动体系将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类的幸福。要证明这一点，那就要说明一种道义上的理由。这就是道德的目标。

有一种经常听到的诡辩论，它跟其他许多诡辩论一样，靠了滥用某种比喻，死抠字眼，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包括道德理论方面的混乱在内。据他们说，没有一个人是能约束自己成为公正或善良的，只要稍一疏忽，他就会犯错误而受到责罚。义务就是责任。如果没有一个督责者，也就无所谓责任。道德是一种法律，我们应该把法律看作法律制定者的意志；我们决不会甘愿服从法律制定者的意志，除非不服从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上述这种说法就是奴隶制哲学或者迷信哲学。

事实上，谁也不能是受约束或负责任的，除非有某种力量事先把他约束住或施加责任于他。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手足被束缚住了，那我自然就知道这是因为有另一个人把他捆缚起来的。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做好了一件事回来自己感到很心满意足，因为他自觉自愿地为他人谋了利益，我却不能推论说，他之所以要自愿办这件好事，是因为他预想到落了地狱是多么痛苦，或者他预想到办了点好事将来有希望在天国里得到报酬。……①

① 雪莱夫人注：从此处起丢失了一页原稿，那失掉的一页上显然是论述个人自爱和无利害观念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心灵中如何产生一些感情，从而构成了道德的基础；道德在心灵中的法则究竟又是如何；心灵的原则又在多大程度上让道德成为人类的一种属性；以及，最后，说服人类确定道德作为行动的普遍而系统的动机，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慈 善

有一类感情，我们是本能地躲避的。一个人，就拿人之初来说，一个刚生下一个月的孩子，对于在他以外存在着与他自己类似的生物，是只有极其朦胧的感觉的。这孩子的全部能力是被集中在消灭不断向他袭来的痛苦。过了一段长时期，孩子才会发现在他四周有着许多能同他一样感受的生灵。孩子们获得这种知识总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一个孩子看到他的媬姆或他的母亲遭到极深重的痛苦，而孩子无动于衷，这与其说是孩子无情，倒不如说孩子还无知。一旦象征痛苦的语音、手势、脸部表情等等同它们所表示的感情联系了起来，它们就立刻会引起观察者心头盼望对方的痛苦应该消除的意愿。所以，痛苦之被认为恶，就是因为它是痛苦；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对于心灵的提示，使其感知有痛苦的存在，除了使心灵知道别人痛苦的必不可少的一些感觉以外。诚然，我们最简单的感觉的倾向，都是以保存我们的个体存在为目的的。但是，这些倾向都是被动的，而且是无意识的。随着心灵逐渐获得积极的能力，上述这些〔保存自己的〕倾向的王国疆域也就按比例地缩小下去。所以，一个婴儿、一个野蛮人和一个独处的野兽，都是自私的，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能力接受他们的同类所受痛苦的准

确摹拟。一个有高度文明的社会集团中的居民们，较之文明程度低的社会的居民，就能更锐敏地同情他人的痛苦和欢欣。熟悉诗歌和哲学的最高尚作品因而培养了自己的理智力量的人，较之从事于体力劳动的比较不细致的工作的人，往往更善于产生同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事实经验：当你同情别人的苦难时，就会暂时忘却自己的痛苦。

心灵就这般靠了锻炼，仿佛形成一种习惯，能够感知和憎厌恶事，不管这种恶事离开个人心灵熟知的直接感觉范围多远。幻想，或者说，心灵能预先幻想出未来的景象，那是人类本性的一大特长；人类心灵的每一寸进步，不，应该说是人类心灵的一丝一毫的转变，都是有赖于这一特长的。如果细加分析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痛苦或者欢乐，完全蕴含于眼界的宽窄。自私者和有德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幻想局限于一种极狭隘的范围之内，而后者的幻想却有着广阔的天地。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智慧和道德二者可说是不可分的，而且是互相制约的标准。自私自利之心就是无知无识和错误认识的产物。自私是婴儿的无知、野蛮人的独处的后果，或者劳苦和不幸的职业使人变得麻木不仁的后果。不考虑个人利害的慈善则是有教养的幻想的产物，它同一切艺术、学问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而艺术和学问又使人类的社会状态增添美丽的色彩，或者使社会更加高尚，更加有力量，或更加安定。所以，道德纯粹是文明生活的一种成就；人类心灵的一个创造；或者不如说，心灵根据其自己内涵的基本规律，把一些感情结合了起来，这些感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

所有使得人类完善和崇高的理论，或者为了减免人类错误和

不幸而创立的理论,无不以不顾个人利害的这种根本感情为基础。这种不计个人利害的感情，我们觉得正是它构成了我们人类本性的崇高伟大。古代一些共和国中存在过的爱国主义，就象人们所假定的那样，那是从来不计算个人利益的。莫第乌斯·斯凯伏拉把他的手摔向熊熊的煤火中去,雷古拉斯回到迦太基,艾披夏里斯宁静地承受酷刑,她明明知道这种刑罚立刻会使她死亡,而决不肯向暴君出卖她的同谋者。① 这些出色的人物当然把自己的私利看得极轻。如果有人说，这些人是为了博取身后之名；那么，历史上并不缺少例子,足以证明许多人为了行善,甚至连担当恶名也不在乎。当然也可能一个人要名望，以此满足个人的激情。但是人们对名誉的爱好,也往往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肯定、证明和同情我们自己的感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名之心就会把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身中拉出去。这是"崇高心灵的最小的弱点。"骑士精神也同样是建立在自我牺牲的理论基础上的。爱对于人心能产生如此异乎寻常的力量，也仅仅是因为忘我之心同自然的欲求倾向结合了起来。这些欲求的倾向会成为比较地没有力量,如果不估计到幻想的因素:即幻想自己给人的幸福和从对方接受的幸福。爱国主义也好、骑士精神或感伤的爱情也好，都是造成巨大不幸的祸根;这一点是不容置辩的。我们仅仅是引用它们作例子来证明一个命题:根据心灵的基本原则,人类是能够为了善本身而追求善的。

公　正

可见慈善的倾向是人类心灵所固有的。我们被自己驱使去为

① 见塔西佗所著书。

他人谋求福利。我们做了使人幸福的事之后，总感觉到满意。一切有生之物都是能感受到幸福和痛苦的。我们内心的慈善倾向引导我们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在我们眼中有区别，只是在于有些人特别显著地引人注意罢了。人类是不够精细的，有盲目性的。他们避免使人痛苦，可是某种痛苦却会最后给人利益；他们企图给人幸福，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幸福可能会造成不幸的后果。他们有时牺牲许多人的利益，而只顾及一个人的幸福。

人类心灵中有一种情绪作为一种原则制约着慈善的运用。这就是公正感。公正，也和慈善一样，是人类本性的一条基本法则。由于这条法则的缘故，人们不得不在同样的场合以同样的数量来分配某种幸福，这种幸福是慈善之心要求分配给他人的。假如有十个人由于覆舟而登上了一个孤岛，他们会把一切剩下的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给各人。如果这十人中有六个人阴谋剥夺其余四人应享的份额，那么这六个人的行为就叫做不公正。

已经表明痛苦的存在使人类的心灵认为这是一种不能满意的状态，人类的心灵企求这种痛苦状态的消除。同样根据其本性来说，心灵要求现在被有限的人享受的利益，应该让所有的人平均享受。这一个命题是有无可置辩的事实证据来支持的。如果有这样一个真实可靠的故事，说有多少多少个人成了某一个人享乐的牺牲品；谁如果赞成会造成这类有违我们本性中基本感情的恶事的任何社会制度，那么这个故事将使他无言以答。假定有两个人，对于某一个第三者来说，那两人都是陌生人，他们请求那第三者给他们一点他所拥有的某种福利，那么，这个第三者，即被请求者，一定

会感到两位请求人有均等的权利。他们都是有情之物；欢乐与痛苦对他们起相同的作用。

…………

第 二 章

就这篇小小论文的总的范围来说，即使用一个简单的论据来驳斥习俗或迷信的任何陈词滥调的反对意见，我看也会是离题的多余话。但是仍有两点看来还值得一驳。第一，就是所有政治错误的根源；第二，是宗教虚妄为害极大的原因和后果。

首先，有人问道："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是慈善而且公正的呢？"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坚执地要问他为什么必须促进人类的幸福，他要求我们对道德的行为提出一个数学式的或形而上学式的证明，这种怀疑精神的虚妄，较之要求为一个数学上的或形而上学上的事实提供一个道德的证明，是更为明显的虚妄，但也是一样真实的虚妄。如果有任何人拒绝承认一个圆的所有半径长度都相等，或者拒绝承认人类的行动必然是由动机所决定的，除非你能够拿出证明来，证明所有这些半径和所有这些行动完全一致地导致最大限度的普遍的善；对于这样一种人的不讲理的和胡乱的思想方式，谁不会感到吃惊呢？

在目前这样一个人类理智进步的时代，我想，一篇哲学论文的作者可以被允许不跟有一些理论家们去进行论争，这一些理论家

们，如果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家的话，他们将自命正确，而主张任何一种关于道德观念的含糊的体系，而那一些道德体系都是借宗教之名，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曾经在人类中间盛行。这且不说，如果真象这些理论家们所撒的谎那样，一个人采取了某种行动之后，就会万劫不复，或者进入天国；那么，我们也仍然没有可能得到任何标准，来判断什么行动是对的，什么行动是错的，即使上述这一种骗人的启示真给我们拿来一部完整的道德标准（当然不会有这种事情）。行动的性质是善是恶，决不能仅仅凭每一个道德的代表个别地从他个人利害的考虑来决定。诚然，一个行动在道德上是多么高超，往往要看这个行动者由于敢作敢为，心甘情愿地引到自己身上的灾难有多大。一个行动是善还是恶，要看这个行动对极大多数有情之物产生快乐或痛苦的后果，而不仅仅看其后果对那个行动者本人有利或有害。不，上边这句话的说法可能会损害道德的纯洁性，因为道德与其说看行动的后果，还不如说要看行动的动机。一个人如果由于怕落入地狱永远受刑罚，才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那么他既有这样的动机，就没有什么权利来得到道德的美誉；就象有的人为了进天堂享福，而把那些怕落地狱而行善的人加以折磨、监禁、活活烧死（这是根据他们这样的道德原则，更为常见和自然的后果），因而无权要求得到道德的称号一样。

比方说，我有个邻居，仗着他的力气大，也许强迫我采取或者阻止我去采取某一个行动；如果我不服从他呢，就意味着他可以凭他的力量强行施加某种专横的责罚到我身上。如果我的行动是被他的威胁强迫形成的，那就根本谈不到符合道德与否。他没有给

我提供任何是非标准。一个国王，或者由一群人组成的议会，可以颁布一道法令，对于任何特殊行动，处以任何惩罚，但是这种被处罚的行动并不会由于被处罚而成为不道德。由于知道难免遭到横暴的祸害，而束手不敢采取行动，当然就没有资格得到道德的称号，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了。如果一个行动本身就是有利于人的，道德并不在于不束手不干，而在于坚决不顾采取了行动之后个人将会得到什么后果。

也许会有某一个篡夺了超自然力量的暴君，会凭他的势力来奴役全球；他也许会拥有新的、闻所未闻的大力，用最深重可怕的痛苦来责罚全球人。他的受害者们的苦难也许会非常之深重，而且延长到永无尽期。然而那"法律制定者的意志"诚然提不出任何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行动的是非。唯一可能的将是，谁最敢于反抗他的暴虐的统治，拒绝成为他的工具，谁的道德就最高。

二、道德科学的内容在于研究个人之间的差异，而不在于研究个人之间的相似

从心灵的结构产生的内心影响，造成了特殊形态的行动，这些行动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善或者恶。

为了理解这种区别的意义，让我们去神游某一个大城市，到那里观光。请想一想，那里有人山人海，同时我们在脑海里观察一下这一大群分成了若干阶级的人们的行动。乍看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千遍一律的；人类社会之所以稳定，看来是由于其成员对他们自己和对别人在行动上充分地保持着千遍一律的形态。劳动者们在一定的钟点起床，去做人家派他做的工作。行政和司法方面的公职

人员按部就班，被雇佣在他们的办公室和法庭上工作。买卖人自有他一套活动的行规，永不改变。搞宗教的教士们，说着他们那一套陈词滥调，对人们保持着相当的一视同仁的和气。军队开步走，每个兵的行动都象要求他们做到的那样；将军发号施令，他的话从这个部队传到另一个部队。粗看起来，人们在家里的活动大致也都差不多。他们的活动，用总的名目来分类，就叫作结婚、教育、交游，等等，永远照样进行下去，如果不仔细看的话，那么都显得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想看见事物的真相，就必须把这种虚假的表面一律性的幕布撕掉。事实上如果全面地研究一个行动，那就会发现这个行动跟其他任何行动没有任何根本的相似处。我们想象中的这人山人海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心境，虽然他大量行动的形态仍然和别人一样，但是他那特殊的心境却在许多细微处涂上了特殊的色采。所以，他的生活笼统说来和其他的人一样，具体说来却非常不一样；但是人们的行动，越是细加分析，也就是说，越是进入到那一类对人对己的幸福有密切关系的行动时，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也就越来越大。

> “那些小小的、叫不出名字的、记不清的善良和爱的行为，”①

以及那些用一个眼色、一个字——或者更小一些——勉强克制住的某种轻微的和最短暂的脸部表情等等加之于人的致命的伤害；这一些是从更深奥的源泉里流出来的，而不象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一整套习惯性的行动，那些是从外界来的。就是这些行动，象上述

① 华兹渥斯：《丁顿寺》。

这些细微的行为，造成了目前这样的人类生活，它们是所有善和恶的源泉，这些善恶是如此普遍地平均地盖满了人类生活的整个表面；虽然说它们细微，却正是因为人们盲目，不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道德科学的内容所包含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恰当地理解它们的特殊性的普遍作用，也在于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于它们在特殊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倾向，进行研究，取得在这方面有决定性意义的知识。我们必须探索这种无量数的洞窟里面的无底深渊。

这就是社会的人和个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区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不同的特点；这种区别倒是表明了每个人在同样程度上具有两类性质。诚然，谁也不能避免那一类影响，这种影响就象影响他的外表一样，也使他的行动具有特殊的轮廓。几乎所有表面上的一切都服从于法律；而法律则是人类过去感情的总的代表所创造出来的——由于种种的原因，目前的政府、宗教和家庭习惯中所存在的人类过去的感情，是很不完善的。有些人虽然在名义上并不从属于同样的权力之下，然而在实际上他们还是屈从于这样的权力。的确，他们行动的外观不能逃避这种权力，就好象云块躲不开一阵阵的狂风；而他的见解，尽管他总是希望能够冷静不受一切偏见和俗套的传染，但是细加考察，就能发现他的见解恰恰是他所竭力反对的习俗的不可避免的排泄物。在内心里一切正好相反；行动的效率、本质和生命力，却不是从任何外界的源泉取得它们的色采。就象一株植物，从它所生长的泥土里获得那带有偶然性的尺寸大小，它或者被腐蚀、被残害、被传染，但是它终究保存着使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产生根本区别的那些本质；所以无论在什么泥土里，毒芹总归是毒草，而紫罗兰总

不会不吐出它的芳馨。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本性看得太肤浅了。我们总是看到自己身上所有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发现的相似之处；而认为这些相似之处就是道德知识的研究对象。可是，道德知识的真正内容却是要研究那差异之处。

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

玛罗隐士　著

伦敦，1817年。

一个重大的问题现正引起全国人民的议论;但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伙人所能解决。现在确实还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可以用来预测其结果。然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将决定我们是做奴隶,还是做自由的人。

这里已没有必要来重复人们已说过的所有关于改革的意见。人人都认为下议院不是人民的代表。唯一遗留下来的理论问题是，人民应该为他们自己立法，还是继续受那个议会所颁布的法律的统治，并且被它所规定的捐税弄得越来越贫困。这个议会只代表大约占整个英国社会人口不到千分之一的人们。我认为，人民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捐税和统治。只有在一座疯人院里，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这个强有力的民族现今所演出的如此可悲的一幕滑稽剧：有一个人用恫吓和欺骗的办法，从他的一千个同伴那儿攫取了他们在世上的全部财产，而且糟踏这一千人，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尽管这一个人是人类中间最可鄙、最下流的东西，而大伙儿呢,不但都孔武有力,而且也都是勇敢的人。这样一篇寓言竟成为社会政治中的现实，实在是值得引起最大气愤和憎恶的怪现状。

议会的特权构成最高主权，这一主权的行施是蔑视人民的；如果说它造成了人民的不幸和毁灭，也完全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则的。人总是本能地要把他们所鄙视的人竭力弄成奴性十足和卑贱不堪，这样他们的轻蔑就持之有理了。改革家们的目标则是要使目前落在蔑视人民的人手中的主权回到人民手中。这是我的目标，否则我现在可以沉默。

做奴隶有时是自愿的。也许人民就愿意被奴役；也许他们自己愿意下贱、无知、挨饿；也许风俗就是他们唯一的上帝，他们则是这个上帝的疯狂崇拜者，他们宁愿在冰冻中抖颤，在灾荒中挨饿，而不肯抛弃这个偶像；也许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议会中有他们的代表，他们也不愿意剥夺那些使他们陷于目前困境的人们所握的大权。这是他们的意愿——这是他们自己的考虑。如果他们就是这样决定的话，那么权利的捍卫者也好，为人类的错失与灾难而哀痛的人也好，只有默默无言，走回家去，直到苦难越积越深，从而产生理性的效果。

现在成问题的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大多数成年人是否愿意在立法议会中有他们全面的代表。

我不怀疑这是他们的意愿，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了解公众情绪的大多数人们的意见。但是在我们采取进一步活动之前，首先应该把这个事实正式确定下来。如果成年人口的大多数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愿望就是，他们将选派代表，这些代表组成议会的下院，那么这种争论也就结束。这样，议会将被限定(而不是被请求)起草一个切实有效的计划，来实现人民的意愿；如果那时议会拒绝这样做，由于可能的争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议会的傲慢和狂妄负

责。议会就可能背叛人民。

如果经过郑重要求他们发表意见，成年人口的大多数，不管根据多么错谬的理由，作出决定，认为议会改革的这种改良实验害处大于议会以宪法形式批准的政府施政不良所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应该沉默；同时，我们倒要算作犯了大罪，就是我有条件地给下议院定了的那种罪名；如果事实断然表明，全国人民的意志是默认现存的制度，而我们竟然还通过部分公众的集会，或任何党派行动，去煽动少数人来破坏这个决定。

走向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这一点。为了这个目的，我认为下述方案是有效的：

在×××地方的“皇冠与铁锚”旅馆定期召集一次会议，来考虑用最有效的办法确定议会的改革是否符合不列颠民族中大多数人的意愿。

让自由之友的人们中最雄辩、最有德、最受尊敬的人运用他们的权威和理智来说服人们抛开仇恨，甚至也抛开关于那种使他们分裂的问题的讨论，而靠了他们对自己受难的祖国的爱，要求他们尽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民族是需要一次议会改革呢，还是不需要？

热诚要求居住在国内任何地区的“改革之友”们，请他们克尽也许是他们的最后努力或决定性的努力，以求彻底解除他们的牵念和忧虑；能来伦敦的，则请他们务必要来，不能来的，只要他们感到他们能够贡献有益的帮助，则请他们写一书信给大会的主席，说明他们的想法，这些信件应该当众宣读，一切都光明正大地进行。并提出类似下述内容的决议案：

一、集会者认为，本民族的人民有义务促成议会下院的这样一次改革，使下院完全代表他们的意志，人民有权利完成这一义务；集会是为了收集证据，说明人民的大多数在何种程度上愿望实行这一义务，行施这一权利。

二、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人口划分成三百个不同区域，每一区有同等数目的居民，并任命三百人，每人到他被委派的地区访问每一个居民，向每一个被访问者询问是否愿意在下述第三项决议所包含的宣言上签名，并请他在签名之外附上他自己认为可以写上的对他自己的想法的任何说明或阐述。下述宣言上，请大家签名：

三、下议院不代表不列颠民族的意志；因此我们，在本宣言上签名的人，宣告，并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签名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念是坚定而且严正的：我们引以为荣的伟大民族的自由、幸福和庄严，由于人们以舞弊和不正当方式选择议会下院议员，已遭到危险，并正在受到损害；在上帝和我们的国家面前，我们在此表明，我们经审慎考虑，没有任何偏见的信念，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仅是少数人，那么，我们有义务不断地提出要求；如果我们是多数，我们就有义务限定下院采取改革措施，使其成员变为民族的真实代表。

四、会议应该一天接着一天开下去，直到决定了整个详细计划，收集可以证实全国人民对于议会改革问题意愿如何的材料。

五、会议应该否认它有任何同意革命的和无组织行动的设想，不管这种设想还多么遥远；人们曾极其错误地把这种革命的和无组织行动的打算推到改革之友们的头上。会议应宣布其目标是

完全符合宪法的。

六、捐款以供实行这个计划所需的费用。

在准备提交改革之友全国会议的上述决议提案中，我有意地避免谈到具体问题。如果事实说明我在某种程度上意谓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由于我们望尘莫及的那种自我牺牲和卓越识见而赢得和树立了他们的名望，那么，请他们以他们的名望实现和发展各种各样关于这一自由的伟大事业的见解，他们曾以汗水、鲜血和眼泪培育了（我简直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比喻）这一自由的伟大事业：有的为此蹲地牢，有的为之挨饿，而他们全都在迫害和诬陷中，在权力的制裁下，对于自由事业忠贞不渝；那么，请你们完成你们已开始了的事业吧。

因此关于我的提案的具体部分，我只需再提到一点。根据我现在的想法，事情必然会需要花费大量的款项：应该用捐助办法来筹集款子，以供需要。我每年收入一千镑，以此养活我的妻儿，过普通的生活，从这笔钱中我也为某种有关公共正义的巨大要求付出一部分。如果类似我所提出的方案得到你们的通过，为此目的，我愿意捐助一百英镑，即我的一年收入中的十分之一；我深信，当任何为公众谋福利的合理、适宜的计划一旦得到那些献身公众利益的伟大而善良人物们的首肯，我自己在这方面决不会是孤立的，因为我不能如此骄傲地看待自己。

在真诚的改革之友之间建立某种程度的联合，不论其方式如何，是本提案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有的人赞成普遍选举权，有的赞成有限制选举权，有的主张一年任期的议会，有的主张三年一任，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待到全民是否

愿意改革的问题明确之后；而关于这一点，上述持不同意见的改革之友们已经一致同意。当要不要改革还成问题的时候，讨论怎样改革就属多余。

同时，我已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谈，除了明白地说出我在这个改革问题上的一些想法。现在我要说的诚然与提案的优点没有关系；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自然的，即提出这种计划的人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要是对这个问题可以以任何其他方式来作更简单而直接的答复，那么我本来可以把这些意见暂时搁下，直到人们要求我明确表示我所提出的方案是否必要，到那时再谈。在我看来，议会任期一年应该作为有力地保障全国人民自由幸福的直接手段而制定下来；它会使人们有可能培养他们作为自由国家的公民正当地保护自身幸福而完成其政治义务所必需的能力；它将训练人们熟悉自由的方式，从而熟悉自由。政治制度无疑是可以改善的；当然，由于现存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使广大人民群众陷于堕落境地，这种状况如继续存在下去，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政治制度有改善的可能。要实现这种有益的改革，最可靠的方法是逐渐地、谨慎地进行；否则，尽管改革之友们指出目前秩序和自由遭到破坏，接着来到的却是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我完全赞同议会任期一年的制度。我不必在此叙述支持这一主张的那些一般论据，因为柯贝特先生和其他作家已经使公众熟知了这些道理。

关于普遍选举权问题，我认为在目前公众的知识和感情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制定这一措施是充满危险的。我认为目前只有那些登记交纳某种小额直接税的人可以参加选举议员。把选举权立即扩大到每一个成年男子，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把权力交

给那些被长时期的奴役弄成残暴、麻木和凶恶的人们手中。可以想象，凭一个野心家的品质，也足以充当一个立法者。我承认卡特莱特少校的论点为不可反驳；抽象地说，每一个人有权参与政治。但是潘恩先生的论点也同样不可反驳；根据最明显、最不可否认的推理，一个纯正的共和国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制度，它最适宜于造成幸福生活和促进人类的真正优点。但是，当公众的心灵还没有通过逐步的改善而达到成熟的地步时，就实行废除我们宪法中关于皇权和贵族权利部分的计划，那是没有比这更不符合理性，更难使人希望产生有益的效果了，因为只有到了公众心灵成熟的时候，公众才能把皇权和贵族权利这些东西当作自己幼稚时期的象征而加以抛弃。

“我们怜惜鸟羽，而忘记了鸟快死了。”①

为夏洛蒂公主去世

告人民书

玛罗隐士 著

一、夏洛蒂公主死了。她再也不会动弹，不会想，不会感受了。她已同她将要与之混合的泥土一样麻木。使人感到可怕的是，一想起她在短短几天以前还生气勃勃和充满希望，现在却成了一具腐朽的尸体；一个少妇，无邪，而且美丽，从宁静的家庭生活中被攫夺了去，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空虚，这种空虚是任何人的死都不能不留下的空虚。

二、夏洛蒂公主之死与千百万别的人之死的共同处就是这些。有多少妇人死于产褥，留下无母的孩子们和她们的丈夫，在那重大损失的痛苦记忆萦绕之中生活着？有多少具有积极有力的品德，而又温柔、多情、聪慧的妇女，她们的生命是缚住幸福和融洽的锁链，一旦断了，留下那些原来被她结合在一起的人无法生存，她们死了，她们被伤心地悼念，这种伤痛之深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还有些妇女死在穷困或耻辱中，留下她们的孤儿，则成为被陌生人蔑视和忽视的不幸者。男子们守在他们奄奄一息的妻子的床边，虽然

① 托·潘恩语。

两颊绯红的婴儿睡在漠然的保姆膝头，当他们听到他们妻子喉头发出那可怕的临终气绝的声音，他们是失魂落魄地哀痛。那伤心的丈夫两眼不断地读着医生脸上的表情，直到那显然的失望落进他的心头。所有这一切曾经发生过而且还在发生。你怀着欢悦的心情走过这座大城市的街头，你未必想到在你的四周正演着这种悲剧。你并不会想到有多少母亲正死于产褥。这是最可怕的灾难。对于疾病、老年、战争来说，死亡本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幸喜和希望的季节，当生命应该连接生命，团圆的家庭期望最年青、最被爱的新的一员的来临时，那妻子和母亲——由于她的缘故全家的每一个人彼此如此亲爱——竟会死去！——然而成千上万最贫苦的穷人，他们的不幸由于此处没法说的原因而加剧，他们正遭受着这种失去妻子和母亲的痛苦。难道他们没有感情吗？难道他们的心不在他们胸中颤动，泪水不会从他们的眼中涌进？难道他们不是同样血肉之躯的人类？然而没有人为他们流泪——没有人为他们伤悼——当他们的棺柩抬到墓地（如果教区还真能施舍一具棺木的话），也没有人会专门为死者留下的悲哀作一点道德的论述。

三、雅典人以公众志哀的方式来追悼那些以勇敢和理智领导了共和国的人们的逝世，追悼那些曾以其天才为共和国博得荣誉的人们的逝世。这种做法是很好的。人们应该悼念死者；这说明我们除了爱自己以外，还爱着别的东西；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忍看他的朋友归于黄土，无动于衷地目送死者走向那“无人再回来的旅程”。为那些曾经为国效劳的人哀悼，是一种悲悯的习惯，然而它更有益于培养我们最好的感情。当弥尔顿逝世时，整个英国民族穿上了庄严的黑衣，悲哀的丧钟从城市到城市低沉地鸣响。这

是完全应该的。法兰西民族也应该为卢梭和伏尔泰之死举行国葬。对于超出我们特别亲近的人的圈子以外的人们,他们的死,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感到悲痛;但是对于公众爱戴、感激的人物的死,只要我们有一颗开明的心,那么就会产生某种超出那个小圈子的感情。同样合适的是,人们应该为他们的祖国或全世界所罹任何公众的灾难表示哀伤,尽管不是某些人的死亡。这有助于保持人和人之间、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社会生活的结合者。凡是发生了那种使所有善良的人伤痛的事件,都应该举行公众的志哀,例如出现了外国的或本国的暴君统治,对于公众信仰的侮辱,曲解古老、受人尊崇的法律而杀害无辜者,以及那些为公众谋福利而怀抱不屈热情的人们——他们是民族的花朵——遭遇了明显的危险。因此,如果霍恩·吐克和哈代被判叛国罪时,人们不仅满怀悲忿,而且还有表示忧思的举动,那就好了。当法兰西共和国灭亡时,全世界是应该志哀的。

四、但是这种诉诸人们感情的做法不应该轻率采取,或者有任何的浪费,把这种丰厚的感情暖流浪费到不值得的对象之上,一次公众的伤悼正是这种感情的热流迸涌的时机。这种庄严的举动只应用来对待某一种普遍的、可理解的灾难,而且要所有关怀国家和人类的人们共同认为确是这样一种灾难;其性质应该是普遍的,而不是某种特殊的事情。

五、夏洛蒂公主逝世的消息差不多是与布兰德雷斯、勒德兰和特尔纳三人被处死的消息同时传来的。如果美貌、青春、无邪、和蔼,以及家庭中的品德从此灭亡,因而能证明公众的悲痛有理,那么这一位使人注意的贵妇人值得受到这种悼念。她是她的族中

最后和最好的一位。但是，我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在个人的美质上和她同样优越，她们的生命、青春和希望也被死神切断了。她的偶然的出身高贵并不能使她的生命具有更多的美德，也不能使她的死亡更加值得哀恸。对于公众来说，她既没有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她所受的教育使她不可能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做好事或坏事。她生下就是一位公主；那些命运注定统治人类的人，都不能获得甚至统治他们自己所必需的一点智慧和经验。她可不象简·格雷夫人，也不象伊丽莎白女皇，后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女人。夏洛蒂公主却没有完成什么，也没有寻求什么，对于涉及她将要统治的人们的幸福的重大政治问题，她一点也不懂得。然而不应因此而谴责她，而是应该对她怀着同情来说这些。让我们别说死者的坏话吧。皇室的无能和不幸就是这样——王孙们从摇篮里开始就被迫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值得公众爱戴和惋惜的人。受公众爱戴和惋惜是最高的酬报，这种酬报仅次于一个人获得了一颗善良的心。

六、布兰德雷斯、勒德兰和特尔纳被处死刑是与夏洛蒂公主之死性质大不相同的一个事件。这些人曾被监禁在可怕的地牢里好几个月，他们怀着死的恐怖和死后堕入永恒地狱的恐怖；最后他们被送上绞架，被绞死了。他们也同样有对家属的感情，他们在私生活的道德上也是卓越的。也许他们低下的地位限制了那些感情的培养，因而比不上较高阶层的人们。他们有儿子、兄弟、姊妹和父老，他们的这些亲属也爱他们，可以看出，夏洛蒂公主还得不到这种亲属对她的爱，因为她的门阀的规条使得亲属与她永远疏远。她的丈夫对她说来就是父亲、母亲和兄弟。勒德兰和特尔纳

在年岁上已成熟，感情在他们心中已成熟而且巩固。这些受难者的感情如何，是不必说了。但是他们的亲属必然感到多么长久和复杂的苦痛，可以从爱德华·特尔纳身上看到，当爱德华·特尔纳看到他的兄弟被拖上囚车时，恐怖地尖叫，而且昏厥了过去，由两个人把他象一具尸体似地抬走了。他们的苦痛必然是多么可怕，当他们在那天孤寂地坐着，听到从人群中传来恐怖的狂呼之声，告诉他们，对于他们如此可亲的头颅已被斩下！是的，他们倾听着从群众中爆发出疯狂的呼叫，他们听到千万双充满恐怖的脚在奔跑；叹息和叫骂声告诉他们，这时那斩下的、变形了的头颅已被挂到空中。受难者们死了。死是什么呢？谁又敢说进入坟墓之后的事呢？布兰德雷斯是镇静的，显然他相信我们的错误产生的后果有其一定的限度，到了死的巨大疆界也就为止了。勒德兰和特尔纳则充满了恐惧，唯恐上帝会把他们投入那永恒的烈焰之中。牧师匹克林君显然很着急，怕布兰德雷斯由于错误的信念而失去了使自己与死后世界的统治主妥协的唯一良机。谁也不知道死是什么，或者说谁也不能够知道。然而这些人被断定投入了无底的深渊，被另外一些人推入了这种深渊，而那些人同样不知道死是什么，但他们不顾他们受害者在当前和未来所受的苦难。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人竟会为了某种缘故而杀害别人的生命。对于其他的灾难，总有一种解救或慰藉的办法。当那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停止维持我们的生命时，就会有忧愁和痛苦，以及我们必须承受的负担：使人的心灵得到改善的那种哀伤。但是当人们使别人流血，却会出现永无尽期的报复、仇恨，以及一次接一次的死刑、暗杀和剥夺人权。

七、这些就是关于这三个人之死的具体的想法和若干一般的想法。但是，不管这个事件是多么可悲，如果它仅仅是私人的或习惯上的不幸，那么，公众作为公众是不必哀悼的。但是这一事件并不止此。导致这些不幸者陷于死地的事件是一场公众的灾难。我不愿把罪责归诸陪审团，他们宣布三人为国事犯，因为也许法律使他们必须这样来确定三人的罪名。对于那些幻想能用暴力来治疗暴力的没有头脑的人们，即使是他们的压迫者诱使他们陷入这种死地，也确乎应该加以某种约束。他们是制造坏事的工具，其罪责固然没有那些利用他们的人重，但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但是，他们的死，他们被处绞刑和斩首，以及由这事件典型地表明了的整个社会环境，还有这种环境造成的后果，却构成了一种灾难，英国民族应该怀着不可消除的忧虑来志哀的灾难。

八、每个时代的国王和他们的大臣们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渴求浪费和流血。在我们这个国家，在美国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对于这种危害倾向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确是十分薄弱而松弛。直到美国宣告成为共和国为止，英国也许可说是存在于地球表面上最自由和最光辉的一个民族。那时它当然也还没有充分符合一个民族应该达到的理想境地，但在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条件之下，它已尽了自己之所能。但是，那个根本缺陷的后果很快就暴露无遗了。我国代议制度的不完美体制让政府大权旁落到少数贵族分子手中，这种政府改变了威廉三世的大臣们创设的、靠贷款来增加税收的办法，直到造成了巨额的公共债务。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这个政策继续实行，到了现在，光是这笔公共债务利息的数字就达到国库用于维持常备军、以及皇室、领

恩俸者和官吏所需的庞大费用的二倍之多。这一笔债务的后果是造成了生活资料分配上的悬殊，从而破坏着社会集体和文明生活的基础。它使贵族特权分子增加了一倍，而原来的数目已经造成了够重的负担，它造成了比以前多了一倍的人可以过奢侈游惰的生活，靠了劳动者和穷苦人民的生产。国家给予这些人特权，并不是由于他们更有智慧、比其他人更有功于国，或者他们把他们的闲暇时间用于为公众谋福利，或者运用他们的理智和幻想进行创造活动，使得国家变得崇高和美好。他们不象那些老的贵族，那些所谓"无畏亦无瑕疵"[①] 的讲名誉和身份的人物，而是专干一些琐屑勾当的奴才，他们获得公众债主称号的权利，要不是靠了债款的赌博，就是靠了为政府效犬马之劳，或者干些邪恶的营生。他们不是"文明社会的哥林多式建筑上的柱头"，而是一些芜莠的杂草，只会损坏华丽精致的雕塑。这种社会制度的后果是，那些计日取酬的劳工现在一天劳动十六个小时所得，还没有以前八小时那么多。事实的最单纯、最好理解的形态是，耕地和织布的劳动者，除了养活他们的妻儿之外，还必须负担那些人的奢侈舒适生活的全部费用，这笔费用就是英国民族每年付出的四千四百万镑巨款。在过去，劳动者得供养军队和领恩俸者，还有皇室和土地所有者；然而这就算是他们只好应承的、不得已的担负吧。压迫所造成的不幸是无量数的，而且是形形色色皆有，但是这却可以作为一切不幸的一个代表：具体说，一个人被迫为别人劳动，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为了保持人类之间已有的差别，这种劳动的数量也已大大超过而成为不必要，而且造成了过份的不公正，危害到社会秩序中一切

① 法语：sans peur et sans tache.

有价值因素的根本基础，从而会引起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是自由之敌，又是对于不良统治的惩罚。整个民族，摇晃在两个深渊的边缘上，开始不能容忍这种危险和败坏再继续下去，也不能再容忍它们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了；公众大声疾呼，要求自由选择人民的代表。人们开始感到，没有别的机构能够应付这种临头的困难。除了民族本身，谁也不敢碰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国家的必需开支以外，每年付出四千四百万镑，而且永远永远这样支付下去。一种崇高的精神已经在全国出现，人们的胸头又燃起对自由的热爱，还有爱国思想，以及伴随这些光辉感情的自尊心。政府面临着一场很难演的戏。

九、在英格兰的一些工业制造地区，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已经泛滥多年了；这便是上述根源所产生的双倍贵族分子制度的后果。工匠们是为奢侈生活服役的奴隶，这种制度迫使他们饥饿，丧失了感情，丧失了健康，也没有闲暇或机会受到教育，以克服那些狂暴和放浪的习惯，这些习惯又都是穷困中的俯仰随人和无保障境遇所造成。对于任何冒险家来说，这些地区是他们现成的用武之地，他们可以为了任何目的，煽动一些无知的人搞出非法的暴行。事情很快就明白，如不同意人民关于自由选举代表的要求，就须想出某些恫吓和损害，于是一个最可怕的暴行的阴谋诡计就被策划出来了。政府的高级人员怎样参与他们的鹰犬特务的罪恶勾当，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其详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多么频繁或多么积极地、或者怀着什么样的邪恶希望在煽动未受教育的大众让自己的脖子伸到斧钺底下，伸进绞索圈中去。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当全国响起议会改革的呼声时，间谍就出动了。这些东西是从最无

价值和最卑鄙的人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被派遣散布到饥饿和不识字的劳动者大群中去。他们的职务是如果发现没有什么不满情绪，那就去制造它。他们的职务就是寻找牺牲品，不管是非对错。他们的职务就是使公众产生一个错觉，如果争取民族自由，或者减轻使我们呻吟的债务和捐税负担的努力有所成功的话，那么饥饿的大众就会作乱，把一切秩序和界限、制度和法律一古脑儿弄乱，搞得大家活不下去。他们需要拿去武装那些内阁大臣的论断便是：暴政是永远必需的。为了造成这种有利的印象，他们哄骗某些无辜的、轻信的乡巴佬犯罪，而其刑罚则是可怕的死。几个饥饿、无知的工匠，在这些狠毒成性、专干杀人阴谋的家伙答应他们的美好条件的唆使下，聚集起来搞了所谓反对国家的叛乱。一切都是预谋好了的，早有十八名龙骑兵等待着，毫无疑问，立刻把那些吓呆了的牺牲品送进地牢，当他们再出地牢时，却是去遭刽子手的宰割了。那些使他们丧命的残忍的教唆者却回去享受他们用恶汉的生涯换取的丰厚酬报了。舆论的声音却被一些胆小怕死、自私自利的人们的声音所淹没，这些人把恐惧的法码压到舆论的天平上去，议会则再一次把超乎寻常的大权托付给行政机构，这种超乎寻常的权限本来决不应确定，只有依靠流血才能确定，或者按正规建立的代表全民族的代议机构就应该把这种权限从政府手中夺掉。我们的出路是暴政统治、革命，或者改革。

十、在十一月七日那一天，布兰德雷斯、特尔纳和勒德兰三人走上了绞刑台。对布兰德雷斯，我们能比较不动情，因为他似乎曾杀了一个人。但是回想一下是谁引导他造成这次凶杀的经过吧。布兰德雷斯，作为一个将死的人，他告诉我们："奥利弗尔让他这

样”——“要不是奥利弗尔，他就不会在那个地方”。我们也看一看勒德兰和特尔纳吧，他们的儿子、兄弟和姊妹，怎样跪在一堆，怀着恐怖的痛苦作了祈祷。地狱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恐惧得颤抖、惊慌，似乎某种不可悔改或者有意犯下的罪孽将会注定他们陷身于永恒的火焰地狱之中。面临着那恐怖的刑戮——特尔纳所说的一切带来巨大的真实性，当刽子手把绞索套到他的颈上时，他响亮而清楚地呼喊道：“这一切都是奥利弗尔和政府干的。”我们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话，因为牧师阻止他再讲。大队大队的骑兵，拿着锋利闪亮的刀剑，把人海团团围住，人们来目击这一可憎的惨剧。“当斧头砍下的声音响时，人群中爆发了恐怖的喊声。[①] 当头颅被挂起时，一阵巨大的尖叫响起了，人群向四方狂奔，仿佛突然发作的癫狂一般。那些站立在原地不动的人，则呻吟悲叹了。”这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我们竟容忍有些人骑在我们头上统治我们，他们批准阴谋诡计造成的一切后果，这种阴谋诡计为了达到其目的，而让人类的血和苦痛象江水般倾流。但是，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永远践踏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强迫我们在无政府状态与受压迫两者间作出选择；阴谋就会得逞，如果受了恐吓的民族接受了后者，任他们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年复一年地增加人民知道已不能摆脱的公共债务；这种阴谋一旦其伪装被揭露，也会在社会各阶级中造成同样巨大的不幸和混乱，如同它已经在无依无靠的贫穷者中间造成饥饿和堕落一样；他们要监禁和中伤凡是有意触犯他们的一切人；如果这就是阴谋的后果，就算不是阴谋的目的，我们怎么能不志哀呢？

① 这些描写都录自11月9日星期日的《观察家报》。

十一、英格兰人民志哀吧。穿上庄严的黑色衣服吧。让钟声响起。想想死亡和变故吧。让你们自己默默地沉入神圣的悲哀的阴影里吧。使用一切志哀的表示吧。哭泣——伤恸——哀号吧。让这伟大的城，让无边的原野响彻悲号之声，响起哭泣的回声吧。一个美丽的公主死了：她本来应成为她所爱的民族的女皇，她的子孙本来将永远统治这个民族。她爱好家庭的温暖，她爱好使得世界美妙的艺术，爱好保卫家国的英雄。她是温柔的，而且也可能得到智慧，但是她年岁青青，在花朵儿盛开的春天，死神向她走来。自由死了。奴隶们啊！我要求你们不要用任何卑微的伤痛来扰乱我们深沉而庄严的忧伤。如果说死去的是象她这样一个将要统治这个国土的人，同自由之神一样，年青、无邪，而且可爱，那么你们须知使她死去的是神，而且这仅仅是使个别人伤心的事。但是，人杀害了**自由**，当生命从她的创伤中消逝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和心中的是，普天之下共遭灾难的感情。比铁链还沉重的锁链压在我们心头，因为这是灵魂的锁链。我们被关在一座巨大的地牢中，它比潮湿而狭隘的牢房还要更可怕，因为大地是它的地板，天空是它的屋顶。让我们跟随着英国自由神的尸体行进，缓步地，恭敬地护送她进坟墓：如果真出现了辉煌的神魂，把她的宝座建立在被踩碎踏破的断剑、皇节和皇冠的废墟上，那么让我们这样说吧：自由的圣灵已抛下了肉体的混浊的一切，而从坟墓中升起了，那么让我们跪下，膜拜她：她就是我们的女皇。

附　　录

一、雪莱年表

二、雪莱政治诗选

一、雪莱年表

1792年

8月4日，佩西·比希·雪莱生于英国色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尔德·普莱斯一世代贵族家庭中。父母思想都陈腐庸俗，雪莱自幼与父母不亲；后有四妹及一弟。

雪莱出生前三年，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已开始，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

1793年

雪莱一岁。

是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被人民处死。同年初英国参加对法战争。

1794年

雪莱二岁。

英首相庇特停止"人身保护法令"，并宣布禁止举行群众集会。潘恩逃往法国。当时英国所有进步组织被宣布为非法。

1799年

雪莱七岁。据霍格(Hogg)《雪莱传》引雪莱妹海伦信说：雪莱六岁时即被每日送往一教士处学拉丁文。

1800年

雪莱八岁，作讽刺诗《一只猫咪》，共五节，三十行。其中二节云：

有人要想活得长；
有些人们却巴望：

一个老家伙，趁早就完蛋；
　　究竟怎样最恰当，
　　还请大家细思量，
因为我，不能随便瞎扯淡。

　　但这可怜的猫咪，
　　就是要把耗子觅，
来让它小小肚子塞个饱；
　　有人跟它也一样，
　　给他个耗子嚼一场，
就不会日夜唠叨没个了！

此为雪莱诗全集中所载雪莱最早的一首诗作。据有的传记家猜想，小小的雪莱是在讽刺他的父亲等人巴望其祖父比希爵士快死，以便得到遗产和议会的干俸。

1802 年

雪莱十岁，入萨昂学校 (Sion House Academy)，该校在勃兰特福德(Brentford)附近。校长为格林兰德博士(Dr. Greenland)。

1804 年

雪莱十二岁，入伊顿学校 (Eton School)。雪莱在该校近六年，处境极坏。他在萨昂学校时即受同学辈欺侮，至伊顿更甚。只有一个比他年幼的同学豪立戴(W. S. Halliday)同他友善，据豪立戴回忆，雪莱在伊顿确实备受贵族子弟同学辈欺凌；但雪莱学业优良，视作业和考试如同儿戏，尤其拉丁诗艺出众超群。

雪莱不敬该校师长，唯同伊顿附近温莎隐居的一位退职老年医生林德博士 (Dr. Lind) 过从甚密。有一次据说雪莱之父欲来伊顿将雪莱送疯人院拘禁；雪莱秘密托人带信给林德博士，林德博士亲至，诊断为一般发烧，才阻止雪莱之父送子入疯人院之举。雪莱时常去林德老人处长谈。林德医生是

很博雅的。

雪莱曾说:“林德博士这位老人对我之恩远过我父。”

雪莱在伊顿除读葛德文著作外，读卢克莱修 (Lucretius)，普里尼(Pliny)，美国法兰克林及法国卢梭等百科全书派、孔多塞、英国潘恩等人书，也大量阅读自然科学书籍。近人金-海尔(King-Hele)著《雪莱著作及思想》一书中有一章详述雪莱对自然科学的钻研，及在这方面所受教育。

1810 年

雪莱十八岁，10 月入牛津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

该年 4 月在伊顿时已出版与其妹合著之小说《柴斯特洛齐》(Zastrozzi)，惊险说部而已。9 月出版《维克多和卡齐尔诗集》，始有特色。

入牛津后，于 11 月出版《玛格雷特·尼柯尔逊遗篇》，12 月出版《圣·伊尔文，或罗西克洛辛》均有反封建思想，关于后者见译序。

1811 年

雪莱十九岁。

3 月 25 日因刊行《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而遭牛津大学开除。他在牛津仅住了数月。3 月 26 日离校。

8 月 28 日与哈丽叶·威斯布鲁克结婚。11 月住凯斯维克 (Keswick)，迁骚狄，得悉葛德文仍健在。同年与黑奇纳女士(Miss Hitchner)通信，信件往还甚多，大部分谈哲学、政治问题，谈为理想而牺牲个人的生命等，信中有一诗《致玛丽》，可见雪莱当时为理想而牺牲的见解:

扑灭你眼中悲哀的光焰吧，少女，
这光焰在你疲惫的眼中挣扎;
要敢于从命运的废墟，
借取决心，你应该坚韧不拔;
因为朝霞迸射的金光万道，
未必有如此之灿烂华美，
象你身上的那一片光华闪耀，

那不可掩蔽的、最美的光辉。

…………

…………

象你所怀抱的如此美好的梦想，
我也甘愿拿生命来交换；
我将含笑做一个殉道者而死亡，
对着那爱情的不流血的祭坛。
为了心底的宝藏，你愿以身殉；
如果我也拥有如此珍贵的宝藏，
我决不愿拿它换取高龄，
换取干瘪的两颊和白发苍苍。

1812 年

雪莱二十岁。1 月同葛德文通信。2 月 12 日—4 月 4 日赴爱尔兰进行政治活动，在都柏林刊布«告爱尔兰人民书»«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人权宣言»等文件，并在都柏林集会上公开发表演讲，谈天主教徒解放等问题。

6 月—8 月住林茂斯(Lynmouth)，作«致艾伦巴罗勋爵的信»，并刊行。写作«玛布女皇»长诗。10 月在伦敦见葛德文。

1813 年

雪莱二十一岁。2月完成«玛布女皇»长诗及散文注释。(同年夏印成，未公开发行。)同月离特雷玛多克(Tremadoc)，第二次访问爱尔兰(至克伊拉内 Killarney，柯克 Cork等地)。4 月在伦敦。7 月—10 月在贝尔克夏亚的勃拉克内尔(Bracknell, Berkshire)。10 月—12 月在爱丁堡。12 月在温莎(Windsor)定居。其后往还于勃拉克内尔和伦敦之间。

1814 年

雪莱二十二岁。刊行«驳自然神论»一书。7 月与哈丽叶·威斯布鲁克离异，而与葛德文之女玛丽·伍尔斯东克拉夫特·葛德文同居。7 月 28 日—9 月中，雪莱偕玛丽赴法国、瑞士、莱茵河一带旅行。

1815 年

雪莱二十三岁。1月祖父去世，得相当遗产，后助人散尽。8月定居温莎附近的比晓普盖特(Bishopgate)。秋，作长诗«阿拉斯特»，否定个人中心思想。作«一个共和主义者闻拿破仑垮台有感»；作«致华兹渥斯»，表示惋惜华兹渥斯背叛革命理想。这些诗，连同«阿拉斯特»长诗一起，均于下年出版。

1816 年

雪莱二十四岁。

3月，«阿拉斯特»等诗刊行。

5月—9月间旅行瑞士日内瓦一带，始与拜伦订交。12月10日，前妻哈丽叶投河自杀。遂与玛丽·伍尔斯东克拉夫特举行婚礼。

自年底起，与自由主义派利·亨特(Leigh Hunt)等人交往。

1817 年

雪莱二十五岁。

2月5日，与诗人济慈(John Keats)相识。

3月居玛罗(Great Marlow)。

法庭判处剥夺雪莱抚养前妻哈丽叶所生子女之权。

作«致大法官»一诗，以示抗议。

写作长诗«伊斯兰的反叛»。

发表«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小册子。

发表«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小册子。

1818 年

雪莱二十六岁。

«伊斯兰的反叛»一诗出版。4月抵意大利，从此未返英伦。访比萨(Pisa)、莱亨(Leghorn)等处。8月在威尼斯迂拜伦，彼亦早已被英国恶势力逐出英伦，漂泊至意大利。9月至艾斯特(Este)，写巨著«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第

一幕，11 月访罗马和庞贝，定居那不勒斯。

1819 年

雪莱二十七岁。

写完《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全诗剧四幕，并成诗剧《欠奇》。

作政论《从哲学的观点看议会改革》未完稿，约二万言。

曼彻斯特群众集会遭到骑兵屠杀，对此惨案，雪莱忿极，作政治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及其他诗篇。名篇《西风歌》亦成于是年秋。这一年据一般传记家言，是雪莱最多产的一年。

据雪莱夫人言，“雪莱在 1819 年时已相信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一场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他急切地愿望站在人民一边。他计划写一组政治诗，但因当时英国有所谓‘诽谤罪’的法律压制，不可能出版。”遂以隐晦的语言作《西风歌》等诗预言社会的新生。

1820 年

雪莱二十八岁。

1 月至比萨。6 月至莱亨。

《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及其他》诗集出版。

写《阿特拉斯的女巫》一诗，此诗为雪莱诗中措词最难解之作，意境微茫，充满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该年与雪莱往还友人中有希腊爱国者玛夫罗柯达多亲王等人。

同年，西班牙人民起义，迫使国王菲迪南实施 1812 年宪法，释放爱国人士。雪莱作《自由颂》。该诗中透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篇幅较长。

1821 年

雪莱二十九岁。

2 月济慈死。作长诗《阿多尼》吊之。雪莱夫人谓此诗实雪莱自挽。

作《诗辩》，答友人皮柯克的诗论。

秋，作最后巨著抒情诗剧《希腊》，颂扬希腊人民在土耳其暴君统治下争自由的斗争。卷首题辞献玛夫罗柯达多亲王。

1822 年

雪莱三十岁。

«希腊»出版。

5 月 1 日移居斯贝齐亚海湾之滨,近勒里奇(Lerici)镇的一住处,海浪拍击小楼底层的圆柱,环境幽静,而购物不便,妇女们叫苦。

6 月始作长诗«生的胜利»,未完。6 月 20 日赴莱亨迎接自英来意的利·亨特。7 月 8 日在回家途中,斯贝齐亚海上突然起风暴,雪莱等数人复舟淹死,雪莱时年不满三十周岁。

拜伦、亨特等友人参加雪莱火葬礼。友人屈雷劳尼(Trelawny)冒险从烈焰中抢出雪莱的心,装入一瓶中。后葬雪莱骨灰于罗马新教徒墓园,友人们为复一大理石板,其上铭刻:佩西·比希·雪莱,拉丁文:"众心之心",并莎士比亚诗三行:

"他的一切并未曾消逝,
只经历了一场海的变异,
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奇丽。"

拜伦在雪莱火葬时恭立,俯首沉思,火化毕,拜伦忽解衣跃入海中狂泳不已。越二年从军希腊死。

1839 年

雪莱逝世后 17 年,克服了重重障碍,雪莱夫人编纂的«雪莱诗集»四卷本才出版,第二版改为一卷本,此集大体收入了雪莱的主要诗作,为后来各版本的主要依据。此后又若干年,雪莱之名才大著。雪莱生时自印之诗集,大多每种四五百册,而售出者往往在十册以内。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潘及沛克二氏始编成了雪莱全集(包括诗歌、散文、政论、书信)十卷本;近年又有雪莱未刊行之原稿发现,如艾斯戴尔家藏稿本,多为雪莱早岁诗作。雪莱书简 1960 年前后已收集近千封。

二、雪莱政治诗选

一 在罗伯特·安麦特墓畔[①] (断片)

还没有号角来宣扬你的美德。这坟墓，
藏着你的德和骨，还不是世人膜拜之处;
除非你的敌人——他们还在世上走运——
在你美名的光辉下，化作烟雾而消隐。

只等那掩盖着阳光的一团团乌云流散，
那不灭的光明源泉又会安然无恙地涌现;
只等爱林不再为逝者的记忆而苦恼，[②]
她将挂着复活之泪，向你微笑。

1812 年

二 一个共和主义者闻拿破仑垮台有感

我憎恨你，垮台了的暴君!
象你这么个最卑贱不过的奴才，

---

① 罗伯特·安麦特(Robert Emmet, 1778—1803)，爱尔兰革命家，1803 年领导武装起义失败，遭英政府杀害。

② 爱林(Erin): 爱尔兰的古称; 逝者，指起义失败后死难的爱尔兰革命志士。雪莱在同年《告爱尔兰人民书》中反对暴力革命，然而对安麦特如此崇敬，说明他早年政治思想的矛盾。

在自由的墓畔手舞足蹈，真使我忿慨。
你本来可能在你那宝座上坐稳，
但你贪嗜那血腥气的过眼繁华，
它却已被时光冲洗得无踪无影；
但愿叛卖、奴役、贪婪、恐惧、肉欲和屠杀，
伴你去长眠——你就是它们的主人；
而且让它们把你闷死。有一点，
可惜我知道得太晚，因为你和法兰西，
都已经一败涂地：除开暴力和欺骗，
美德还有一个更长久的仇敌，
那就是陈旧的风习，合法的罪行，
和时间的最丑恶的产物：血淋淋的迷信。

1816年刊行

三　1819 年两个政治人物的姿态①

(一)

仿佛在一棵古老的橡树上，
　两只饿鸦聒噪，
呱——呱——呱地直嚷，
因为它们闻到一阵异香：
　新故者的尸体在中午香味缭绕：——

① 指卡斯尔累(Castlereagh)，反动的英国外交大臣，与当时爱尔兰、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坚决为敌，另一人是指当时英国的政客息德马司(Sidmouth)。

（二）

仿佛两只夜鸟，吱吱喳喳，
　飞出墓边水松树上的窝，
想对夜空进行恫吓，
月亮正好突然病发；
　没有星星，有则也不多：——

（三）

仿佛一条鲨鱼和一条小鲛，
　在大西洋一个岛屿下等待，
等待贩黑奴船的来到，
船上的负载引起了它俩一场争吵；
　它俩扇动着红色的鳃——

（四）

就是你俩；你们是两只嗜斗的兀鹰；
　两只蝎子，在潮湿的石块下作巢；
两只饿狼，干渴的喉头咯咯作声；
两只乌鸦，依附着患疫疠的畜群；
　两条毒蛇，纠缠成了一条。

四 新国歌[1]

（一）

求主降福赐恩，

求主救活英伦

　　被害的女皇！

快快用胜利，

为自由铺成阶梯；

只有她，在英国人心里，

　　是不朽女皇。

（二）

瞧，她来了，从云端，

驾着不朽之飞船！

　　主佑女皇！

千人万人在等，

坚决、迫切、兴奋，

等待她圣驾光临！

　　主佑女皇！

（三）

她是你纯洁之魂，

---

[1] 此诗，雪莱完全按照英国国歌《主佑我王》调子改写，意义可对照《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一文末节来看。雪莱认为只有人民的自由才是至高的女皇。但自由女皇却死了。此诗中则歌颂自由的来临。

主宰着浩浩乾坤，
　　主佑女皇！
她是你深厚爱情，
象天上降下甘霖。
不论她到何方，
　　主佑女皇！

（四）

她的敌人猖狂，
披上阴险的伪装；
　　主佑女皇！
人间帝王贼子，
盗用她神圣名字；
那就消灭他们的权势！
　　主佑女皇！

（五）

让她永恒的宝座
筑在我们心窝；
　　主佑女皇！
压迫者虽然盘踞
金碧辉煌的殿宇，
她始终是我们心眼里
　　永久的女皇。

(六)

被天使触发的嘴唇,
合唱着颂歌声声:
　　"主佑女皇!"
有如天使歌唱,
有如号角嘹亮,
唤醒世上睡汉;
　　主佑女皇!

五　1819 年的英国

一个老朽、疯狂、昏聩、受鄙视的、垂死的王;
王爷们,就是他们愚蠢的一族的渣滓,
在公众的蔑视下漂浮——象臭水中的泥浆;
尽是些不见、不识、不知、不觉的家伙在统治,
叮住羸弱不堪的国家,象一只只的马蟥,
喝醉了血,不须拍打,就会自行跌下;
全国人民在荒芜的田野上挨饿、遭杀害;
军队呢,弑了自由之神,在横行不法,
成了一把双刃之刀,谁也无法去统率;
辉煌而血腥的法律有如险恶的陷阱;
宗教,没有基督和上帝,象封闭的书本;
元老院:"时间"的还未废除的最坏的法令;——
从这些坟墓中,也许会有一个光辉的精魂飞出来,

照亮我们的这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六　西风歌

(一)

你是秋的呼吸,啊,奔放的西风;
　你无形地来临时,残叶们逃亡,
它们象回避巫师的成群鬼魂:

　黑的、惨红的、铅灰的,或者蜡黄,
患瘟疫而死掉的一大群。啊,你,
　送飞翔的种籽到它们的冬床,

它们躺在那儿,又暗、又冷、又低,
　一个个都象尸体埋葬于墓中,
直到明春你青空的妹妹吹起①

　她的号角,唤醒了大地的迷梦,
驱羊群似地驱使蓓蕾儿吐馨,
　使漫山遍野铺上了姹紫嫣红;

你周流上下四方,奔放的精灵,
是破坏者,又是保护者;听呀,听!

① “你青空的妹妹”,指春天的东风。

(二)

你在动乱的太空中掀起激流，
　那上面漂浮着落叶似的云块，
掉落自天与海的错综的枝头：[1]

　云儿是传送雨和闪电的神差。
你那气流之浪涛的碧蓝海面，
　从朦胧的地平线到天的顶盖，

飘荡着快来的暴风雨的发辫，
　象美娜德头上金黄色的乱发，[2]
随风飘拂；你为这将逝的残年

　唱起挽歌；待到夜的帷幕落下，
将成为这一年的巨冢的圆顶，
　你用凝聚的云雾为它作支架。

从这浓云密雾之中，将会涌迸：
电火、冰雹和黑的雨水；啊，快听！

(三)

你也把青青的地中海水唤醒，

① 作者把天与海比巨树、云比作落叶；据注家言。
② 美娜德(Maenad)：希腊神话中酒神的侍女，疯女郎，披头散发。

他原在贝伊湾的一个浮岛边,①
沉醉于他夏日幻梦里的美景,

被一圈圈晶莹的涟漪所催眠,
他梦见了古老的宫殿和楼阁,
荡漾于更明朗皎洁的水中天,

满披着翡翠似的苔藓和花朵,
花朵多芬芳,那气息使人醉迷;
浩瀚的大西洋本来平静无波,

随着你的脚步而裂开;在海底,
那些枝叶没有浆汁的湿树林,
还有海花,听到你来临的声息,

便突然地变色,它们大吃一惊,
瑟瑟地发抖,纷纷凋谢。啊,听,听!

(四)

如果我是任你吹的落叶一片;
如果我是随着你飞驰的云块;

① 贝伊(Baiae)意大利那不勒斯湾西部名称。此处雪莱意谓革命风气(西风)已遍及意大利那不勒斯及地中海诸国。他作有《那不勒斯颂》及《希腊》等诗颂扬这些国家人民起义。

如果是波浪，在你威力下急喘，

享受你神力的推动，自由自在，
几乎与你一样，啊，你难驯的力！
再不然，如果能回返童年时代，

常陪伴着你在太空任意飘飞，①
以为要比你更神速也非幻想；
那我就不至处此窘迫的境地，

向你苦苦求告：啊，快使我高扬，
象一张树叶、一片云、一阵浪涛！
我碰上人生的荆棘，鲜血直淌！

时光的重负困住我，把我压倒，
我太象你了：难驯、迅速而骄傲。

（五）

把我当作你的琴，当作那树丛，②
纵使我的叶子凋落又有何妨？
你怒吼咆哮的雄浑交响乐中，

① 意谓童年时代善于幻想，能够随风云遨游太空。
② 西风以树丛当作它的弦琴，奏出革命交响乐。

将有树林和我的深沉的歌唱，
我们将唱出秋声，婉转而忧愁。
精灵呀，让我变成你，猛烈、刚强！

把我僵死的思想驱散在宇宙，
象一片片的枯叶，以鼓舞新生；
请听从我这个诗篇中的符咒，

把我的话传播给全世界的人，
就象从不灭的炉中吹出火花！
请向未醒的大地，借我的嘴唇，

象号角般吹出一声声预言吧！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七　颂歌

作于1819年10月，西班牙人恢复自由的前夕

奋起，奋起，奋起！
这不给你们面包吃的国度，遍地血流如注；
让你们的伤口象眼睛，流出热泪，
为那些死难者、死难者、死难者哀哭。
还有什么别的不幸值得伤痛若此？
他们是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妻子；
谁说他们已在战斗的日子里被杀死？

醒来，醒来，醒来！
奴隶和暴君是一对孪生的仇敌；
把那冰冷的锁链摔开，
砸成泥土——你们的亲人就在这泥土下安息；
他们的遗骨会从坟墓里惊起，行动，
当他们听到他们所爱的人们的呼声，
地上的神圣的战斗中最嘹亮的声音。

举起，把旗帜高高举起！
当自由之神腾云驾雾去征战；
虽然给她打扇的奴隶
是**饥荒**和**劳苦**，他们面对面悲叹。
而你们，跟随在她的宝辇之后，
决不要在被指使的战争中举起拳头，
你们是她的儿女，只为保卫她而战斗。

光荣，光荣，光荣！
归于你们：你们受尽了痛苦，
你们也立下了丰功！
你们将赢得历史上最高的荣誉。
征服者们只是征服他们自己的私敌，
他们消灭了仇敌的报复、威誉和权力。
你们却更威武地驾着你们的令名高飞。

戴吧，戴在每个人的前额，
紫罗兰、常春藤和松叶的花冠：
用大自然的神圣本色
盖住那点点的血斑：
青碧就是希望和万古长新，绿色象征力，
然而别把三色堇也织在花冠里，
因为你们曾受损害，而三色堇代表着回忆。

八 闻拿破仑死讯有感

咦！你还活着，而且神气活现，哦，大地？
你未免太神气活现了吧？
咦！你倒依然能够跳跃出来，
披着你那晨曦的欢乐的光辉，
星星之群中最末后的一个？
哈！倒依然能够跳跃出来？
妖魔退了，你的手足不再麻木？
拿破仑已经死啦，你又能动弹？

啊！你那活跃的心脏没有冷却？
你的炉心难道还燃着火焰？
啊！他的丧钟不是在声声鸣响？
而你居然健在，大地母亲？
当那个最凶猛的精灵逃走时，

你在它那熄灭、冷却的余烬上，
烘烤着你年老的手指——
怎么，母亲，现在他死了，你发笑？

“谁知道我的过去？”大地反问道，
　“还是谁说出了我的旧事？
　太神气活现的正是你自己。”
于是在电闪般的讥嘲的笑声里，
她唱道，“凡是我的儿子，
当他们的丧钟响起，我都搂在怀里；
而且把生命的动力给予大家，
让生命象野草似地从死亡中滋生。”

“还活着，而且神气活现，”大地高声说，
　“我越活越加神气活现，
　死者使我增加千倍万倍
速度、光彩和快活的心情。
我本来阴沉、寒冷、多愁云，
象一团混沌的冰块似地旋转，
后来那些强有力的死者的精灵
使我心头暖和。我就靠我喂养大的来喂养。”

“唔，活着，而且神气活现，”大地还在唠叨，
　“拿破仑的凶猛精灵曾经奔驰，

激起一片恐怖、血腥、辉煌的浪花，
从生到死，他是一股破坏的激流。
让那千百万后来人趁热打铁，
别让它冷却；他的羞耻，如尸体一般，
盖在我身上；让后来者把希望，
从他的荣誉上逃走的希望，加于这羞耻上吧。”

1821 年

译 后 记

关于雪莱的政见和诗艺，世上已有定评，除译序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语之外，又据希尔莱尔说，马克思全家对雪莱都是很尊崇的。译序一篇，算是我多年来译雪莱诗和阅读有关著作的一点随感罢，匆匆写出，以供读者参考，使读者心头对雪莱形象有一轮廓。

雪莱政论我所据的版本是 R. H. 谢弗德所编，1912 年伦敦出版的两卷本雪莱散文集。这个本子的编者自称已搜集全部雪莱散文，但较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十卷本全集，却远逊了。例如，雪莱遭牛津大学开除的原因——他写的《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我所据的二卷本中就没有。据所有传记家言，此文仅四页，即是雪莱诗集中《玛布女皇》长诗散文注释中的一条，现根据传记家们指示，从"诗全集"注释中译出，唯该文前言一小段，注释中没有，是我从英人金-海尔新著中所引的引文译出加上的。估计译文与原小册子无大差异，最多雪莱在编《玛布女皇》注释时把小册子原文增删一二行而已。

除了我在序言中已提到的《从哲学观点看英国议会改革问题》一文因找不到原文而未能译出外，本集已收入雪莱的几乎所有重要政论。《诗辩》早有汉译，且属于文艺论文性质，本集不收，还有纯粹哲学之作，也不收，不过雪莱著作中完整的哲学论文本来不多。

"谁赠师梨一曲歌？"(曼殊句)雪莱之名为我国读者所知，已有

七十多年了(最早介绍雪莱的,大概是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他的形象,他的诗句,一直激励着我们。他的诗歌,已有一部分译成汉语,我国读者比较熟悉;政论则以前没有译出过。那么,本书所收的九篇政论,对于了解革命诗人的雪莱,或许有助。

附录中及译序中所引诗,有的抄自我二十余年前刊行的旧译,有的抄自拙译《雪莱抒情诗选》的排版样,此样打出于十余年前,尚待刊印,现先引用极小一部分政治诗。

我对拿破仑问题毫无研究,光知道拜伦、雪莱二人对拿破仑有不同看法,前者较同情,后者开始时极其厌恶拿破仑,拿破仑死后,其态度似稍有变化。因为对拿破仑的评价问题,至关重要,而且目前史学界也有讨论,我就把雪莱的一共二次用诗的方式论拿破仑的材料,附在此书之后,以供参考。

雪莱去世才一百五十余年,但英国语文似亦有相当的变化,其诗之难译固人尽皆知;至于他的政治论文,所用英语与现今报刊上者也有点差异,我一方面尽力译得好懂,另一方面则留神不违反他的原意,有时也颇感吃力,似比译一般小说更难办些。科学论文,译笔应以严谨为上乘,但这仅是理想,匆匆译成,错误还怕难免呢。拉丁文引语承中外朋友帮我译出,谨此致谢。又,《驳自然神论》一文中原有一条古希腊文注释颇长,完全是关于提倡素食主义理论的,与政治无关,一时也找不到朋友帮我译出,没奈何只好把此注删除,这是很对不起雪莱先生的。因为据肖伯纳氏说,雪莱的话都有道理,包括他关于素食主义的理论,也合乎医理,肖伯纳遵其说,半生素食。雪莱其人的奇特,于此也可见一斑了。

杨熙龄 1978.6.30深夜

〔补记〕本书卷首雪莱像，是美国画家威廉·艾德华·魏斯特(West)于1822年在意大利莱亨附近拜伦寓所会见雪莱时所作写生画，看来象一幅水彩。据日本土居光知说，这幅像流传不广，但"最近真，画得最好"。"最近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可能雪莱亲友或同时代人曾有评语。此像在我国书刊上似还未介绍过。特印出献给我国的雪莱爱好者。

杨熙龄

1980年12月3日